

曾毅撰著 下冊

訂正

中國文學史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



曾毅撰著

中國文學史 下冊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

中國文學史

下冊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訂正初版

◀ 定價一元四角 ▶

撰著者

曾毅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本局電報無線電一一四〇〇號▽

印數一——二〇〇册

中國文學史下冊目錄

第四篇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唐太宗之文治武功……十八學士題名

錄……十八學士之專長……唐以前之三教調和論……唐代三教合流之象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唐文學之特色爲詩……唐詩所由盛之

原因……唐詩體格聲調之美備……唐詩數量之多……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別

……唐詩變遷之大勢……唐辭賦體製備具

第三章 聲律之完成——古今體詩之區別……唐以前之律詩非定格……

……言律詩自唐始……近體詩之範圍……律絕組織法之不同……沈約八病說

與律詩……律詩平仄使用法……絕句之來源……唐以律絕爲樂府……駢文

亦分古今體……今體駢文演成之來源……古今體駢文釋例……韻學之源流

……反切制韻之始……韻自與官私韻之別……今一百六韻之由來

第四章 初唐之文學——君臣間之力崇雅正……四傑與沈宋二家……

……四傑小傳……代表初唐體之文字……四傑之品題……沈宋小傳……沈

宋完成律詩……上官儀之屬對法……陳子昂振起風雅……子昂詩之風調……

……文章四友

第五章 開元天寶之極盛——治亂交會中文章之活氣……開寶詩人

點將錄……王孟高岑四家……王孟一派……高岑一派

第六章 李白杜甫——李杜才兼古今……李杜各體與盛唐諸子之比較

……李白小傳……白詩肖其爲人……詩之大體解剖……杜甫小傳……杜詩

純本學力……杜詩之長所……李杜二家之比較……李杜相輕說之不可信

第七章 大歷元和間之風氣——中唐之國勢與文運……韋應物……

劉長卿……大歷詩之別開境界……十才子……韓盧錢李小傳……中唐詩體

之擅場……元和風氣又一變……杜詩中之韓白二派……韓白二家之比較……

……韓愈詩風概論……白居易詩風概論……元和體包韓白二家之論證……孟

郊……賈島……李賀……盧仝……劉叉……張籍……王建……元稹……劉

禹錫……柳詩在元和間獨具一體

第八章

晚唐之詩學——晚唐之國勢與文運……晚唐詩人之派別……

李溫杜三大家……義山學杜而別爲一派……飛卿長於樂府……牧之詩文超

晚唐……溫李杜詩之缺點……詩莫備於晚唐之平議

第九章

唐初文章三變——初唐文之革六朝體……玄宗時之文風……

……燕許制誥文披靡唐代……元結獨孤及始大變排偶

第十章

韓愈柳宗元——韓愈倡古文振八代之衰……韓爲古文之出發

點……山水記奇意獨創……韓柳以文爲教……韓柳二子之比較……詩宗

杜文宗韓之所由……八代間文界之概況……駢語散語之得失……韓氏爲文

之信條……韓氏變文體之功……韓之古文影響於詩學……詩文偏勝之由……
韓派文喜入奇險澁僻……古文在唐不盛……樊宗師之怪……陸宣公文開歐
蘇一派……權德輿……韋處厚……劉禹錫……李德裕……令狐楚……李商
隱

第十一章 詞學之發展——詞爲聲律中之一體……何謂填詞……漢

以後樂府漸亡……唐之樂府亦詩……詞產生之理由……詞句長短之淵源

古樂曲難尋而詞則有譜……李白詞之可疑……漁父詞爲詞之粗體及其變製

……詞可名律體雜言……詞變化成形之例證……詞初成形不爲定制……一

腔化爲數曲……六言律詩亦號爲詞……溫庭筠最高……五代競爲新聲……

花間集爲填詞之祖……五代惟詞可稱……詞曲之所以千差萬別……詞之演

進情形

第十一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小說在政治上之地位……小說在今

文學上之地位……小說之起源……戰國間燕齊最盛……漢武帝時獨多……

怪力亂神淫五種……唐小說之特色……漢以來多方士言……漢小說僞託者

多……晉小說漸多因果談……唐小說漸即於純文學之徵候……傳奇體小說

第十三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宋思想界之活潑……漢以

來學術界之概況……宋理學化合儒釋道三元素……宋儒參取釋道之論證……

……大學中庸之發明……宋理學及於政治之弊……宋佛門中之能者……宋之

文以理勝……古文家輩出……駢文變唐而別開一派……詩家之概況

第十四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宋政治上之特色……四子

書至宋始大顯之故……宋所收儒教之功……古文因理學而益發達……制科

變法與論文……國運文運鼎盛時期……北宋與南宋之文風

第十五章 西崑體——五季爲文學黑暗時代……西崑體前之作者……

西崑體之勢力……西崑體之作法……西崑體之詩例……西崑體之弊……西

崑體掃五季蕪鄙之習……楊劉小傳……崑體盛行中之不入時風者……韓道
大行自柳開始……葉水心對於柳穆諸人之貶詞……王元之之文品……宋初
諸家有待於進展之觀察

第十六章

歐陽修與文運拓新——歐陽修一代宗匠……蘇尹左右

之功……尹師魯小傳……蘇子美小傳……梅聖俞之詩說……歐陽修之振起
文雅並其勢力……韓文在唐末盛行之故……古文興起之功安在……古文可
稱今文……歐陽之文品及其評價……歐陽之詩品及其評價……石介及劉敞
兄弟……歐陽氏之新駢體……夏竦及宋庠兄弟……曾鞏王安石……南豐之
文品及其流派……半山之文學行義……八大家之與文學界……八家有在宋
之勢力……八大家名之由來

第十七章

洛黨與川黨——宋之黨禍情形……道學派之文學見地……

道學派與白話文……辭人學者分途……道學派略傳……洛蜀兩黨之軋轢

……三蘇小傳……三蘇之文品……三蘇之詩品

第十八章 江西詩派——蘇門六君子……六君子之品題……山谷爲宋

詩宗祖……山谷作品之病態論……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陳后

山……李方叔……江西詩派圖……江西詩派之貶詞

第十九章 南渡後之文——南渡後之文風……朱熹對於文學之痛論

……四六文之貴重……詞林與國運之消長……蘇文勢力之披掩……古文家

……永康學派……洛學派……永嘉學派……西山鶴山……駢文家……南渡

初……南渡中……南渡末

第二十章 南渡後之詩——詩派之大勢……陳簡齋……尤楊范陸四

家……四家之衡量……放翁爲大家……楊陸之詩傳……永嘉四靈與葉水心

之詩說……江湖派……南渡中葉詩學之敝……宋末文章之盛之所由

第二十一章 宋代詞學之極盛——大晟府與新樂曲……詞調改進

之論證……詞之正宗與變體說……南派北派之分……歐詞實爲正宗……蘇辛開詞界之新機杼……才情與才氣……周美成體兼蘇秦……辛稼軒一派……姜白石一派……詞曲嬗變之消息

第二十二章

文史與文料——文評詩論盛興之由來……文料蒐集之

弊……文選家統系之正變觀……嚴滄浪之詩說……宋詩文皆自韓出……文料纂集之所自昉……文料書之概略

第二十三章

遼金文學——遼金兩朝之概況……金文人多得自遼宋

……金文苑點將錄……純然北方文學……吳激蔡松年……黨懷英……趙秉文……元遺山……遺山詩文之評論……金之文學歐蘇而詩不取江西派

第二十四章

元之建國與文學——浮慕僞文明之弊害……文學上

之新境界……金人爲學多不純……程朱大顯於元……元道學派爲文學之綱領……黃柳亦出於金仁山說……虞楊范揭之品題……鐵厓九靈元末大家

第二十五章 小說戲曲之盛興——創始通俗文學……通俗文學之

效力……通俗文學之成因……宋金之留貽……元人之鄙樸……元人之風尚……章回體起於宋……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唐末口語體文之發見說……水滸傳作者有兩說……小說家匿名之故……水滸傳之作意及其效力……曲之別名……戲曲演進之源流……雜劇與傳奇之別……詞與曲之別……曲文代言之進步……北曲南曲之始……南北曲之分別……崑腔之混同……南北曲末流之灘簧大鼓……關王鄭白四家

第二十六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明文學少特色之故……摧折元

氣太甚……內外禍變相因……制義束縛之敝……元人八比法……八股文之構成法及諸名目……八股與文學界……明代文學之縱橫開闔……明無古文大家之評斷……宋善學唐而明不善學唐……李何推爲正聲……明文學界專

於模擬

第二十七章 明初作者——東南盛文章之淵源……明初詩派有五

……吳中四傑與唐初四傑……宋濂……劉基……方孝孺……王禕……高啓……

……楊基……張羽……徐賁……袁凱……貝瓊……林鴻與十才子……林鴻之

詩說……劉崧……孫賈……明詠物詩之進步……唐人體物詩之概況……宋

人體物詩之概況……體物進步之由來

第二十八章 臺閣體與復古派——臺閣體之主盟者……臺閣體之

……文品及其末流……李東陽矯正臺閣體……復古派之踵興……東陽之作品……

……東陽之羽翼者……復古派之主張……七才子十才子之品目……漢魏唐宋

兩大派……兩派作品之平議……李夢陽之性格……李夢陽之作風……李夢

陽之摹擬論……何景明主創造……何景明之作風……何景明之持論……何

景明明月篇及其詞調論……吳中文情輕艷之風……金陵四家之羽翼李何……

……王守仁之學術及其文章

第二十九章

嘉靖文學——嘉靖七子……七子結社之略歷……李攀

龍之持論……王世貞聲氣之盛……攀龍作品之梗概……李何王季文之較論

……世貞晚年論著改變……世貞作品之梗概……謝榛詩說與七子……李王

七子平議

第三十章

嘉靖文學——復古派創議之起因……王唐與七子之對壘……

……王唐幾捲入復古派……嘉靖八才子……歸有光……有光折服王世貞……

歸文之作法與其影響……黃梨洲文敵待變之論見……兩派末流之失

第三十一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明萬曆年間之國勢……公安竟

陵之反復古……公安派之主唱者……公安體之作風……袁中郎之持論……

竟陵派之主唱者及其響應

第三十二章

明末文學——明末文學界之概況……宋明兩代末造文

盛之故……坊社倡導之盛……復社之主盟……復社宗法王季……幾社之主

盟……幾社應和復社亦宗王李……豫章社之主盟……豫章社宗法震川……

明文學界顛倒於門戶

第五篇 近世文學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康乾時文學最盛……學術之發達……

漢宋兩派之特點……漢宋兩派并盛及其因緣……講社出朋興……修養之宏

富……國勢之彊盛……康雍乾三朝之武功……文學界之氣象……一技一能

之奇異……朝廷之獎進……清初之文教……君臣之倡導……開博學鴻詞科

……編纂圖書……前清與歷代之比較……前清文盛之運會觀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康雍間……乾隆朝……道咸間……光

緒以後……文字之獄種種……文字獄及於文學界之影響……龔自珍之痛論

……清文家之特色

第三章 明季遺老——清初三先生……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

擅名詩文者……侯雪苑……魏叔子……吳梅村……錢謙益之無恥……江左

三大家

第四章 清初之文學——東南文章特盛……施愚山……宋荔裳……施

宋之比較……燕臺七子……西冷七子……汪堯峯……姜西溟……汪姜外之

作者

第五章 王漁洋朱竹垞——清初詩學界之概況……王漁洋之神韻說

……神韻詩例……漁洋在文學界之勢力……漁洋詩學之淵源……漁洋小傳

……漁洋詩之品藻……神韻說之弊……各家之譏切漁洋者……漁洋詩之平

議……朱竹垞兼有諸家之勝……王朱爲南北兩大家……王朱之比較……王

詩派傳播之廣遠……與漁洋角逐詞壇者

第六章 方苞劉大櫛——桐城派之開祖……望溪之爲學……望溪之爲

文……望溪力詆班柳崇義法……望溪小傳……望溪文之得失……學人之文……神韻與神理……海峯文之梗概

第七章 神韻派之反動者——沈歸愚爲一大家……趙執信之聲調論

……馮定遠之詩說……聲調之傳授源流……聲調籠罩明清詩壇……趙氏談

龍錄之梗概……趙執信小傳……翁方綱之肌理說……袁子才大張反幟……

性靈說之梗概……性靈說之淵源……袁氏勇於創造……江左三大家……袁

子才之作風……趙甌北之作風……蔣心餘之作風……三大家之品評……沈

德潛與袁枚之詩才孕育觀……袁枚之際遇……沈德潛之際遇……沈氏之作

風……沈氏之格律說……間詩人綜敘之盛……乾嘉沈詩派傳授

第八章 駢體文之興盛——元明間之駢文界……清初陳吳章三家及其

價值……駢文家之伎倆論……真正作者之文境……氣粗詞繁之毛病……八

大家之鄙宋學……八大家之作風……十大家之後起……駢文與古文之界域

觀

第九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姚姬傳起抗漢學……姚氏之持論……

姚氏之抱負……姚氏兼朱劉兩家之傳……桐城派名號之所由……管梅方姚

四家……桐城派之傳授源流……梅伯言爲桐城派功臣……陽湖派之響應……

……陽湖與桐城不爭立異之論證……惲子居之爲學與其文……張皋文之爲學

與其文……駢文遜於古文之一微……反桐城之氣脈……龔定菴與魏默深

第十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漢宋兩家之衰敝……曾氏欲泯漢宋門

戶……門下從遊之盛……開留學風氣……曾氏之文學宗旨……曾氏之作品

……文資於學與才之不同……曾氏克成大功之所由……吳南屏不滿於桐城

……南屏之論文……南屏之成就……南屏之文派論……南屏反桐城之探原

論……桐城派文事之伎倆與其末流

第十一章

詞學之復盛——金元作者……明初沿元習……永樂後花

間草堂盛行……明末陳子龍獨勝……清初東南諸名家……北方之名家……
朱陳村詞之廣播……朱陳派之末流……常州詞派……道咸間詞家……詞學
衰頹之故

第十二章

清之戲曲小說

——明初之戲曲……宏正間之南北曲……

玉茗堂四夢……明末之曲劇……萬古愁最奇肆……李笠翁十種……桃花扇
……長生殿……紅雪樓九種……吟風閣詞曲譜……明代小說之名著……西
遊記與同善社……西遊記之作者及其作法……西遊記之作意……金瓶梅之
作意……金瓶梅之得失……金瓶梅之產因……李笠翁十二樓……清之晉唐
體小說……紅樓夢……紅樓夢背影之攷證者……小說內容不宜執一端以求
……紅樓夢之作意……續紅樓……兒女英雄傳之反紅樓……俠義小說……
儒林外史……金聖歎對於文學界之卓識……流俗十才子書之編配……民國
以來之文學……白話文白話詩之觀察……胡適之希風韓愈

第十三章

結論

中國文學史下冊

第四篇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一

唐太宗之
文治武功

唐之文物典章，燦然具備，而其基皆建之於貞觀。貞觀之政，文治武功，古今無兩，而其業悉本於太宗之廟謨。太宗實聖神文武之資也，既掃除羣竊，統一海內，乃又北殄突厥，西平吐谷渾，高昌，東征高麗，北滅薛延陀，西臣西域，領地被於四垂矣。日與羣臣講論治道，斟酌後王，遠攬古制，成一王法。自爲秦王時，卽潛心論究，開文學館，延致文學之士，嘗與講至夜分不倦。卽位後，復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卷書，選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

十八學士
題名錄

勛十八人，分爲三番，每日六人直宿，討論墳籍，商略古今，號曰十八學士。使闈立本畫像，褚亮作贊，藏之御府。儒雅之士，潏然雲興，其他諸臣，皆極一時之雋。故世稱貞觀之治，炳焉與三代同風。

十八學士
之專長

玄齡幼而警敏，善屬文，貫綜墳籍，兼工草隸，如晦英爽喜書，常以風流自命。二人爲唐初名相，有房謀杜斷之稱。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五絕。徐陵嘗賞其文類己。褚亮博學多識，嘗賦詩陳主前，江總諸人驚其敏贍。姚思廉受詔，與魏徵撰梁陳二史，于志寧與李淳風撰晉隋二志，以其尤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鄭夾漈謂二志高出古今。顏師古孔穎達博通古今，特任晉隋二書紀傳。而太宗亦往往於晉書作論。又五經正義，折衷南北之說經者，爲漢以來一大製作，亦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奉詔撰定者也。陸德明釋文，考訂歧誤，皆於文學有大功。李守素通姓氏學，號爲肉譜，又稱人物志。蘇勗博學有美名，薛收馬上草書檄，該敏如宿構。薛元敬掌文翰，於軍國之際，最爲稱職。許敬宗常掌法令，撰國史。至於顏相時，蓋文達，蔡允恭等，或列儒學，或精文藝，故當時士大夫，以入學士之選者，美之爲登瀛洲云。

唐以前之
三教調和
論

唐代三教
合流之象

戰國南北之思潮，統一於漢，魏晉五季之思潮，融會於唐，唐之世，實儒道佛三教匯流之時代也。自魏晉崇黃老，而宋齊以下浮屠之教義，又汎濫焉。齊人張融，嘗有調和三教之想，臨死，左手取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而隋王通亦有是志也。程元曰：三教何如？文中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知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讖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高祖太宗均崇儒教，喜經術，屢幸國子監，獎進天下名儒，而又皈依佛教，尊崇道教，三藏玄奘，齋譯印度經論一千三百三十餘卷，太宗高宗皆信仰焉。因是釋法廣被，前所未有也。又以老子姓李氏，太宗特位之於釋氏之上，高宗更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並置元教科取士，故道教於唐最盛。歷代之主，雖偶有異尚，而究少偏殘，故終唐之世，常呈三教合流之觀，儒教爲政治上之源，泉，佛道則視爲宗教上之根本，景教回教則細流而已。至三教融鑄之功，尙有待於宋之理學。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二

唐文學之特色爲詩

有唐一代，文學極盛之時也，而其垂範後昆者，尤莫若韻文，而無韻文次之。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唐開神堯之運，於詩有李杜，於文有韓柳，咸有登峯造極之觀。而詩尤盛於文者，蓋唐三百年，瀾漫於上下，均各極其能事也。故敘列唐之文學，詩爲主，而文次之。其他雜藝，以時附見云。

唐詩所由盛之原因

唐詩超軼古今。顧其所由致此者，主因有二。唐代人主，靡不能詩，廟堂之上，雍容揄揚，侍從遊宴之作，奉詔應制之篇，不一而足。人情趨仕宦，而唐制最重進士，以詩賦選錄，其始進也如此。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歌詩，徵爲舍人，文宗好五言詩，且欲置詩學士七十二人，其被用也又如此。上以是徵，師以是教，交友以是相高，其盛也不亦宜哉。

唐詩體格聲調之美備

唐之詩，集漢魏以來之大成，開宋元以後之宗派。以體言，則五七雜言，以至樂

唐詩數量
之多

唐詩有初
盛中晚之
別

府歌行律絕，無一不備。以格言，則聖神仙凡妖豔鬼怪各品，無所不有。以調言，則飄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纖冶，幽邃清奇，奧峭流利，平易無一不至。其人則帝王將相，以至村夫野老，孺樵牧，緇道士，無有不能。清乾隆間，勅撰全唐詩，凡九百卷，二千三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自唐至清，垂千餘年，其間湮沒不傳者何限，而猶浩若煙海，供後人之沾丐。有唐韻文，在中國數千年中，可稱為最盛者矣。

總全唐詩之變遷，明高棅本陸游說，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中唐自大歷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因時代以分人，雖人各一體，而一時必有其時代之特色，與其精神，縱後人抨擊多端，仍自有相當價值。茲就四期詩風之變遷，略次論之。

唐詩遷變
之六勢

六朝之詩，豔矣麗矣，而格調之壯闊，氣勢之雄渾，蓋闕如也。唐承隋舊，六朝餘習，其始未能湔除，王楊盧駱四傑之作，雖雄麗宏壯，而不脫脂粉之氣，駢儷之調。及陳子昂出，始慨然有志復古，開風雅之正，而爲盛唐先驅。中宗之世，天下無事，懷於晏安。侍臣詞人，競以詩酒相娛樂，獻酬交錯，唱和風生。帝亦多取詩文之士，充弘文館學士。由是望風承旨，希榮固寵之徒，藉歌詠以倖進，輕佻之風，因以日熾。沈佺期、宋之問二人，尤爲班首。玄宗卽位，篤好文學，深厭浮華，羣臣乃黜輕綺，謝瑠琢，遂一轉而入於盛唐之域。方是時，唐威震四夷，承累世之富，府庫充實，長安繁華，前後無比，宮室之壯麗，衣服之麗都，蓋駕於天下矣。南衢北里，美女如雲，千金遊俠之子，流連其間，絲竹之聲，晝夜不絕，洋洋乎太平之象也。故建築音樂繪畫雕刻諸藝術，咸極一時之盛，而詩亦開未曾有之大觀。李杜詩中之聖也，而翼之以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岑參、高適、李頎、常建、賈至、王昌齡之徒，並轡聯鑣，互相輝映。譬之梅櫻桃李，爛發一時，萬紫千紅，各標特

色。俄而封姨暴起，折木揚塵，魏紫姚黃，狼藉都盡。漁陽鼙鼓，動地方來，萬乘旌旗，倉皇西幸，九重城闕，蹂躪於胡馬之颺，六宮娥眉，宛轉於翠華之道，時勢之斗轉，致令詩學之義象與音節，亦隨之而變遷。故天寶之亂，爲唐室盛衰之轉關，抑亦唐詩盛衰之分水嶺也。言詩至李杜諸子，譬之登山而達於絕頂，自茲以往，則騁驕而下峻阪矣。中唐以後，專求語句之工巧，邊幅已覺促狹，不若盛唐之混涵。其間惟韋應物之雅澹，錢起之清瞻，庶幾前武。元和之世，韓白二家，並宗杜甫，然一失之險，一失之易，逮至晚唐，有李商隱、溫庭筠、杜牧，足巖壁壘。餘子亦多有拔地者，而賸水殘山，難語於大，至皮日休、陸龜蒙，則已開宋詩之先路矣。

詩莫盛於唐，而賦亦莫盛於唐。自魏晉以來，上焉者以浩博競勝，往往組織傷風雅，詞華勝義采。次之則一例綺靡，殊尠古氣。唐總八朝之衆軌，啓後代之支流，踵武姬周，蔚然翔躍，古賦排賦，律賦，文賦，百體爭開，昌其盛矣。人徒以清疏

雅雋之派，歸宗於歐陽永叔之秋聲，蘇子瞻之赤壁，李泰伯之長江，黃魯直之江西道院，而不知實導源於唐也。韓柳爲掃除對偶之宗，亦卽倡導聲音之祖。試觀所著，意味深長，風骨蒼勁，挾周翼漢，特冠當時。其他有韻之辭，大率類是。唐於辭賦，信可云善變矣。後代循流繼軌，異製無多，而輕華腐濫之詞，一式同聲，迭相祖述，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本篇言賦，於此詠麟趾焉。

第三章 聲律之完成

詩之體製，至唐而大成。漢魏六朝諸作，祖述風騷，陶寫情性，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世號曰古體。唐調以聲律，加以排整，句有繩尺，篇有矩矱，世號律詩。或曰今體，一曰近體以別於古體也。古體今體，至唐聲律成立，始劃鴻溝，唐以前無此名也。自是千餘年來，詩之體製，莫能外焉。

古今體詩
之區別

律詩之興，發於齊梁間作者，見前非必始興於唐也。蓋自沈約創聲病之說，爾後

唐以前之律詩非定格

言律詩自唐始

近體詩之範圍

律絕組織法之不同

諸家遵軌，競爲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見五律七律排律之體。唐王績、野望九月九日等詩，唐太宗、賤來濟詩，則聲律穩順，屬對精密，又近開律體之先聲。然其初非出有意，不過偶合體制，故未能別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詩格調者，或僅六句，或至十句，至陳、杜、沈、宋，揣其聲音，順其體勢，始與隋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蓋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後者之律，則立意而爲四韻也。故言律詩自唐始。

近體詩，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稱也。五七言律，章八句，五七言絕，章四句，絕有調聲入律者，或不入律亦可。而律則必調聲，不調聲，則謂之拗體，乃律之變，而非其正則。絕可屬對，或不屬對。而律之中間四句，則以屬對爲定式。其通體不屬對者，則混於古體，亦律之變，而非其正則也。又有所謂排律者，衍五七言律而大之也。

沈約八病之論，不可得詳，後人雖有爲之解說，然無從實證，意其論繁密而多拘忌，信已不獨當時

沈約八病
說與律詩

律詩平仄
使用法

作者不能從之，即約本人亦不能守也。然因是演變，除其聲病之苛，而會其調協之意，遂以成律，是則沈約發明之功大矣。律詩祇論平仄，不拘四聲，雖有平頭並脚之嫌，而無蜂腰鶴膝之忌，屬對要於穩稱，聲調期在勻順，平仄對言，相粘而下，仄起平承，平起仄承。如王績野望云，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平起而仄承也。駱賓王獄中聞蟬云，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仄起而平承也。其承接處大抵每聯之上句粘上聯下句之聲，而變其第三字，第五字，要令第五字必變爲仄聲。至七言律亦猶是也，惟所變者，則推至第五字第七字耳。以此五言則第二字第四字第五字之平仄，最爲注重，所謂平起仄起，即以第二字爲眼也。承接韻調之轉換，則以第四字爲柱石，以第五字爲關捩也。故世俗謂五言律一三不論，七言一三五不論，非然者，謂之失粘。此言其通例則然，然亦有拘而變者，茲則難以備論也。絕句有謂自律詩中截來者，以律詩之八句分截爲絕句之四體，故又號曰截句。而實則未必然也。五絕係本漢魏小樂府，如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此其祖也。此類之作，其始多用隱語，若子夜歡

絕句之來源

唐以律絕
爲樂府

聞前溪，讀曲，諸歌辭皆是齊梁以後，淫哇成風，蕩子浪婦，以爲信口道情之具，即以七絕論，如挾瑟歌，烏棲曲等，亦已肇其端。而大業末年，有刺煬帝之巡遊無度者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借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尤宛然盛唐之音也。是絕句之創制，先於律詩，而五絕之早成，又先於七絕。

律爲古詩之變，絕爲古樂府之變，故唐之樂府，多爲絕句，唐之律詩，又變爲詞之樂府，其襲於古歌行之非聲律的製作，更進一步，而於七言極其發達。誠可謂體兼古今，無美不備者矣。

王漁洋嘗撰宋洪氏唐人萬首絕句選，以庾唐樂府，謂「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而考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子弟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汪師韓詩學纂聞云，「七言律詩，卽樂府

也。按宋元詞曲實本於唐之律詩變化而來。舊唐書音樂志，享龍池樂章要皆七律，又不獨絕句然也。

駢文亦分古今體

今體駢文演成之來源
馬蹄韻

唐不獨詩有古今體，賦與駢文，固亦有之。四六遠肇東京，篇不數聯，其風未鬯。齊梁綺豔，始拓坦途。至於唐而亦大盛，追原所自，多由試賦而來，官燭易銷，意取數行俱下，韻枝所窘，常恐孤字難安，沿徐庾之流風，加急就之章草。大抵語無骨鯁，偶必妃豨，亦平仄對言，相粘而下，俗稱之爲馬蹄韻。若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討武氏檄，是爲律體駢文。其不拘對偶聲律而駢行者，如劉知幾史通論文，陸宣公奏疏等，則爲古體駢文。二者雖開之於六朝，而實別之於唐代。唐於文學界，洵關古今之分殊焉。

古今體駢文釋例

律體駢文，音節諧和，自徐庾開其端，隋統有十二月，啓疑非實。至於唐而益進化。茲節錄滕王閣序一段觀之。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于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

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臺，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闔閭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其平仄亦如律詩層疊而下，步驟不亂。祇山原曠其盈視句，以視之上聲接平聲，此亦如律中之有拗者，不害其爲律也。又偶句之連疊，其格調無一同者。若徐陵玉臺新詠序，「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綠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誅德之辭。」兩聯相接而爲一式，唐人則無此病矣。至若古體，如梁吳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谿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嘯，英英相雜，緜緜成韻，旣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旣不論韻調，又不甚屬對，此與律體截然異矣。又通體四言無排偶。世以爲駢體之正，而如滕王閣玉臺新詠序，始謂之爲四六者，亦有之。其實駢語可賅，無取乎界分鉅析也。

抑與韻文最有關者，爲韻學。而唐之韻，則狹於今也。古無四聲，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撰爾雅音義，因西域梵學，始製反切。自後聲

韻學之源流

反切制韻之始

切韻

唐韻

廣韻今爲最古

韻目與官私韻之別

宋禮部韻之改訂

平水韻之併省

韻日盛，魏李登作聲類，晉呂靜作韻集，孫諒作四聲韻林，宋周顒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至隋陸法言，患南北音乖舛，開皇初，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據呂靜以下六家韻書，討論刪定者十數年，至仁壽元年始成，名曰切韻，以爲文楷式。唐天寶十年，孫愐增其字，改名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重脩之，又易曰廣韻。諸書久佚，惟廣韻至今猶存。其韻目一仍唐韻切韻，韻書之最古者也。大凡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合二百六韻。唐人所用，卽此韻目。然其間亦有官韻私韻之別。官韻用於科舉，用於律體文字。私韻則爲私家著述，用於古體。往往見古韻。宋景祐初，詔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凡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註解之，以便科試者取則。但二百六韻，仍循舊未改。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其後平水人劉淵，乃就當時發音之類似者，併通用之韻，以省重複。自上平一東至入聲十七洽，合爲一百七部，凡平上去三聲，各三十韻，入聲

今一百六
韻之由來

徐庾體之
情性
君臣間之
力崇雅正

十七韻，前二百六韻，至此一變，幾去其半矣。元初陰時夫著韻府羣玉，刪上聲之拯部而爲一百六韻。明太祖患其蕪雜，命樂韶鳳等撰洪武正韻，平上去三聲，各二十二部，入聲十部，併爲七十六韻。然格未竟行，以迄於今，仍爲陰本。以視唐韻，其寬嚴不同日而論矣。而唐詩仍極聲調之美，其冠絕古今宜也。

第四章 初唐之文學

唐初作者，承江左流風，未能脫纖麗之習，幸賴賢君臣起而正之，故能釀盛世之元音。初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對曰：聖作誠工，然體不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固不奉詔。而王師旦爲員外郎，特考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下等，以黜浮薄而杜放效。卽以當時作品論之，魏徵以佐命功臣，務爲迥峻，其述懷一首，實立於唐詩之源頭。王績風骨雋遠，古意六首，又爲陳張感遇之先聲。三百年之雅音，可謂胎胚於此時矣。惟去齊梁未遠，一時體製，每帶徐

四傑與沈宋二家

四傑小傳

庾。而表而出之者，則爲王楊盧駱四傑，與沈宋二家。

王勃，字子安，通之孫也。屬文初不精思，酣飲之後，援筆立就，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爲沛王府修撰，以戲爲諸王鬪雞檄，高宗怒，斥出府。所爲滕王閣序，最有名，韓愈謂江南多遊觀之美，滕王閣獨爲第一。後省父往交趾，渡海溺水死，年二十九。

楊炯博學善屬文，顯慶中舉神童，授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終盈川令。嘗作孟蘭盆賦獻武后，詞甚雅麗。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愧盧前，謙也。

盧照隣初事鄧王，調新都尉，以疾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皸廢，苦久疾，訣別親屬，自沈潁水。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因作五悲文自傷。所著號幽憂子，頗富厭世之意。長安古意一篇，化班張之賦體，而入於詩，詞旨華麗，後世之所宗仰也。

駱賓王於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兵，爲作檄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敗，賓王亡匿靈隱寺，爲浮屠。妙於五言詩，所作帝京篇，與盧之長安古意，同工異曲，足以代表初唐體制，亦一

代表初唐體制之文學

代絕藝也。

盧照隣長安古意云。長安大道連狹邪。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文游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嚙花。嚙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蕙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倡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幃沒金隄。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倡家桃李蹊。倡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吐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浦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英雄。青蚪紫燕坐春風。自言歌舞

長千載。自謂驕奢陵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卽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駱賓王帝京篇云。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矚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嶽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鳩鵲觀。交衢直指鳳皇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房。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回。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纒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鈎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華游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雲。

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銀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
灑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此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
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
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
見。紅顏宿昔曰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焉哉。
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回。汲黯薪逾積。孫宏
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宋之問江南曲云。妾住越城南。離居不自堪。採花驚曙鳥。摘葉餒春蠶。懶結茱萸帶。愁安玳瑁簪。待
君消瘦盡。日暮碧江潭。

沈佺期古意云。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
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四子自一時之俊也。惟使事尚巧，不

四傑之品
題

免取譏於人。若楊炯用古人姓名，人稱點鬼簿。賓王好以數對，時號算博士。杜子美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亦有未察。杜甫誠知言者哉。

沈宋小傳

沈佺期字雲卿。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辭以悅帝，詔賜牙緋。善屬文，尤長於七言。宋之問字延清，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詔事太平公主，爲考功員外郎，賄賂狼藉。睿宗初，貶死欽州。二人皆以附二張進，而之間尤無行可恥。

四傑與沈宋之比較

沈宋完成律體

四傑大抵壯麗，而沈宋尤綺靡，雖同本徐庾，要自有別也。史言「自魏建安訖江左，詩體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當時爲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律詩之格局，實成於二子之手。然開示法門，爲之推助者，上官儀屬對之說，大與有力焉。惟二子性行輕薄，屬辭綺麗，如良金美玉，而多媚態，

上官儀之屬對法

齊梁綺習，幾欲並階而長。得陳子昂起而芟艾之，而後風氣始歸於雅正。

上官儀，高宗時宰相，其詩號上官體。嘗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句，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

陳子昂
起風雅

子昂在當時，獨以高雅沖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嘗謂『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爲耿耿也。』其感遇詩三十八章，上接嗣宗，下開張李，韋柳言唐以後古詩者，蓋莫不

稱之。韓吏部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而柳儀曹亦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忤者，子昂而已。』韓柳二公爲文章大家，皆盛相推許，是可知其聲價矣。

子昂詩之
風調

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豪俠使氣聞。及冠，折節爲學，精究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武后時，拜麟臺正字，死年四十二。其詩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虛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白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蹊逕，妙絕齊梁。

與子昂同時者，有杜審言，崔融，蘇味道，李嶠，世號崔李蘇杜，爲文章四友。而李

張九齡感
遇詩

嶠晚沒，有文章老宿之目。後子昂而起者，有張九齡，所作感遇詩，本詩人比興之義，託意草木蟲魚，足以追配伯玉。至其相業，上接房杜，下媿姚宋，子昂不敢望也。故有子昂之起衰，而詩品始正。有曲江之繼軌，而後詩品乃醇。

第五章 開元天寶間之極盛

唐三百年，詩學全盛之天下也。而開元天寶之詩，尤全盛中之極盛。但是時治安已久，陽有四海驩虞之象，陰有崇極傾圮之憂。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一轉而入大歷，蓋不獨國事然矣。

玄宗，中主也，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啓沃，而爲開元之盛明。因李林甫、楊國忠之壅蔽，而肇天寶之禍亂。丁此治亂交會之運，故士或擲筆而提劍，或賣刀而買書，或釋褐而升青雲，或挂冠而懷山水，而其顯呈活氣，則一也。其見於文章者，或爲飄逸，或爲沈鬱，或爲悲壯，或爲真樸，而其發揚精采，則一也。時清則易

治亂交會
文章中
活氣之

開寶詩人
點將錄

傷平麗，世衰又每流弱小，惟此治亂之交，活氣所憑，轉足以發文章之盛。

唐重進士，詩人多，而開元天寶之名家尤多。李白杜甫，詩中之聖也，爲全唐文學之中心。等而下之，頡頏二聖者，有王維。稱燕許大手筆者，有張說蘇頲。工文章而撰李氏花萼集者，有李乂兄弟。負才名四十年，而以三絕聞者，有廣文鄭虔。妙於七言絕句，而號詩天子者，有王昌齡。與昌齡締交莫逆，劇飲流歡，不遑他恤者，有孟浩然。往來鞍馬風塵之間十餘年，最長邊塞之作者，有岑參。與岑參齊名，悲歌慷慨，以功名自喜者，有高適。賦黃鶴樓詩，使供奉閣筆，稱唐人七律中第一者，有崔灑。江南意一詩，而推爲詩人以來罕有者，有王灣。他如儲光羲，李頎，常建，王之渙，王翰，祖詠，賈至之倫，莫非一時之傑。玄宗嘗曰：前世有李嶠，蘇味道，擅一時文名，號蘇李。今朕得蘇頲，李乂，何愧前人。濟濟多士，詞采如花，洵盛唐之偉觀也。而其中尤引人景仰者，莫如王孟高岑四家。

王孟高岑
四家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爲南宗之祖。安祿山反陷

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悼痛，詩聞行在，後得免死。維與弟縉夙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舍下，別漲於竹洲花塢。維與道友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哀其田園所爲詩，曰輞川集。其詩得氣之清，雅有神韻，蟬蛻塵囂之外，浮游萬物之表，嶢然泥而不滓者也。漁洋山人以並李杜，謂之仙聖佛。

孟浩然，襄陽人，少隱鹿門山，工五言詩。年四十，乃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嘗與諸名士聯句，一座欽服。張九齡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適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仕，而誣朕棄人，命放歸。詩與王維均學陶，王得其清腴，孟得其閒遠，而時有枯澹，要與維俱爲有唐沖夷簡靜之宗。

高適字達夫，滄洲人，性磊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混跡博徒。天寶中，舉有道科，祿山反時，擢諫議大夫，轉西川節度使，終散騎常侍。適喜功名，貴節義，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之，開元以來詩人之達者也。

岑參，天寶中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屬中原多故，遂終於蜀。始佐封

常清幕久在西域，邊塞之詩殊多。高岑二人詩，略同畦徑，骨力老蒼，才思奇縱，憂然金鐵之音，在唐人中別樹一體。

第六章 李白杜甫

李杜才兼古今
李杜各體與盛唐諸子之比較

拱衆星而揚日月之輝，連羣山而標泰華之峯，多士雲起之中，而能略兼諸家之長者，實維李白杜甫。昔人謂『詩至李杜，地負海涵，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故五古，如王孟儲學陶，而供奉學阮，與射洪曲江同宗，而更出之以曠逸，少陵才力鸞舉，縱橫揮忽，不主一家。七古，王李高岑，安詳合度，供奉加以恣肆，少陵又濟之以沈雄。五律，王孟悠然自得，太白穠艷，復運以奇逸之思，少陵更於四十字中，包含萬象。七律，右丞東州，安和俊爽，高岑亦與比肩，太白好運古於律，時與少陵同，不拘拘於聲律對偶，而一種英爽之氣，自凌厲無前，少陵尤五色藻績，八音和鳴，故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爲長律，亦與供奉俱絕倫。

李白小傳

絕句，右丞龍標，並皆佳妙，太白純以神行，獨多化工之筆，杜所不及者惟此耳。猶李之短於七律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乎其弗可及已。

李白，字太白，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性倜儻，喜縱橫之術，好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不事產業。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益州刺史蘇頌見之，待以布衣之禮，謂羣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若廣之以學，可與相比肩。」嘗自岷山出居襄漢之間，更南遊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而才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峴縱酒酣歌，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居剡中，筠被召，白亦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時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而白與酒徒，日醉飲於長安市。一日，帝與楊貴妃賞牡丹，沈香亭，意有所感，欲使白爲新樂章，召入而白已沈醉，左右以水注面，稍解，援筆賦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晏見，將有所大用，而曰：「嘗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嫌之，摘其詩，激貴妃，妃愠而沮之。」白知不容，益驕放，而與賀知章、崔宗之、張旭、蘇晉、焦遂等沈湎。

於酒，所謂飲中八仙是也。既而去京，放浪四方，北抵燕，西至岐，東接溟海，南極蒼梧，轉至金陵，上秋浦，止潯陽。永王璘辟爲僚佐，璘謀亂敗，坐長流夜郎，赦還，過當塗卒。

白詩肖其爲人

詩之大體解剖

李白詩，肖其爲人，神氣高朗，軒然霞舉。性宏放，喜爲大言，青年時，俠骨稜稜，不顧細行，不修小節，氣若蓋一世。故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語功名，則談笑而靜胡沙，不以爲意。其所欽慕者，常拳拳於魯仲連，俟嬴，鄙食其，張良，韓信之倫。然卒以其狂易之性，遇讒放廢。所至不改其舊，一酣放於酒，故說酒最多。神識超邁，能易功名之野心，而爲出世之逸想。灑落豁達，曾無浮世之艱。故其發於詩也，亦俠，亦仙，飄然而來，儵然而往，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不勞勞於刻骨鏤心，而天馬行空，不可羈勒，鞭揚馬，挹屈宋，一洗梁陳宮掖之風，而出以縹緲浮雲之思。彼於古風五十九首之第一章，而歎大雅之不作，慨正聲之微茫，嘲六代之綺麗，明刪述之隱衷，洵無媿其言矣。

杜甫小傳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居杜陵。少貧，寄食於人。客遊吳越齊趙間，天寶中，舉進士，不第，獻三大禮賦，玄

宗奇之，授集賢院待制。累上賦頌，高自稱道，謂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而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未幾，祿山叛，陷京師，肅宗卽位靈武，甫自賊中赴行在，拜左拾遺。以論救房琯，出爲華州司戶參軍，時關輔饑亂，乃寓居同州同谷縣，身自負薪，采橡栗自給。乾元二年，至蜀，節度使嚴武奏爲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武與甫世舊，待遇甚厚。乃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枕江結廬，爲少陵草堂，縱酒嘯歌其中。武累於席間，對客揮毫，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恚，瞪目久之。自是不安，攜家下峽，過江陵，沂湘流，登衡山，寄寓耒陽以終。甫爲人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污，爲歌詩傷時，憐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詩純本
學力

杜詩之長
所

杜甫詩，善自道其境遇，純以學力而得，非若李白之運以天才者比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老去漸於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等語，實自狀其本領，蓋其思力沈厚，他人說不過七八分者，少陵必說至十分，甚至十二三分，而筆力之豪健，又足以副之。必令經千錘百鍊而後出，故其句法，字法，章法，篇法，無一不曲盡其妙。元微之絕崇其文，謂爲『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

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尊。『而王介甫百家選，顧有少之之意，然其照耀後世，景慕追攀者，踵繼後代詩人，多自其淵源以出，其居文學上之位置，較李尤極要也。一生坎壈，踳躅而篤於性情，故其詩常沈鬱雄奇。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於詩特闢一境，世號爲詩史云。』

李杜二家
之比較

李杜二人，時同境同，交情又篤。而其性行，其思想，其文章，則各擅其勝，亦一奇也。李受南方感化，杜受北方感化。李之品如仙，杜之品如聖。李出世，杜入世。李理想派也，杜實際派也。李受道家之影響，杜本儒教之見地。李如李廣，杜如程不識。李以才勝，杜以學勝。李豪於情，杜篤於性。李斗酒百篇，有揮灑自如之概，杜讀書萬卷，極沈鬱頓挫之觀。彼海闊天空而樂自然，此每飯不忘而泣時事。彼爲智者樂水，此爲仁者樂山。要其潦倒頽放，而爲浪漫之詩人，則一也。兩者之有偏至，世或尊李而卑杜，或左李而右杜，皆徒爲紛紛。正韓愈所謂不知羣

李杜相輕
說之不可
信

兒愚，那用故謗傷者也。

杜集中贈李白詩最多，而李集之與杜者較少，後人袒比之不同，遂生李杜相輕之說。謂李有飯顆山頭之句，乃譏杜之苦吟，杜有重與細論文之言，亦謂李之疏失，皆所謂臆還也。無敵之稱，何如其推服涼風之什，死別之篇，何如其傷惋。而李於杜之懷想，亦極濃至，沙邱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堯祠贈杜補闕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出，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此首宋洪駒父詩話稱引之，審此，足知淺人之爲妄庸矣。

第七章 大歷元和間之風氣

天寶已還，安史之亂初平，朱泚之禍又起，內而藩鎮跋扈，互結黨援，外而回紇吐蕃，滋爲寇害，天子空想望太平，士大夫徒幾幸無事，宰相罷駑不任，宦豎因而竊權，朝廷威信，有若贅旒，姑息因循，不復覩興國之氣象，是爲偷安時代。卽

中唐之國
勢與文運

憲宗之世，賢相名將遞起，平淮西，下河北，一時朝野赫然，說帝意寢驕，任用非人，國政日紊，藩鎮復叛，秋陽之暴，亦已不長，玄陰之凝，轉襲其後，以底於亡，不能復振。唐之文學，正與其國命相爲消長。故中唐之世，有韋劉韓白，以與大歷十子，互相先後。廻翔容與，如抗如墜，盛唐之音，欲垂未下，晚唐之調，有開必先。蓋風氣至此而漸轉也。

韋應物

韋應物，少事玄宗爲三衛郎，晚更折節讀書，授京兆功曹，遷沔陽丞，大歷初，除櫟陽令，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調左司郎中，終薊州刺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惟顧况，劉長卿，丘丹，秦系，釋皎然之儔，廁於賓客，得與倡酬。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閒澹簡遠，入比之陶淵明，稱陶韋。其詩曰：嘗愛陶彭澤，文思何高元。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閒。白居易謂其自成一體，是已。

劉長卿

劉長卿字文房，開元間進士，至德中，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出爲轉運使判官，以罪貶潘州南巴尉，終隨州刺史。長卿清才冠世，頗凌浮俗，性剛，多忤權門，兩度遷斥，人悉冤之。詩雅暢，於五

言尤神妙，權德輿推爲五言長城，長卿嘗自謂曰：今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李嘉祐，郎士元，安得與予並驅乎？每題詩，但書長卿，天下莫不知名。

大歷詩之
別開境界

十才子

詩至大歷，別開一境。當是時，有韓翃，盧綸，錢起，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所謂大歷十才子者，皆善爲五言詩。結交唱和，馳名都下，與劉長卿競以研鍊字句，力求工秀爲歸，無復有盛唐深厚兀稟之氣。大抵清雅圓利，不事剗削，就中韓，盧，錢，李，詞采高華，尤爲多士之選。

韓盧錢李
小傳

韓翃，字君平，少有才名。天寶末，登進士，不得志，華門圭竇，四壁蕭然，室無一物。而其詩興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詠，朝野莫不珍之。嘗作寒食詩，德宗時，制誥闕人，御筆特簡春城無處不飛花之句，遂任駕部郎中知制誥。建中末卒。盧綸，字允言，天寶末，舉進士，不第。客遊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歷初，還京師，遷集賢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數和御製詩，爲代宗所賞。詩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文宗雅愛之，遣中使至其家，得詩五百首。錢起，字仲文，天寶十年進士，除考功郎中，大歷中，遷大清真宮使，翰林學士。其詩體製新奇，理致清贍。李端，字正己，大歷五年進士也，授校書郎，遷

杭州司馬卒。初郭曖大會客賦詩，約詩先成者賞百緡。端拔筆立成，錢起曰：「此篇恐宿構，請更以起之姓爲韻。」端作比前尤工，一座莫不驚歎。此外司空曙之清華，崔峒之沖融，吉中孚之神骨，耿漳之逸調，苗發之秀俊，夏侯審之才思，聯鑣接軫，足闡風流。

中唐詩體之擅場

元和風氣又一變

杜詩中之韓白二派

韓白二家之比較

與十子相輝映者，尙有李嘉祐、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竇鞏、嚴維、朱放、包何、顧况、張繼、戴叔倫、李益等。其音節大都與十子相同，極玄集又玄集之所取，蓋以此時代之作爲多。論律詩之興寄清遠，風調掩抑，實不可不謂獨有其長。世以中唐次於盛唐者，要皆時代之見也。元和以降，韓愈白居易出，而文學界之風氣又一變。二家俱本於杜，而韓更欲高，白更欲卑，韓得其峻，白得其平，因偏至之各殊，遂啓後來二大流派。茲就二家之大體言之，韓之詩尙奇險，白之詩尙坦夷，韓務言人之所不能言，白務言人之所欲言。故韓之詩能奪人魂膽，怵人耳目，白之詩能沁人心脾，耐人吟諷。前者如山之巍巍，不免於傲岸，後者如水之蕩蕩，或傷於平淺。然其抗壘前賢，特開生面，於文學上，皆可大書特書者也。

韓愈詩風
概論

白居易詩
風概論

文章之特色，恆本於人之性情。韓愈，古文家也，而善於詩。其爲人頗執傲，而思想則醇乎儒。學問該博，非秦漢以上之書不觀。其詩雖無李白之才思，杜甫之情致，而嶮峻之貌，具博厚之觀，雄鷲之中，含工巧之致，縱橫馳騁，奇氣襲人，於李杜軌轍外，蓋鑿山通道，自成一家者也。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以不屑於格律聲病，而欲力反時俗，故亦特見其長。雖律詩如詠雪詠月諸作，體物工，措詞雅，然比於古體之鬱律突崛，原本雅頌者，瞠乎後矣。但其字拗語奇，往往意象晦澀，以語於詩之正格，或有嫌隣於魔道云。白居易，詩人也，而工文章。尤通內典，爲人和平簡易，雖遭遷謫，常以忘懷處順爲事。晚年佞佛尤甚，自號醉吟先生，亦稱香山居士。其詩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當是時，頗務矯大歷之風尚，動擬漢魏，甚者模雅頌，強自爲高，居易則專主入俗耳，背嶮峻而入坦途。舊傳居易作詩，必使一老嫗聽之，解則錄之，不解，則復爲之，此雖塗附之言，亦足以表見其詩體。故上自王公，下至士庶僧道婦孺，往往樂誦其詩，禁省寺觀郵堠牆壁之上，往往題署其詩，外而流播朝鮮，傳入日本，價重於雞林，其勢力之廣被，他人莫比。論者以其清空如話，絕少豪放高古之趣，而嗤爲淺俗，要不免囿古之見。其創爲平易一格，以開後人之師法，亦人傑矣哉。故

乾隆御選詩醇，以韓白二家繼李杜。

元和體包韓白二家之論證

當時文風，有元和體之號，或者以屬元白。然考其所謂，實合指韓白二人之所爲。李珣奏言文宗，謂「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摘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唐語林曰：「元和以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韓務奇險，白爭平麗，當時諸人，要皆驂斬此兩家。與韓爲友者，有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叉。而其門下，有張籍、王建。與白爲友者，有元稹、劉禹錫、孟賈、寒瘦、李盧、鬼怪。與韓同臭味。而張王樂府，則通氣脉於元白者，信乎二人之爲當時尊宿矣。

孟郊字東野，少隱於嵩山，性狷介，少諧，愈一見，訂爲忘形交。詩多奇澁，不可讀，而愈稱之曰：「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於漢世矣。」郊一生窮苦，至不能養親，屢舉進士，不第，周遊天下無

孟郊

賈島

李賀

盧仝

劉叉

張籍

王建

元稹

所遇，故其詩瘠削。賈島字浪仙，初爲僧，號無本。元和中，元白變而輕淺，島獨案格入僻，以矯浮豔。當冥搜之際，雖王公大人皆不見，遊心萬仞，慮入無窮。自稱碣石山人。與愈爲布衣之交，愈授以文法，勸之反俗，舉進士第，其詩或寒澁，或幽奇，或奧僻。論者稱爲郊寒島瘦云。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愈與皇甫湜過而試之，賀賦高軒過，援筆立就如宿構。以父名晉肅，不舉進士，愈爲作諱辨勸舉。卒時年二十七。詩尙奇詭，絕去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絃。世稱鬼才能兼怪與麗而有之。盧仝隱於少室山，自號玉川子。性高潔，不求仕進，所居破屋數間而已。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後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爲詩尤怪誕，月蝕詩其最著也。又亦客韓愈門，其冰柱雪車二詩，狂怪更出盧李之右。籍字文昌，性狷直，嘗取杜甫詩一帙，焚爲灰燼飲之，曰欲以易吾肝腸也。當代公卿，如裴度，令孤楚，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薦爲國子司業。尤長於樂府，多警句。王建字仲初，大歷十年進士，以宮詞百首得名。嘗遊愈之門，與籍契厚，唱答尤多。時稱張王。元稹字微之，以歌詩爲穆宗所賞，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爲人輕浮而猜忌，與居易交最厚，少時才力相匹，其詩亦尙坦夷，唱和之多。

劉禹錫

無逾於二人者。時稱元白。稷所爲詩，往往播諸樂府，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有長慶集，與白氏長慶集，盛行於世。劉禹錫字夢得，爲人倔強自傲，屢遭貶謫，而無悛悔之色。素善詩，晚節尤精，不幸坐廢，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與白居易唱酬頗多，居易推爲詩豪，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稱劉白。雖略不相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亦天下之奇才也。

柳詩在元
和間獨具
一體

柳宗元，古文家也，而亦善詩。文名與韓愈相若，出處與禹錫略同。而詩則造詣峭勁，於韓白二家外，獨標宗派。當舉世爲元和體，而子厚乃能爲一家之言，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東坡謂「子厚詩，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信得其實，此外作者尙衆，略不數。

第八章 晚唐之詩學

晚唐之國
勢與文運

晚唐詩人
之派別

李溫杜三
大家

文興之盛衰，與國運相消長。國家將興，國民之心聲，自有安和雄大之氣。安樂之極，豔靡之音漸繁。洎乎國事日非，而暮氣中乘，徒自局於一邱一壑之間，無復有長駕遠馭之志。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晚唐之世，蓋同此况味矣。天寶已來，國家多故，喪亂弘多。詩人感愴身世，往往發哀切之音。然其始也，睹河山之破碎，每爲悲壯淋漓。及習焉已久，安之若素，相循於苟且，徵逐於燕昵，斷而自小其材。其蘊於中者，局度狹，卽其發於外者，邊幅淺。雖時有壯言豪語，而精已銷亡，仍不免外強中乾之誚。故自太和以後，詩格益卑，步武中唐，每况愈下。多翫騁於聲律，而少能盤辟閎肆於古體。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學張籍者也。李洞、方干、姚合、喻鳧、周賀、九僧、學賈島者也。許渾、趙嘏、專工琢句。皮日休、陸龜蒙、祇講詠物。以及劉駕之疊字、韓偓之香奩、纖巧淫猥，去風人遠矣。而其善自振拔者，則商隱之精深、庭筠之藻綺、牧之之俊爽，尙不愧爲大家。

義山學杜
而別爲一
家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爲集賢校理，楚出鎮汴滑，興元皆表充幕府。商隱原不與黨爭，乃陷於牛李間，遂妨仕進，一生落拓，不安其處。初爲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絢所憾，竟坎壈以終。詩宗老杜，而綺麗，多風諭時事，意義貴深蘊，喜用故事烘託，往往過於僻澁，語工而意不及。宋之西崑體宗之。蓋商隱才力華贍，風骨開張，雖學杜而自樹一家者也。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詩賦清麗，與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弦歌之音，爲側豔之辭。爲行塵雜，不修邊幅，而好遊狹邪，恃才傲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其被貶爲方城尉，制辭有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學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終流落而死。庭筠才思綺豔，而丰度未宏，尤長樂府一體，在三唐之間，辭極風雅，接軌齊梁，太白以外，實推庭筠。其描寫富貴處，瞻麗典雅，芊緜綺合，尤爲人所難及。

牧之詩文
超晚唐

飛卿長於
樂府

杜牧，字牧之，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才高，俊邁不羈，兼有經濟之略，善論兵事，爲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文奧衍，而多

溫李杜詩
之缺點

詩莫備於
晚唐之平
議

切於時務。詩豪而豔，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也。當時承元和後，白氏一體靡天下，加以國運陵替，詩格入於柔靡。牧獨力矯時弊，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闢，多爲翻案之語。何義門稱牧學子，美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放。洵是也。與李商隱齊名，號李杜。又以別於杜甫，號小杜。

要之溫李杜三子之詩，其風格皆可嗣響盛唐。所惜體率纖冶，而無磅礴浩泐之觀。則時爲之矣。而楊誠齋摭拾一二，以謂晚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則不過假以標示詩旨，要非概論。清杜庭珠叩彈集序，則謂『詩莫備於有唐三百年。自初唐之渾融，變而爲中唐之清逸。至晚唐則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鮫人之室，謁天孫之宮。文彩機杼，變化錯陳。密麗若溫李，奧峭若皮陸。爽秀條鬯若韓薛羅韋。大含細入，無不鑿之方心。實殿三唐之逸響。』此雖揚之太過，然於格調一事，實方丈滿前，珍奇雜列，既原質分析，自無怪其纖小也。

誠齋序劉良佐詩稿云：昔者暴公讚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乃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中愧死矣。三百篇

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吊戰場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按此王之渙詩，非晚唐，蓋一時誤記也。）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

第九章 唐初文章三變

唐代文家，首推韓柳。韓柳之於文，蓋百世不祧之祖也。然風氣之遷轉，原非可期之於一人一時。天將時雨，山川出雲，蓋必有爲之先者，而後因之而成。韓柳以前文章，凡三變矣。初變於四傑，再變於燕許，三變於元結、獨孤及。文章始次第入古。

唐興，文章承徐庾流風，天下祖尙，駢四儷六之體，盛行於時。太宗雅好藝文，頗崇纖麗。王楊盧駱四傑出，始以精切豪厲相尙，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

楊炯序王勃集云，『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開雕刻，糝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青規而輟九攻，君於時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長風一振，衆萌自偃，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院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雖雅材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以前之入纖入靡者，至是而一變矣。同時陳子昂，於詩已排浮豔，於文亦變而之雅馴，其表序雖沿時習，而論事奏疏之類，疏樸近古。又有北京三傑者，富嘉謨，吳少微，谷倚，爲文雅厚雄邁，人爭敦之，號吳富體。雖曰相習以儷偶，而古文疏鑿之功不少也。

玄宗嗣位，崇尚經術，文學之士，益超渾厚。張說，蘇頲，尤有重名，時號燕許大手筆。二子之文，雖體製不甚超奇，而以宏茂廣波瀾，則兩漢之胎息也。同時有張

玄宗時之
文風

九齡者，風度蘊藉，亦不減燕許，又有蕭士穎、李華、常袞、楊炎繼其後，排擯浮俚，近於醇雅，精氣入而蟲穢除。比之四傑，似又進矣。

說字道濟，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封燕國公。爲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頤字庭碩，調露二年進士，賢良方正異等，遷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初，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封許國公。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爲文敏贍，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頤序事外爲文章。景龍後，以文章名當世，而爲人所傾慕者，頤與說耳。」說文逸而學奧，頤古學少簡而密，唐之爲制誥者，大抵規放之云。九齡文如輕縑素練，而微窘邊幅。柳宗元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造其極。」

燕許制誥
文披靡唐
代
元結獨孤
及始大變
排偶

經此數變之後，至元結獨孤及，乃大變排偶濃麗之習。結文大抵澶漫矯亢，戛然獨造，韓愈亟稱許之。及長於議論，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風。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其門人有梁肅、李舟，善屬文，能祖述其意。有此筆籙之啓導，而後韓之古文，得收其功。

結字次山，天寶十三載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又稱聾叟。酒徒呼爲漫叟。及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聾牙」，而其文詞亦如之。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季下，蓋奇崛之制，不爲俗所喜云。獨孤及字至之，天寶十三載，舉洞曉元經科，代宗初爲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稱最，徙常州，卒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爲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爲用，其名略次於結。

第十章 韓愈柳宗元

文自周隋以來，已厭浮薄，顧其機雖啓，而沈溺已久，卒無能崛起而突破之。至唐經三變之後，韓愈柳宗元會其時，不相謀而同爲古文，是亦古文之機已熟，特假二子而啓其橐籥也。而韓愈氏尤抗其犛直之特性，卓然以斯文自任，務欲返之於古。步武周秦諸子之風，自立門庭，廣延氣類，倡率推獎，不遺餘力，隱

韓愈倡古
文振八代
之衰

韓爲古文
之出發點

然爲後進師匠，而文風因以丕變，遂振起八代之衰。古文之名自是始。唐以後之爲文者，莫不仰之若泰峯，愈創造之功，洵偉矣哉。

愈崇孔孟，排釋老，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故作原道，原性，以明其旨。其爲文務去陳言，上規六經，下逮莊騷太史相如子雲之屬，不蹈襲前人隻語，蓋所謂「醇而後肆」者。其於人自喜爲師，作師說以曉之。自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高目稱許，而卒之所成，僅在於文。其徒有李翱，皇甫湜，李漢，而與爲友者，則柳宗元，李覲。古文之所以能振起者，雖愈之開鑿，亦諸人羽翼之，以暢通聲氣之功也。

愈字退之，貞元八年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諡曰文。性明銳好直言，不爲詭隨，數被貶黜，不改其舊。其爲文獨深造自得，無所不有，無所不妙，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唐史本傳贊云：「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撲，剗僞以眞，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逮遠甚。」

山水記奇
意獨創

柳與韓並稱，其工力亦足相匹敵，顧在當世而名未能與之齊。其尤異者，山水記之作，爲前所未有也。謝靈運之詩，酈道元之注，已稱奇製。至柳而益光怪，其文詞奇意獨闢，韓愈氏所謂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者，此則其才力適應境遇之特產，韓亦有所不能也。

宗元字子厚，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終柳州刺史。少精敏，及長，僂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踴厲風發，一時名士皆慕與之交。爲文章卓絕精微。旣罹竄斥，涉履蠻瘴，放浪山水間，湮厄感鬱，一寓之於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爲之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注則。世號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史稱「子厚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翫思，與古爲侔，體裁密緻，粲若珠貝。」劉禹錫序言「韓退之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韓柳二人，倡爲古文辭，斤斤焉以爲文之心法，開悟後進，如韓之答崔翊書，柳之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是又於文心雕龍以後，另闢一徑。一時文風賴以轉移，

韓柳以文
爲教

韓柳二子
之比較

而古文之師法，亦於此建立。顧二人同時爲古文，而其性行，其本領，則如李杜之各異焉。韓畢生力排佛老，柳則嗜浮屠之言。韓喜爲人師，召收後學，柳雖有傳授，而不欲以師自名。韓數遭貶謫，而百鍊之鋼，毫無屈折，晚使河北，面叱王庭湊，柳坐貶永州，卽深自短氣，抑鬱以死。自其文品論之，韓如高山之雄峙，如大川之奔放，柳如巉巖之奇峭，如激湍之幽咽。韓如平原曠野，師以正合，柳如間道斜谷，兵以奇接。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原經而敷理，柳原史而託事。韓如史遷，柳如班固。韓以宏大雄肆勝，柳以縝密雋潔勝，故韓之詩，時爲有韻之文，柳之文，時爲無韻之詩也。然柳之文如李之詩，本於其才之所至，而韓與杜，顧多得力於學。故學文者多宗韓，學詩者多宗杜，亦以韓與杜之無所不有，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有唐一代，於詩有李杜，於文有韓柳，殆所謂日星河嶽者與。

詩宗杜文
由宗韓之所

八代間文
界之概況

自東漢以來，漸入駢儷，辭勝而理弱。旣重乎辭，則文之趨華陋質者，固其勢也。

駢語散語
之得失

韓氏爲文
之信條

欲求辭華，則徵故事，抉藻采，尙焉。於是雕績之事，不期而來合。月露之狀，紅紫之色，斑乎爛矣。然刻鏤之極，足以累氣，故音響之疏越，因之而起。沈約之聲病說，遂以開文學界之新局。底於唐，而聲色備矣。果能善敘事理，發皇情興，如李杜者，豈非文家之高致。然在唐之世，人奉徐庾，家珍文選，五經三傳，惟明經墨帖爲能。舉進士者之於義理，其於文若無與也。詩文以自道情性，而唐之欲入舉場，先問蘇張，元和中語，見唐語林，蘇張蓋指燕許。囚之以官韻，拘之以格律。其或近於自由，而奉敕應制之文，牽牽酬對之作，往往有焉。卽情性汨矣。束於排偶，而指事多替代，意在整瞻，而理致失疏朗。欲明欲活，不期而入於繁重。卽事實隱矣。韓子起而洗盡粉黛，掃除榛蕪，獨以孔孟之道爲文，說理明，述事切，言情透，縱其所之，無不如意。八代藤蔓，一朝摧落。其建立爲文之信條，一曰求聖人之道。二曰辭必己出。求聖人之道者，以理爲文也。辭必己出者，以學爲文也。合而言之，卽在擺落一切故事浮藻，務以反時俗之所尙。而又懼其易蹈於澀晦也，故於聲

韓氏變文
體之功

韓之古文
影響於詩
學

詩文偏勝
之由

韓派文喜
入奇險澁
僻

色之外，唱爲氣之一說，以振導之。文之言氣，自魏文始，至韓氏乃復昌而大焉。有宋以來，義理之文，所以能發達者，不可不獨推韓氏一人倡導之功也。

顧韓之爲古文，長於說理述事，而短於言情。六朝以來，詩文兼工者，所在多有，雖曰任筆沈詩，然昉之詩，非必多讓於沈也。何者，其所學而能者，蓋恆出一致。韓演六經爲文，抉義理，喜議論，於吟詠性情爲異道。故從之遊者，能詩而多不能文，能文而多不能詩。流而至於宋之道學詩，每入於腐，於是詩有別裁別趣之說以生。兼工如歐蘇，古今能有幾人哉。卽以韓之詩言之，當時只稱其文，曰韓筆孟詩，詩固不足多也。今之論者，則以韓柳之古文，遠於文學，抑又失其旨矣。

詳見余別著
文學史綱要

韓文時有奇辭險句，艱深而難明。王介甫極不謂然，其詩云：『力出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此本韓矯枉過直之處。其爲詩如其爲文，歐陽公言愈詩獨工於韻，得韻寬，則波瀾橫溢，得韻窄，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愈險愈奇。聖俞

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愈之創爲此體，固其才力之表見，抑又可證治古文者之另闢一途。雖然，必有如愈之才而後能之，不然，則拱手而遜謝也。李翱字習之，愈之姪婿，從愈爲文，而得其謹嚴。蘇舜欽云：『唐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然不長於作詩，故集中無傳。皇甫湜字持正，氣貌剛質，性褊直，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白，請辭。』度謝之。湜酣飲，揮毫立就。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度尋釋久之，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度贈車馬器玩，繒綵甚厚。其爲文得愈之奇崛，而亦不能詩。湜一傳爲來無擇，再傳爲孫樵，專刻意求奇，而每况愈下矣。

唐自韓柳出，而文風雖以一變，卒之得位未崇，偃草力弱。駢儷之濁流，瀰漫上下，浸淫已久，迴蕩振轉，其勢不可遽息。其與相後先而矯亢，如樊宗師，則流於澀晦。在臺閣者，如陸贄、權德輿、韋處厚、劉禹錫、李德裕、令狐楚、李商隱、杜牧之，則師四傑燕許，極其所能，亦多在不今不古之間。至於宋而古文始大暢，韓柳之功，在唐爲小，在後世爲甚鉅也。

古文在唐
不盛

樊宗師之怪

陸宣公開
歐蘇一派

權德輿

韋處厚

劉禹錫

李德裕

令狐楚

李商隱

樊宗師官至諫議大夫，愈序其文稱不剽襲，其絳守園池記，殆不可句讀，經王晟註釋，猶有不盡通者。如瑤翻碧嶽鬼眼頰耳等語，皆至可怪。元和以後，學古者往往蹈之。陸敬輿善爲制誥，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皆周至人情，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論者謂與元戡難，雖爪牙宣力，贊亦與有助焉。其文議論婉暢，理致生動，稍無襞積之痕。後世言事者如歐蘇輩，多取法焉。權德輿序錄其文，而爲文雅正，瞻縟亦近之。權在貞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尤爲世所稱誦者。韋處厚少有才麗，入臺閣後，尤宏偉，舊稱其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云。禹錫少工文，縱橫博辯，於韓柳外自爲軌轍。子厚謂其文雋而膏味無窮，灸而愈出。德裕字文饒，會昌時拜太尉，有會昌一品集，皆制誥詔冊表疏之類。謀議援古，袞袞可喜。其晚年遷謫後之所作，尤精深而峻潔，駸駸乎入於古矣。楚字愨士，於德裕爲前輩，擅長箋奏制誥，爲文以意爲骨，而氣爲用，以筆爲馳騁，能脫盡裁對隸事之迹。商隱從之學，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與商隱爲今體而齊名者，有溫庭筠，段成式，時號三十六體云。

第十一章 詞學之發展

詞爲聲律學之一體

何謂填詞

詞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曲調極多，唐以後聲律學之一體也。以其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止於其間填字，故曰填詞。以其句有長短，又稱長短句，或號曰詩餘。總名爲樂章，以爲自古樂府流衍而來也。漢之時，古詩與樂府始分，而樂府又略有十種之別。東漢以後，樂府之音節，漸漸漸滅，至曹子建已患其難識。東晉江左，惟存清商曲辭之一，此本江南風謠，亦實唐絕之嚆矢也。及四聲八病之說起，乍見之，似欲主以音律之關係，被諸管絃。而實則止於整飭語格，協和聲調，與樂律上之音譜，初不相謀。然其間清濁低昂，多與樂律有相通之處，故至唐一變而絕句入於樂府。蓋漢代以來之樂府，既亡於齊梁之間，所謂樂府者，皆擬作耳，不必合於舊譜，聲之絲竹，亦詩而已矣。以故隋唐十部樂中，除清樂外，多爲外國之樂。天寶中，樂曲多有以邊地名者，如

漢以後樂府漸亡

唐之樂府亦詩

詞產生之
理由

詞句長短
之淵源

古樂曲難
尋而詞則
有譜

涼，甘，伊，石，滑，之類，所謂一曲伊州淚萬行，伊州誤作石州聲，聲聲飛出舊涼州，是也。惟樂曲概長，而源於本土清商樂之絕句，頗嫌單調，以之入樂，容有不能備協。而當歌之際，或於字間加散聲，或於句裏插和聲，以期變化歌法。則文字與曲節，又或不免背離。由是而求救濟之方，乃以曲譜爲基礎，散聲和聲，皆填字以就之。以視乎詩，故字有多少，句有長短，卽唐末以來之倚聲爲詞是也。彭孫遹詞統源流，以詞之長短錯落，發源於三百篇，雖似數典太遠，然一唱三歎之遺音，要自不能無也。漢代樂曲，每多不整。魏晉以來，則整者多。然合樂以歌，意必曼其聲以取宛附，雖整猶不整也。至於其辭之不整者，固往往有之，如鮑照之梅花落，代夜坐吟，三五七言相雜，而梁武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見前聲調圓美，若有定式，尤可視爲倚聲之權輿。古人樂曲，不論四聲，自有其和送之節。後人不得其節奏，調以時律，變而爲新聲。因倚其聲而爲之詞，從而名之曰某曲。吾人試取古之歌，行，吟，弄，任如何研討，莫能得其音節之狀。而詞之曲拍，

李白詞之
可疑

則有聲眼，有尺度，固予人歷歷以可曉也。此則進於聲律之一顯效也。普通稱詞之濫觴，首推李白與張志和，李有桂殿秋，連理枝，菩薩蠻，憶秦娥，清平樂，張有漁父詞，尙未爲盡其變也。

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心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憶秦娥，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此二詞冠爲百代詞曲之祖。然古本太白集，則無之。以故後人多有疑者。明胡應麟筆叢論之尤精。以爲『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環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時未有此題。何得便有此曲。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七言律且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亦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者。』予詳太白古樂中，其中雜言甚多，無似此卑近，恐非太白作也。其他皆類此。

漁父詞爲
詞之粗體
及其變製

詞可名律
體雜言

詞變化成
形之例證

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筩笠，綠篔簹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二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東坡喜其詞，謂語極清麗，恨曲度不傳，因於前一首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茲一身青筩笠，相隨到處綠篔簹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黃山谷見之，擊節稱賞。後因表弟李如篋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但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元真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流水鱖魚肥，朝廷尙覓元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筩笠，綠篔簹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是則漁父詞僅可備詞之粗體耳。然則詞之成，乃破五七言律絕爲之，可稱之曰律體雜言也。李白之詞雖僞，而其律體雜言，與元真漁父詞，實開詞之始基。其詩云，「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後人有以備詞之一體者，實則詞之各曲，卽昉此式而變化出之者也。漁父詞既可化爲浣溪沙，又可變爲鷓鴣天，亦有製爲定風波者，一腔可作數曲，大抵斟酌於兩言以至九

詞初成形
不爲定制

一腔化爲
數曲

言之間。楊升庵草堂詞選序云：『唐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汪森曰：『古詩之樂府，與近體詩分鑣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而爲詞，以詞爲詩之餘者，殆非通論也。』王昶曰：『不知者謂爲詩之變，實則詩之正也。』諸子之言，皆不誣矣。

秋風清一首，或題爲三五七言，劉長卿仿其體，送陸澧云：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宋寇準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是亦曲也，不過未若三七五言之長相思，加之目耳。又其平仄各異，故未足爲定製。然漁父二詞，亦各異聲，後人竟以前首爲準，則和凝李珣之徒所作，皆是也。又韓翃章臺柳云：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報之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是則漁父裁七言絕第三句之一字而成，章臺柳兩詞，則裁七言絕第一句之一字而成，而遂截然兩曲。而或者以柳氏之詞，則題曰楊柳枝，實則一體無二也。南唐後主之搗練子，與此同製，惟平仄異耳。此又一腔化爲數曲之類。

六言律詩
亦號爲詞

溫庭筠最
高
五代競爲
新聲

花間集爲
填詞之祖

五代惟詞
可稱

也。又劉長卿若溪調梁歌別後見寄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又有蛇浦橋下重送嚴維，及嚴維答詩，與此相同。直是六言律詩耳。後人附會之，遂題爲謫仙怨。於是竇弘餘、康駢更爲廣謫仙怨。事見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及成肇摩唐五代詞選。然則初時所謂詞曲，固不必有一定形式也。

其後作者輩起，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並有造述。而溫庭筠最高，世稱爲能逐絃歌之音，爲側豔之辭者，其言深美閎約，詞家莫不尊之。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諱，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

詞上承詩，下啓曲，亦唐一代大創製也。蜀趙崇祚編有花間集十卷，其詞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爲後世倚聲填詞之祖。陸務觀曰：「詩自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漁洋以謂「花間之妙，鑿金結繡，而無痕跡。」五季文運萎敝，他無可稱，獨

詞穠豔穩秀。

詞曲之所
以千差萬
別

詞之演進
情形

小說在政
治上之地
位

詞乃聲律之產物，其句之長短，則隨其曲調之抑揚曲折而爲之，原無一定，故於百數十字中，千差萬別，而爲曲。曲成名立，矩範以生。然在精於音者，得增減而爲新聲之變。其不知者，則但爲倚聲之和，有同於後人之爲漢魏樂府者然也。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詞之初起，概多短調，故五代於小令最精。至宋衍之，長調乃衆。蓋文學之進步，有非小調所能饜其意者。短者如十六字令，長者如鶯啼序，多至二百四十字。或調相近而名異，或調名同而體異。萬紅友詞律，載填詞圖譜，凡六百六十調，千一百八十體。康熙欽定詞譜，二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可謂宏富而繁冗矣。

第十二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

班志列小說爲一家。遷史類滑稽爲一傳。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談言微中，亦可

小說在今
文學上之
地位

小說之起
源

戰國間燕
齊最盛

漢武帝時
獨多

解紛。諒有助於風諫，其功自不容泯也。然自來學者，視爲小道，或有及之，不過餘事遊戲之一端耳。其在政治上之地位甚輕。故先秦十家，而曰『可觀者，九家而已。』若以文學言之，小說固社會的，平民的，而在近世，尤認爲純文學，自支子而祧大宗者也。其起也，謂『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爲，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此自政治上呈效之一端。而其來源，實本自民間盲辭瞎語，若今說書之流，藉以愆人觀聽，發人興趣。春秋以前，莫可考已。戰國而後，此事始盛，而尤莫盛於燕齊。人心好奇，自昔無異，自齊威宣，燕昭王，以夸侈之心，重以其地海市蜃樓之倒影，而後談天雕龍之辯士，韓衆盧生之方士，恣爲想像，轉相迎合，齊諧志怪，山澤列僊，郢書燕說，如雲而起。蓋以與小說之性質相合，適於發展故也。漢之時，武帝爲適，故小說家爲獨多。如虞初周說，至九百四十三篇。張衡西京賦曰，『匪惟玩好，迺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班固云，虞初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

怪力亂神
淫五種

唐小說之
特色

漢以來多
方士言

漢小說僞
託者多

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今其書雖不可考見，既出方士，其不免於荒誕，必矣。

怪力亂神，孔子不語，而小說之所託身也。至於漢，則且加淫猥之一種焉。晉宋以來，二氏之道大行，其影響所及，見於小說者尤多。及唐，則類別轉繁，境界獨關。其體製與內容，大部分雖不免沿襲舊式，而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文，則爲唐小說界新起之特色。

漢以前小說，載見於漢書藝文志者，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今已不存，僅山海經一書，小說類也。而列於形法家。大都記古來荒怪之傳說，類方士言。隋經籍志所列漢人書，多此體，如稱東方朔撰之神異經，海內十洲記，郭憲撰之洞冥記，是也。又傳劉歆作之西京雜記，班固著之漢武故事，博引異聞，亦其例也。惟事具首尾，頗見組織。若漢武內傳，飛燕外傳，尤盛爲唐人所取裁，而資以進步。漢武內傳，記武帝齋戒見西王母受神僊不老之術，藉以發明修養之玄理，以爲談僊道之正面文字。舊稱班固作，唐志稱葛洪撰。飛燕外傳，敘漢成帝后趙飛燕，與其妹合德，宮闈爭寵之狀，其間描寫男

晉小說已
多因果說

唐小說漸
即於純文
學之徵候

逸聞類

義俠類

豔情類

神怪類

女之嫖襲，令人肉麻淫穢之首見者也。漢河東尉佗玄撰。以上諸書，漢以後始出，大抵六朝人僞託。又有穆天子傳，出於汲冢，記周穆王周流，觴西王母事，與漢武內傳同一機杼，亦僞託也。其稿可指數，而存見於今者，晉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後記，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劉敬異苑，梁任昉述異記，吳均讀齊諧記，顏之推還冤志，除雜記珍聞外，多已糅入釋氏之因果談。

唐人小說種類至多，不可枚舉。其爲文逸韻橫生，多爲後人之所取法，而未之能逮。洪容齊曰：『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蓋運以風人之致，故能情文並茂。其特異者，莫著於傳記。變史家簡質之記述，而爲繪影繪聲之描寫。俠義，愛情，神僊，鬼怪，一爐融冶，五色斑斕。而首尾釐然，可興可怨，小說漸純於文學之徵候也。其屬於逸聞者，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泌傳，李林甫外傳，東城老父傳，高力士傳，梅妃傳，長恨歌傳，楊太真外傳。屬於義俠者，虬髯客傳，劍俠傳，紅線傳，劉無雙傳。屬於豔情者，李娃傳，霍小玉傳，章臺柳傳，步非煙傳，會真記，游仙窟。屬於神怪者，柳毅傳，杜子春傳，離魂記，枕中記，南柯記。以

傳奇體小說

上故事，皆屬傳奇體。多為宋元以後人，演為曲劇。即此足知唐代小說之盛況矣。

第十三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

宋思想界之活潑

漢以來學術界之概況

有宋一代，理學昌明，於漢族人文史上，可與春秋戰國，並稱為思想界活潑之一大時期。蓋自兩漢以來學者，專業一經，師弟相傳，墨守舊說，而無復創見。馬融、鄭玄、王肅之徒，所為畢生事業者，止於該統衆說，箋註羣經。至唐重加疏解，演繹周詳，委曲旁貫，愈趨於繁碎叢冗，使人生厭倦之心。然上世之名物度數，後人得以推明者，亦不可謂非漢唐諸儒之功也。中如揚雄、王通、韓愈輩，自任甚勇，藐薄諸儒，一意以遠紹先聖為志。然究無甚發明，太玄擬易，法言效論語，文中子一書，其語氣務仿宣尼、韓氏之原道、原性、師說等篇，固有益文字，均之不足以標示異彩也。然則自漢至唐，專於講習，鑽研故紙而已。有宋學者，苦漢

宋理學化
合儒釋道
三元素

宋儒參取
二氏之論
證

唐之煩碎，不役心於章句，直闡發乎精神。南北兩思潮，導源於先秦，並流於魏晉，經六朝李唐，而又有身毒思潮之混和，大奮其勢力。於是而至宋儒，乃融會貫通，發爲性理之學。故宋儒者，實能化儒釋道三元素，而生一新元素者也。試略就宋儒與佛老之消息言之。宋儒陽排釋氏，實陰入佛門，講禪悟者也。與韓愈不闕佛書，力斥佛老者，殊科矣。周敦頤之於僧壽涯，朱熹之於妙喜禪師，皆以他山之石攻玉者也。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語，取於杜順之華嚴法界觀，亦合於道家混成之說。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者，不外參禪悟徹之功。而明道行狀，謂「其出入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不啻其明證已。張子之正蒙曰：「知死之不忘者，可與言性。」其西銘之「民吾胞也，物吾與也。」何莫非竊取佛家之語，與其慈悲之意乎。邵雍傳陳希夷河洛之學，尤近於道。而謝良佐謂其皇極經世之學，發於廬山一老僧。後儒斥其不醇，則以調和之功，未能如程朱之翕合無間也。陸象山直指本心，則幾全入禪學中矣。况如彼

大學中庸
之發明

宋理學及
於政治之
弊

宋佛門中
之能者

歐陽修之於契嵩，林逋之於智圓，蘇洵之於祖印，蘇軾之於了元，其交遊最密，尤爲世顯著者乎。觀伊洛淵源錄，朱子語錄，程門諸賢，如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等，皆歸於佛老。一時學士大夫，滔滔皆是。以定靜參悟心性，合道清虛，取佛老之純理，明孔孟之教義，是爲當代思潮之大勢。而轉掩蔽其原，謂其理吾儒盡具，至尋取小戴記中之大學中庸，尊之於論孟之首號，爲四子書，用示所本，資便附會。竊人之所有，而揀伏其贓，復深拒之者，則以佛老有蠹於政治，不可以爲教。是雖宋理學者之陋，抑亦苦心之所蘊藉也。究之以禪學飾儒術，推行之於政治，終非所宜，而歸於虛弱，不能自振。其與晉室清談之禍，豈絕遠哉。宋之儒家，雜有佛學之修養，而宋之佛家，亦多有儒學之修養。楊億爲譯經使，贊寧乃爲翰林編修也。佛家之著作，極有名於後世者，若延壽宗鏡錄，道原景德傳燈錄，道成釋氏要覽，契嵩輔教編，圓悟碧巖集，不可殫數。而契嵩尤以學問文章名一世。李覲嘗著潛書排釋氏，見輔教編而太息曰：吾輩之議論，曾不

若一卷般若經。而歐陽公亦曰，不意僧中有此郎。王安石嘗問張方平曰，孔子逝後，百年而生孟子，孟子以後，無復及者，何吾道之寥寥也。方平對曰，豈無人哉，如馬祖，雲峯，岸頭，雲門，皆騏驎千里之才，孔孟之教，不能勒住此輩，皆去而歸釋氏。安石以爲然。張商英亦歎爲至論。佛門之才，何嘗遜於儒哉。宋之於佛，雖若陽加排擠，而陰實致其功。况天子宰相，如真宗，仁宗，王旦，文彥博，富弼，張商英，蘇易簡等，皆極崇信，足資風樹者。宋之道學，實儒佛合成之變相也。

宋之文以
理勝
古文家輩
出

勃文變唐
而別開一
派

宋崇樸學，文章雖襲前人之遺軌，而黜浮華，務以理勝。故能遊心萬仞，漑液羣言，不爲所囿，駸駸乎欲駕而上之。文則歐蘇曾王以外，若劉原父兄弟，司馬君實，周茂叔，李泰伯，張橫渠，朱晦菴，陳同甫，葉水心，樓攻媿，魏鶴山之倫，皆非後世號爲古文專家者所易及。初未嘗以步趨韓柳相矜也。宋初楊劉之學，盛於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猶未變唐體。至歐蘇於韓柳古文外，而於制誥表奏，乃亦以博學富文，爲長篇大句，叙事達意，曾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荊公尤

詩家之概

深厚爾雅，純乎義理之言。南渡以還，初寮浮溪，平園秋崖輩，覃思殫慮，語多精妙。一變藻麗而爲清淡，去綺習而作庸言，此又宋人所開之一特色也。詩初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崑體，楊劉最著。晚唐，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歐蘇梅宗之，參以太白昌黎。至蘇黃，更跨厲焉。流而爲豫章詩派，號爲宋詩淵藪。蘇轍城有言，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宋人喜聞道，故其詩與唐人異其面目焉。

第十四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

宋政治上之特色

宋之學風，既融取佛老，以緣儒術。故其以儒術見於政治上者，君相之精神，常與漢唐異。修身愛民之主義，爲宋人所獨顯之特色。三百年中，希見有點訐跋扈之臣，但覺其過於仁柔，失之文弱。趙匡胤少起於無賴，而其立國，則專嚮儒臣，嘗謂宰相必用讀書人。趙普開國首相，嘗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

四子書至
宋始大顯
之故

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曹彬之伐江南也，太祖戒之曰：勿暴掠生民。彬亦克體其意，不妄殺一人。真宗朝，與契丹和戰議起，寇準進策曰：不如此，數十年後，彼復生心。真宗曰：數十年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宰相李沆喜讀論語，嘗曰：爲宰相者，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觀此數事，可知宋之爲政，主於苟安。故終宋之世，有守無攻，疆圉日蹙。論語之研究，至宋始當行出色，其後復佐以學庸，足可爲宋儒政治思想之代表。故其終也，陸秀夫擁護末帝，而於厓山舟中，猶講大學章句。王安石獨多所興造，而羣情感不便之。司馬光入相，並無積極之實政，但一反其所爲，取消其法而已。而朝野翕然歸賢，足見無動爲大四字，爲宋人奕世之圭臬。此其所以少事功，而多玩於空理也。

宋所收儒
教之功

宋以仁柔致敗，然其收儒教之功者，固亦有焉。五季之亂，篡奪相仍，視君臣易位如奕棋，士大夫忠義之氣，掃地以盡。宋興，濟之以文德，明君臣之分，嚴禮誼。

之防，優遇隱逸，以勵名節，登用賢俊，以厚廉恥，慶歷之際，尤稱極盛。時承太宗真宗之後，國是已定，天下士民，漸習於義方。天子恭儉，勤民恤物，終始如一日。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人才輩出，羣賢滿朝，務以道義之心，忠正之氣，磨礪天下。故汴京既陷，猶支撐江南半壁之天，李綱、宗澤、岳飛、張浚之倫，義膽忠肝，堅如金鐵，前仆後繼，蹈刃無難，故能以積弱捍疆胡。及夫國祚沈淪，崎淪海嶠，四方之義士，仍繼起不絕，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之所爲，存一綫於洪濤，被英風於千載。迄今讀胡銓之封事，文信國之正氣歌，謝枋得之却聘書，其有不感激自興者乎？是不可謂非三百年勸學養士之餘澤也。

古文因理
學而益發
達

制科變法
與論文

唐之取士以詩賦，宋之取士以策論，故宋之文學，不在詩而在文。文主明義理，故韓愈所倡導之散文，爲適於發達焉。其間文運之遷變，亦可肇分一時期。前半期振復古之氣運，後半期導八股之產生。按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託墨義十。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

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參見第一篇第三章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故論理之文，稱極盛云。

國運文運
鼎盛時期

三百年間，作者如林，而誇一代文物之盛者，則在仁宗以後，哲宗以前。奎星照爛，欲掩諸家，則尤推蘇軾父子。此如李杜二家之於唐，爲國運文運大轉之候。邵康節聞天津橋上杜鵑聲，而歎地氣之遷徙，天下之變不遠矣。旣而靖康之難，徽欽北狩。江左偏安，苟延殘喘。隨國勢之升降，而文風亦遂截然不同。北宋累葉承平，士大夫爭以氣節相高，廉恥相尙，一掃五季之卑陋，有雍和博大氣象。臺閣文章，尤爲可誦。及至南宋，國勢不振，天下多事，悲壯激越之音，痛哭流涕之文，繼踵相因，是亦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也。

北宋與南
宋之文風

第十五章 西崑體

五季爲文
學黑暗時
代

西崑體前
之作者

西崑體之
勢力

五季五十餘年間，天下紛亂如麻，日尋干戈，元元之民，墜於塗炭，無復絃歌之聲，是爲中國文學黑暗時代。宋開景運，點檢爲天子，雖禍亂少息，而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野樸陋，之作不絕也。五代時，江淮吳越間，較爲清晏，故其文學稍足稱。羅昭諫之在錢氏，可謂江東獨步。詩文以刺譏爲主，氣雄調響，幾欲方駕玉谿。然淺露紛呶之態，往往而有。沈顏之於吳，亦嘗有意矯當時之浮靡矣。仿古著書百篇，而文特骯髒。南唐之作者，有韓熙載，徐鉉，皆擅長制誥碑表，詞理精當。鉉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後入於宋，爲散騎常侍，同時有鞠常，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盛倡駢儷，慕徐庾及四傑之體，而才未足以赴之。及楊億起，而與劉筠，錢惟演，互相唱和，轉相切磋。三人同聲，上格調，練才藻，於文於詩，皆宗法義山。一時爲之風靡，而文體一變，卽所稱西崑體是也。末流之襲楊劉者，乃入於奇險僻澀，而文風益下。

西崑體者，有宋文學之新紀元也。其詩在當時最有勢力，因楊億所輯西崑詠

西崑體之
作法

唱集得名。詩二卷，凡五七言律二百四十七章。楊劉錢以外，有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丁謂，刁衍，張詠，任隨，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共十有七人。蓋楊劉錢三人，或知制誥，或直秘閣，居清貴之地，以負其秀傑之才，故能振起風流，動人觀慕。其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果爲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及夸者爲之，徒失於爛熟，無復空靈縹緲之神韻。往往竊取義山詩句，生吞活剝，覷然不恥。後村詩話謂西崑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

淚 一 一首錄一

楊 億

西崑體之
詩例

錦字梭停掩夜機。白頭吟苦怨新知。誰聞隴水回腸後，更聽巴猿拭袂時。漢殿微涼金屋閉，魏宮清曉玉壺欹。多情不待悲秋氣，祇是傷春鬢已絲。

同 前

錢 惟 演

家在河陽路入秦。樓頭相望祇酸辛。江南滿目新亭宴，旗鼓傷心故國春。仙掌倚天頻滴露，方諸待

月自涵津。荆王未辨連城價。腸斷南州抱壁人。

同 前

劉 筠

雍門琴罷已浪浪。更上牛山半夕陽。楚澤雲迷千里日。蘇門歌斷九迴腸。寒梅帶雨飄離席。尺素停燈作報章。湘水乾口終未盡。豈徒萬點寄疏篁。

西崑體之
敵

五代之間，多宗奉李商隱，唯喜字面綺麗，而未得其用意深厚之所在。西崑諸家亦然。楊大年嘗以爲「商隱之詩，其味無窮，杜甫比之，則亦未免村夫子面目。」是可知其篤嗜之深矣。歐陽文忠曰：「楊大年與錢劉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敵。」又曰：「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語其詩之律切精工者，自不可廢。」而歐公之尤惡之者，則以其碑版奏疏，頗傷雕摘，然五季以來，燕鄙之習，由茲盡矣。

西崑體掃
五季燕鄙
之習

楊劉小傳

楊億，字大年，建州人。雍熙初，年裁十一，召試詩賦，授祕書省正字，時號爲神童。眞宗時，累擢知制誥。

入翰林爲學士，兼史館修撰。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仁宗時，追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夏英公言其文體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劉筠，字子儀，大名，人，爲楊億所識拔。士累遷知制誥，翰林承旨，龍圖閣學士。爲文以理爲宗，辭尚縝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與楊億齊名，號楊劉。兩家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錢俶之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文僖。與楊劉鼎立，號江東三虎。

崑體盛行
中之不入
時風者

當楊劉倡爲崑體之際，同時有柳開、穆修、王禹偁、寇準、魏野、林逋、潘閔等，另闢蹊逕。文則柳穆習爲淳古。詩則王禹偁及徐鉉兄弟、李文正昉、王漢謀奇，爲白體。寇、魏、林、潘，學晚唐，曰晚唐體。特掌霸權者，當推崑體諸公耳。

韓道大行
自柳開始

柳開字仲塗，開寶六年進士，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宋之爲古文者，實自開始。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於子厚耳。既而易今名，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然其體艱澁，可謂明而未融。門人張景，從開學，爲古文，名最高。嘗謂景曰：『吾於書止愛堯典、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

水心對
於柳穆諸
人之貶詞

王元之
之文品

企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開之謹於許可者如此。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不誣也。穆修，字伯長，祥符二年舉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爲文沿沂韓柳而能自得者。其後一轉而爲尹洙，再轉而爲歐陽修，功亦不淺。惟病出異標新，往往有僻論。水心葉氏曰：「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柳之來賢亭記，張河南尉廳壁記，穆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劉符月亭記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爲尙，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固極天工之巧麗矣，彼怪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要其所譏，而轉移風氣之巧，固不可沒哉。時在伯長前者，有王元之禹偁，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知制誥，出知黃州卒。詞學敏贍，獨步一時，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水心葉氏謂：「其文簡雅古淡，不甚爲學者所稱，以無師友議論故也。」

寇準，字平仲，下邳人，太平興國中進士。凡三入相，封萊國公，諡忠愍。善屬文，尤長篇什，多得警句，而淒婉有致。林逋字君復，錢塘人，隱於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長吏歲時勞問，仁宗賜諡和靖先

生喜爲詩，其語孤峭沈澹，如其人。魏野字仲先，蜀人，隱於陝州之東郊，號草堂居士。真宗聞其名，召之，野閉戶逾垣而遁。爲詩清苦，多警策。與寇準、王旦相善，每往來酬唱。潘閔字道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而淡雅清勁，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

宋初諸家
有待於進
展之觀察

宋初文學，承唐末五季之流，爲聲偶者浮麗，攻古文者笨拙，學西崑者則脂粉塗附，好晚唐者又蕪野爲累。物極則返，氣運之待轉者，蓋有如窮冬之候矣。

第十六章 歐陽修與文運擴新

歐陽修
代宗匠

蘇尹左右
之功

起趙宋文運之衰，而爲一代詩文宗匠，以轉移天下之風氣者，惟歐陽修。修固宋文學界極有力之人也。然有六朝之綺習，而後顯伯玉之高蹤。有元結、獨孤及之前驅，而後產韓昌黎之矯厲。壯文學界革新之勢力，夫固有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者，則尹師魯、蘇舜欽左右之功，不可忘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始判官西邊，累建討夏之策，不用。以事貶筠州監酒。師魯爲人，內

尹師魯小傳

蘇子美小傳

剛而外和，與其弟學古文於穆伯長，且傳其春秋學。爲文古峭勁潔，有出藍之譽。繼柳穆之後，尤卓然可傳。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之文千餘言，而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自唐末文章卑弱，天聖初，洙與穆修振起之。然二人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面意猶不足也。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爲無益而廢事。

蘇舜欽，字子美，景祐中進士，累進集賢校理監。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益讀書，買水石自適，發其憤懣於歌詩。爲體豪放，軒昂不羈，如其爲人。而蟠屈爲吳體，又極平夷妥帖。歐陽子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

梅聖俞之詩說

義之說，爲文簡古純粹，然最喜爲詩，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發之，故平生所作，於詩尤多。嘗言：『詩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又曰：『詩句義理雖通，而語涉淺俗可笑者，亦其病也。』故其詩古淡深遠，外槁而內腴，自成一家特色，然不善學之，則枯淡而無味。故蘇黃以後，傳其派者希。惟陸務觀重之。歐陽子曰：『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之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文如尹穆，詩如梅蘇，固已履革新之運，而兼之而大者，實爲歐陽修。宋興七十年，至天聖景祐，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公出，天下爭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之功爲多。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賢，而親誨之。家貧，不能得紙筆，令以地畫荻學書。稍長，借書隣里，遂博極羣書。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工儷偶之文。及得韓愈遺稿，心好之，苦志探頤，忘寢

歐陽修之
並其勢
振起文雅
力

韓文在唐
未盛之故

古文興起
之功安在

古文可稱
今文

與食，必欲與並轡相馳，方以應試而未敢爲也。既舉進士，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出韓文而問學焉，與論議當時事，迭相師友。又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唱和。雖皆在諸君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時進士文章，務爲鈎章棘句，修知貢舉，痛抑之，風氣爲之一變。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聞風興起，由其汲引獎進以顯。而後宋之文運大開，修誠極關重要者也。晚號六一居士，熙寧五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忠。

文自晉宋以來，僵偶盛行。其有爲散體者，或蹇澀不得流暢，同陷於腐濫而鮮生氣。唐韓愈氏銳然一返於古，雖有倡導之功，顧未能迴已往之勢。此則由於當時詞科之制然也。故雖盛於一時，而未

能暢於後世，其遺文亦不多見。此柳開歐陽修得之，所以如獲異珍。惟古文興起之功，在於洗去脂粉之浮飾，刊落雕繪之工巧，一顯本來面目，說理寫事務求明白，而運之以抑揚生動之姿。稱曰起衰，似近偏主，然其摧陷廓清之績，不可沒也。與其謂爲復古，無寧謂之開來。後此散語之流行，實可推胎源於此。宋人考試尙策論，策論主於明理，明理非散語不爲功。故張耒論文，求工在於務理，而

周子濂溪乃謂文以載道，以故韓之道，至宋而大行。今之論文者，拘歐美所謂文學之眼孔，欲排之於其外，非篤論也。

歐陽之文
品及其評
價

修以精該之經學，具犀利之史眼，以故論事有制，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當，爲文平淡溫潤，極紆餘委備之致。凡人少年之作，有英氣，有霸氣，及至晚年，始老成圓熟。而公之文，無不溫溫然有君子之容。其晚年，嘗自編次平生所爲文，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蓋成於推敲改竄之餘也。論公之文者多矣，舉其尤善者。蘇明允以爲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東坡次其集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王安石曰：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海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

歐陽之詩
品及其評
價

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修之文學，韓詩亦學韓，而參以李杜。矯崑體而變之以坦夷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復不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園倒廩，無餘地。然公詩好處，不在此也。其婉麗雄勝者，雖崑體之工，未能易之。如廬山高，明妃曲，爲公最得意之作。嘗自稱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是雖酒中傲語，亦可想見其自負矣。而後村劉氏，謂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亟推宛陵爲開山祖師。宛陵於當時風氣，誠有挽正之功，然得廬陵而宣導之，遂有蘇黃等繼起以宋詩之面目。陽歐之於詩界，亦不可謂非創闢者也。

廬山高，大抵學太白，不載。今載其明妃曲兩篇如下。

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

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與修同時而能古文者，有石介劉敞兄弟。介字守道，天聖八年進士，遷直集賢院。爲文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無所忌諱。陸放翁謂「其文老蘇不能及」，殆未必然。歐公重其人，非以其文也。敞字原父，慶歷六年進士，累遷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學者稱公是先生。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好摹仿古語句度。歐陽公不稱其文，但賞其博學。或曰：原父將死，戒其弟敞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自有知我者。其後東萊、水心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間。實則原父之文，雖稱雅健，然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太肖。溪逕未化，未足躋歐王也。弟敞字貢父，號公非先生，亦博極羣書，同時中第。敞性醇靜，敞則才鋒敏捷，詞辯雋利。著作亦各肖其爲人。然沉酣典

石介及劉敞兄弟

籍文章爾雅則一也。馮子奉世字仲馮亦有名世稱三劉。

歐陽氏之
新駢體

修於散文，既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挈有宋文章之領矣。而朝廷制誥，縉紳表啓，如英公大小宋，固猶未脫楊劉之綺習也。修奮然爲之，獨宗陸贄，尙雅雋，行以流轉之筆。如亳州乞致仕第二表，『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云云。南豐荆公從而和之，而荆公尤喜運經語，脫口而出。子瞻兄弟更號英偉，去濃麗而宗雅澹，遂蔚爲宋駢體之特色。而風氣亦自修開之，修誠人傑矣哉。

夏竦及宋
庠兄弟

與修同時，而以駢儷騰聲者，有夏竦宋庠兄弟。竦字子喬，以父蔭累擢知制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英國公，諡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善爲文章，尤長儷偶之語。詞藻靡逸，有燕許遺軌，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而爲人姦佞。庠初名郊，字公序，諡元憲。弟祜，字子京，諡景文。天聖中，兄弟同榜進士，俱歷顯仕。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公序館閣之作，沈博絕麗。

子京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謂其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者是也。

曾鞏王安石

曾鞏，王安石，同爲修所獎進。其在政治上之勢力，曾不及王，而文章則曾之溫雅，與王之精悍，均爲古今有數大家。

南豐之文
品及其流
派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也。幼聰敏，有行義，及冠，才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勸舉進士。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卒。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之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文懷驚奔放，雄渾瓌偉，自負要自劉向，藐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職守，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瞻裕雅重，自成一家。歐公門下士，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云。方以智曰：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曾本儒士，乏才氣，其文典雅有餘，精采不足。朱熹始推尊之，又自學之。明清諸家，亦皆宗尙，如方望溪一輩，所謂桐城派諸人，皆是。蓋凡才氣短者，多避光華偉麗之文，喜沈靜溫恭，其極流於庸腐熟爛。學南豐之文，其弊有如此者。詩多醇厚，可誦，要不及文，然比於蘇洵爲勝。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也。博聞彊記，一過目，終身不忘。論議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以矯正一世爲己任。釋經義，不取一切先儒傳注。著字說，務出新意，多穿鑿附會。而其屬文也，運筆如飛，初若不經意，及成，見者莫不服其精妙。曾鞏導之於歐陽修，修爲延譽，登進士第。及後得志，鞏不復與交。神宗嘗問安石於鞏，鞏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獨吝於改過耳。神宗夙奇其文，召爲翰林學士，遂入相。卒諡文公。爲文簡練雄潔，拗折峭深，其一種精悍之氣，於他人所不能見者。蓋其本在韓非子，當時於南豐眉山之間，自占一席。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晚年律尤精嚴，造語使字，頗以險絕爲功。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云。

宋自歐陽出，拔識曾王蘇氏父子，爲之羽翼。而後韓柳之氣勢振，宋之文章稱極盛。後之作者，奉爲師法，不惟風偃於宋時，且流被於元明清三朝而未有艾，足知韓歐之爲功遠也。所謂唐宋八大家，於此焉備矣。

韓柳之古文，至五代時廢墜。宋柳開、穆伯長、歐陽永叔起而尊之。而歐公又躋顯位，並得同氣尹師魯兄弟、劉原父兄、弟梅聖俞、蘇子美，及曾王三蘇諸人，磨礪講貫，而其風始大暢。後進之士，慕而效

八家有在
宋之勢力

八大家名
之由來

之於是侯官王深父等宗歐，唐子西則學蘇。紹聖之間，王學盛行，建炎以後，蘇文復盛。其風起後學，有如此者。自呂祖謙取韓柳歐曾諸家文，爲古文關鍵二卷，以教初學。樓昉又本呂氏之旨，撰古文標註五卷，益之以史漢之文，而大張之。自是以來，學者童習。文學界遂爲韓歐之勢力圈定矣。其不取王文者，則本政治之見而却之，而其文實屹然自成一家也。至明洪武時，朱伯賢采摭韓柳歐曾王三蘇之文，爲八先生集。至王遵巖選輯爲八大家，茅鹿門復評點而刻行之，至是八家之名乃定。

第十七章 洛黨與川黨

宋自安石創行新法，遂有黨派之爭。其始安石出歐公門下，當時號爲賢者，咸莫不與交。及參政變法，以不合一般人守舊之心理，遂啓反動之機。始蘇洵論辨姦，旣而呂誨斥爲大姦，而司馬光蘇軾等更爭之尤疾。諸人旣不與合作，不得已而求同志，於是曾布、呂惠卿、章惇之徒，乃起而附之以行。亦毀司馬光等姦邪，排擯不遺餘力。彼此水火益甚。元祐時，司馬光爲相，一反安石所爲。紹聖

宋之黨禍
情形

初，章惇爲相，復繼元祐之政。蔡京尤一遵安石舊法，並以昔日反對之文人學者，如司馬光、呂公著、程頤、蘇軾、黃庭堅之倫，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爲大碑，樹於端禮門，並禁學者，不得治其學。自是元祐之黨人，一貶斥於紹聖，復追復於元符，再追奪於崇寧，又追贈於靖康。雨覆雲翻，而宋室亦於以傾陷矣。其間復有洛黨、川黨、朔黨三派。洛黨以程頤爲領袖，是爲道學派。川黨以蘇軾爲領袖，是爲文學派。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其力較弱，而關係較輕，茲不論。是三派者，皆所稱正人君子，而亦不相容。誠袁子才所謂宋不亡於小人，而亡於君子者也。

道學派之
文學見地

程頤爲道學派之宗，其論學與本書無關，故略而弗著。而其對於文學之見解，與其所及之影響，則有不可不知者。嘗謂學者溺於文，是爲玩物喪志。以爲文者，道之所寄也，非道則文不足貴。有王子真者，嘗寄藥與頤，頤云：「無以爲答，且素不作詩，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爲閒言語耳。」古人作詩無若杜甫，如穿

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他則甚。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自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又云，『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既用功，則於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見吳曾漫錄其論其詩，具如此，故道學家所爲之詩文，總不免有腐氣。然其直說事理，務極明白，不施粉黛，不炫色彩，所爲語錄尤近淺俗，則又可爲今矜言白話文學者之所祖也。又謝華入質，自一轉爲韓柳之古文，已伏有道學派之祈嚮。更流轉於周程諸子，而質直復加厚焉。是亦有造於宋以後文學界之趨勢。漢以來，文士與經生別，宋以後，辭人與學者，又判然兩途矣。

道學派與
白話文

辭人學者
分途

頤字正叔，河南人，世稱伊川先生。其兄灝，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二程爲學氣象各異，頤嚴正，灝和煦。語錄體之文，自二程仿釋子而始有之也。二程出於周敦頤之門。敦頤字茂叔，道州人，世稱濂溪。

先生嘗着太極圖說，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說道德之根本，修身之真諦。與二程同時者，有邵雍，字堯夫，諡康節。始陳搏傳其易學於穆修，以授北海李之才，之才傳雍。雍妙悟神契，能通天地造化，與陰陽消長，著有皇極經世。又有張載，字子厚，號南軒，世稱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其西銘極言理一分殊之致，二程深服其說，而楊時獨疑其近於兼愛云。時字中立，號龜山，與謝良佐游。醉呂大臨，並遊於二程之門。世有程門四先生之稱，而龜山名望尤高。年躋耄耋，爲南渡後洛學大宗。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之學，皆其所從出也。

洛蜀兩黨
之軋轢

頤矜持禮法。而蘇軾才高氣一，時跌宕自喜。嘗以頤之行爲姦僞，目爲鑿糟陂裏叔孫通。而頤之徒亦排之，以爲空言而無實。軾以文章鳴海內，所與遊者，皆一時豪傑，足揚宋代文學界之光輝。說見後軾與其父洵，弟轍，世號爲三蘇。

洵字明允，號老泉，蜀之眉山人。至和嘉祐間，挈其二子軾、轍，游京師。時歐陽修有大名，上所著權書衡論二十二篇，修大奇其文，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軾字子瞻，洵長子，嘉祐中，與其弟轍，應禮部試，爲歐陽修所得士。英宗卽位，軾直史館。神宗朝，與王安石不合，出知密州，坐烏臺詩案下獄，尋赦。

三蘇小傳

貶黃州。軾在黃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與程頤之徒不合，出知杭州。紹聖初，斥逐元祐黨人，貶儋耳。徽宗卽位，赦還，卒於常州。高宗時，追諡文忠。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謫黃州，杜門深居，馳聘翰墨，其文一變。平生所爲詩、騷、銘、記、書、疏、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爲文，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轍字子由，洵次子。年十九，中進士第。宣仁臨朝，擢中書舍人，尋拜尙書左丞、晉門下侍郎。紹聖初，謫置雷州。徽宗時，北還，致仕。築至於許，號穎濱遺老。著有古史、春秋傳、老子解，自謂得聖賢遺意。

三蘇之文
品

三蘇之文，多得力於戰國策、史記。而洵尤古勁簡至，其鍊字鍛句處，二子容有不及。曾子固曰：『明允爲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子瞻之文，其飄忽變化，類莊子，俊逸雅健似賈誼，圓轉周到，又與陸贄相若。蓋無所不有，無所不能，嘗

三蘇之詩品

自道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湧泉，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則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又曰：『文無定形，唯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來論子瞻文者多矣，不如其自言之爲得也。子由文委曲明鬯，言理處精該沈著。而朱子謂『東坡文較明白，子由文不甚分曉。』則以爲不及其兄云。

三蘇之詩，洵所作極少，亦非其所長。轍詩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亦終非乃兄之敵。子瞻詩大抵才思橫溢，觸處生春。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恠，終歸渾雅。趙甌北曰：『以文爲詩，始自昌黎，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天生健筆一枝，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而爲一大家也。』且不特詩文然也，於詞，於書，俱臻絕妙。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文章爾雅，而詩不足傳。惟坡公兼而有之，信乎爲古今有數人物。

第十八章 江西詩派

蘇門六君子

二蘇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天下之依以揚聲者，望塵唯恐弗及。陳后山有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蓋世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云。其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鼂無咎，長公客也。張文潛少公客也。時謂之蘇門四學士。加陳師道，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鼂張長於議論文字。在蘇門爲最著。師道晚出，其名稍次，李方叔則更次之。

六君子之
品題

魯直與秦少章書云，「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則當付之少游及鼂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清麗若桃李，鼂論崢嶸走珠玉。」鼂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舉，化行閩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

雖曰標榜之言，足見其各有特擅矣。

山谷爲宋
詩家宗祖

山谷作品
之病處論

魯直名庭堅，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與子瞻並稱，謂之蘇黃。爲詩奇崛，所謂江西詩派者宗之。是爲宋詩一大變。後村劉氏曰：『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擗撻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史稱其『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也。』亦善文，文學西漢。子瞻嘗荐之，自代曰：『瑰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惜才力褊局，不能汪洋恣肆。東坡嘗云：『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又或謂『其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無一點塵俗氣，所恨』

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在元妙窟裏。』誠不免有此病也。

無咎

無咎，名浦之，嘗作七述，敍杭州山川人物之盛麗。時子瞻亦欲有所賦，見其文，遂閣筆，屈行輩與之交。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因以進御。神宗曰：『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嘗自謂喜左邱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人亦以爲兼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躡張云。

張文潛

文潛名耒，仕至起居舍人，在四學士中獨後亡。詩文兼長，故傳於世者尤多。同時鮮有其比。晚年詩效白樂天。樂府效張籍。初與秦少游同學於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文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子各以所長名家。

秦少游

少游名觀，號大慶，元祐初，蘇軾荐爲太學博士，遷國子編修。善爲文，詩詞兼工。子瞻嘗謂李薦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

陳后山

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時女步春，終傷婉弱，蓋可謂確論矣。

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號后山。少從南豐學爲文，後喜黃魯直詩，復從之遊。元祐初，蘇軾薦爲棣州教授，終秘書省正字。爲文簡潔有法度，詩學豫章而造詣平淡，真趣自然，亦豫章之所未及也。論者曰：庭堅學杜，脫穎而出，師道學杜，沈思而入，寧拙勿巧，寧樸勿華，雖非正聲，亦云高格。薦字方叔，東坡知貢舉，得試卷，以爲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後竟不第。爲文才辯縱橫，去蘇之本體最近。

李方叔

江西詩派
圖

江西詩派之說，起於呂居仁。紹興中，居仁自嶺外歸，居臨川。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龔沖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傀，潘大觀，林敏功，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等，以爲法嗣。若釋子之傳衣鉢者。然所列二十五人，其爲知名之士，有詩傳於世，爲時稱誦者，止數人。餘多無聞焉，亦濫登其列。以是前輩多有異論。居仁名本中，好問之子，祖謙之祖。靖康初，權尙書郎。紹興中，賜進士第。少學山谷爲詩，後人以其詩入派。

中。又與居仁同時，有曾文清吉父，乃贛人，詩與山谷相近。居仁嘗以詩往還，而不以入派。後村劉氏，嘗以此非之。又南豐曾紘伯容，與其子思顯道，詩皆源出山谷，而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蘇黃勢力之及於宋文學界之大，有如此者。

江西詩派
之貶詞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呂居仁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亦非也。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又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

平日語學者爲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爲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據此，豫章之學，南渡後雖猶盛，已漸有人不滿，而來反動之機矣。

第十九章 南渡後之文

南渡後之
士風

宋自南渡以後，國勢日非。其始也，忠臣義士，猶感激奮發，陷胸決脰，以與金人爭旦夕之命。既而河山清謐，半壁堪懷，北狩之奇辱，日遠日忘，姑息之和議，相引相蔽，無復雪仇之志，共就處堂之安。孝宗光宗時，猶有一二英傑之士，踔厲風發，昌言恢復。及韓侂胄一啓兵端，師徒撓敗，秋後餘熱，遂不復振。懲羹吹壺，蜩縮鼠伏，在位者以持祿容頭爲上策，論學者以心性理氣爲空談，暮氣酣恬，終以弱喪。此南渡以後之士風也。

南渡後之
文風

自王安石罷詩賦墨帖，專尙經義。行之既久，於是始開場屋之文風，專以應試獲雋爲幟志。其爲之風槩者，如呂祖謙之東萊博議，陳君舉之八面鋒，皆足以

朱熹對於
文字之痛
論

導士子於庸冗熟濫之域。重以濂洛派之道學，習氣日趨濃厚，故亦日流於迂疏淺陋。欲求宏麗雄駿之作，實渺不可復得。南渡之始，時勢斗變，本其感奮之氣，不少斬峻之裁。若李剛之雅健，胡銓之嚴正，有足稱者。迨其後，文多緩漫，痺痿，毫無振作之態。矯亢者失之囂，沖容者失之弛。朱子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尙如此。又曰，時文之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及紹興渡江之初，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又曰，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章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按其所由然，前言兩事盡之矣。

宋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乃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設詞學兼茂。詞科之興，最貴者，四六之文，又謂之敏博之文。士大夫欲遊場

四六文之
貴重

詞林與國
運之消長

蘇文勢力
之披掩

古文家

永康學派

屋，卽工時文。旣擢詞科，舍時文，卽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爲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結知當路，受薦舉。至有以一聯之工，而受終身之官爵者。嘗有祖父子孫，繼登卿相，悉皆詞科之人。四六之見重於當時者如此。然世道休明，詞氣盛壯。及其衰也，則惟誇對偶，炫精切，日巧日小，無復典直宏大之觀矣。

宋南渡後，乾道淳熙間，蘇文盛行。舉子翕然宗之，號乾淳體。當時至爲之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羊羹。』雖不及慶歷元祐之盛，而能文之士，若朱熹，陳亮，呂祖謙，鄱陽三洪，周必大，樓鑰，葉適輩，於散於駢，皆足以追北宋之矩矱云。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淳熙中，詣闕上書。紹熙四年進士。爲人才氣超邁，修皇帝王霸之學，金銀銅鐵，混爲一器。所上書論治體本末甚悉，尤喜談兵。爲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洄漩起伏，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然不無涉夸厲之處。同時有劉過，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嘗以書抵時宰，陳

恢復方略不報，因放浪江湖間。亮等尙事功，稱永康學派。常與朱熹之論齟齬，後人重熹而輕亮，譏爲相豪而謂過尤爲躁妄云。

洛學派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年十九登進士，光宗時，除江東轉運使。寧宗欲嚮用之，而韓侂胄誣元晦爲不軌，謫永州，胡紘、沈繼祖復共論元晦十罪，因奪職，已而有余嘉上書，請斬熹以絕僞學，宰臣斥之，乃止。熹爲二程嫡派，南渡後之大儒也。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同時有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象山兄弟爲學尙靜，欲先使人明發本心，以謂六經皆我註脚，其後王陽明致良知之說本此。學者兼稱陸王，與朱之爲學迥異。兩派學者，經元明清，常互相譏擯，結爲門戶之爭。而當時欲爲調解之呂祖謙，卒亦未能奏效。祖謙字伯恭，學者稱東萊先生。與朱熹甚相得，嘗於淳熙二年，與朱陸爲鵝湖之會，辨論旬日，終不相下。熹文宗韓歐曾，而平正明暢，無語錄粗鄙之習，南宋莫有過之者。東萊文喜馳肆，然較爲淺云。

永嘉學派

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才雄學博，雅以經濟自任。爲文藻思英發，而主於語必己出，峻潔醇雅，凌跨一代。同時瑞安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其學以通知古今，講求實用爲本。爲文不空談性命，喜

西山鶴山

經世以博名高。世以適等之學，主博通致用，稱永嘉學派。

宋嘉定以後作者，獨推真德秀。魏了翁，德秀字景希，慶元五年進士，學者稱西山先生。德秀承乾淳諸老之後，競推爲正學大宗。文恣肆條鬣，於詞命尤爲擅能。了翁字華父，號鶴山，與德秀同年進士。爲文根柢醇正，而紆餘宕折，出以自然。亦善制誥，稱爲當時大家。

右南渡後之爲古文者。

王安中，字履直，號初寮，爲文瓌奇高妙，於制誥最爲長。政和中之健者，汪藻字彥章，高宗朝，拜翰林學士，爲文文從字順，體製渾成，有浮溪集。自徽宗來，初寮外，渠稱獨步。其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感動人心，幾於陸贄與元之詔。孫覿，字仲益，靖康時爲執法詞臣，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贄，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代高麗謝賜燕樂表，尤膾炙人口。綦崇禮字叔厚，十歲能作邑人墓誌銘，最工四六，典雅精切。

南渡中

鄱陽三洪，适、邁、邁，尤有盛名。适字景伯，邁字景嚴，邁字景盧。三洪於孝宗朝，均歷顯宦。适諡文惠，邁諡文安，邁諡文敏。其文士林以爲楷式。周必大，字子充，封益國公，晚號平園叟。孝宗朝，歷右丞相，拜

南渡末

少保善於制誥，亦能古文，然不免詞科習氣。樓鑰，字大防，號攻媿主人。隆興初進士，寧宗朝參知政事。攻媿駢散語，比益公爲進。大率詞氣雄渾，援據該洽，銜華佩實，兼有衆長。其題跋諸篇，尤資考證。攻媿以後作者，有真西山、魏鶴山，而李公甫亦其著也。公甫名劉，號梅亭，嘉定初進士，官中書舍人，寶章閣待制，遊於西山之門，爲文以流利穩貼爲主。西山嘗指竹夫人爲題，曰：「蕲春縣君祝氏，可衛國夫人。」劉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凶方之風。」西山擊節嘆賞。蓋運用詩書全語，又皆婦人事也。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劉以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兆。」時方有蜀警，人咸賞其中的。所謂又巧又小也。著有四六標準四十卷。

右南渡後之爲駢文者。

第二十章 南渡後之詩

元祐以後，詩人遞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鍊精而性情遠，要不

詩派之大勢

出蘇黃二體。而江西一派之傳爲尤盛。陳簡齋瓣香老杜，大體不越於黃。尤楊范陸諸人，亦實通豫章之氣脈。及永嘉四靈起，獨喜姚賈，稍就清苦之風，以矯江西羸癯之失。江湖詩人多效之，一時謂之唐宗，而庸沓之習，粗俚之調，不勝其敝。及乎國勢日下，而方謝之徒，相率爲危苦急迫之音，而宋詩又一變云。

陳簡齋

陳簡齋，名與義，字去非。紹興中，歷中書舍人，尋參知政事。當崇觀間，尙王氏經學，風雅幾絕。而簡齋獨以詩名，陳黃以後詩人，無逾之者。其詩由簡古而發穠穢。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杜老忠愛之意。晚年尤奇壯。劉後村謂其「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

尤楊范陸四家

尤袤，字延之，號梁溪。孝宗朝，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詩平淡雋永，於律尤勝。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孝宗時，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楊誠齋謂其詩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究其才調不及誠齋之富健，而無其粗豪。氣象不及放翁之廣博，而無其窠臼。大抵早年沿溯晚唐，後乃規取蘇黃遺法。約以拗峭，變以婉媚，其品在楊陸之間。誠齋名萬里，字庭秀。孝宗時，歷祕書監。寧宗

時，以寶謨閣學士致仕。詩才思健舉，狀物寫情，無不入妙。洵有所謂穿天心，透月脇者。然時雜俚語，流於生澀。嘗自序其集，謂初學江西諸君子，又學后山半山及唐人。後官荆溪，乃一切謝去，而後欣然自得。時目爲誠齋體。放翁名游，字務觀，陸佃之孫，才氣超絕，尤長於詩。從范成大遊蜀，有渭南劍南二集，爲詩多至萬餘首，自來所希見也。

四家之衡
量

中興以來，言詩者必數尤楊范陸四家。尤楊范皆紹興中進士，陸隆興初賜進士出身，行輩略相等，其名亦不相上下。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梁溪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其大較然也。然四家中，實推放翁第一，誠齋次之。放翁詩凡三變，初喜藻績，中務閎肆，晚歸恬澹。其傳雖本曾畿呂本中，而清新刻露，出以圓潤，自成一家。其惓惓君國之處，沈雄悲憤，幾與老杜抗衡。惟其中多信手拈來，時有率易庸滑之失，要非其大疵也。劉後村曰：近歲詩人，雜博者堆垛仗，空疏者窳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放翁弟子

楊陸之詩
傳

有戴復古石屏者，詩清健輕快，不假斧鑿。然其弊也疏漫。誠齋弟子有蕭千巖東夫，與尤范等齊名，稱尤蕭范陸。或曰范楊蕭陸。爲詩工緻而病瘦硬。東夫弟子姜夔，尤楊後一大家也。詩琢句精工。全謝山謂「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以詩傳論之，楊之後變而彌上者已。

夔字堯章，鄱陽人。東夫識之於年少客游，妻以兄子。因寓居吳興之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自號白石道人。尤工度曲，詳見後。慶元中，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而卒。

南渡中葉之詩，承江西派之末流，氣失則粗，意失則澁。於是永嘉四靈之徒，因起而矯其失。宗唐賈島、姚合，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而四靈之有聲，則由推轂於葉水心也。四靈曰徐照、徐玘、翁卷、趙師秀，四人。惟玘官長泰令，師秀登科改官，然均不顯，故其名不甚揚。而水心方取驗物切近，唱爲晚唐體之說，爲詩精嚴高遠。見師秀所選唐賢衆妙集，而大賞之。其稱徐照曰：「山民有詩數百首，

永嘉四靈
與葉水心
詩說

江湖派

琢思尤奇，皆橫絕歛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慘慄，肯首吟嘆，不能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趙汝回云，「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永嘉四靈，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治擇淬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四靈詩長於近體五言，風調瀏蒞，讀之令人爽口沁心。由是江湖之士，多厭江西派麤厲之音，起而從之。陳起因纂爲江湖羣賢小集，以資鼓吹，而詩之境界一變，因亦號爲江湖派。

徐照，字道暉，改字靈暉，號山民。璣字文淵，一字致中，又改靈淵。卷字續古，一字靈舒。師秀字紫芝，後改靈芝。照等皆從翁卷而改字爲靈，故稱四靈云。

陳起，字宗之，錢塘人，以業書肆善詩。與江湖詩人相善，因取中興以來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凡六十二家，集而刊之。其詩有刺時相史彌遠者，起等坐投獄，並毀其板。且禁士大夫賦詩，紹定六年，彌遠死，禁酒解。

理宗之時，與蒙古合而亡金。於是志滿氣驕，以爲大敵殲除，太平可立，咸醉心

宋末文章
之盛之所
由

於周程朱張之理學，而揚右文之聲，國運益以衰落。講學家膚淺粗疏，江湖派雕鏤細碎，而詩學不可問矣。然一二英特者起，隨外難之激盪搖撼，則有入於淒厲之音，而風神轉爲道上。蓋自來亡國時之作品，莫高於宋。而其所由高者，則種族主奴之戚，有以激發其氣，而其事遂發露於文章。若劉克莊、方岳、張炎、眞山民、汪元量、謝皋羽、林景熙、鄭思肖，其著也。其尤赫赫照人耳目者，文天祥、文山、謝枋、得疊山之作，宏雅悲壯，又不僅以文章論矣。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淳祐初，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學於眞德秀，詩警切清穩，而格不甚高。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紹定初進士，累遷吏部侍郎，兩謫邵武軍，以坎壈終。岳天才駿發，善用成語，運掉虛字，逸韻橫生。雖無嶽瀆之觀，而能刻意入妙。

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笑樂翁。宋亡，落魄縱游。善爲詞，能按譜製曲，與白石齊名。詩亦有堯章深婉之風。

真山民，宋末隱士，自云西山之後。詩得體晚唐，風神蕭朗。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善彈琴，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元世祖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南游。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閒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其詩悲壯淋漓，快逸奔放，文文山謂爲得於子長之遊者也。

謝皋羽，名翱，一字皋父，自號晞髮道人。爲文天祥咨議參軍，宋亡，隱於越之南鄙。夜登嚴光釣臺，設天祥主致祭。號而慟者三。所爲西臺慟哭記，是也。爲性忠烈過人，詩文奇氣兀傲，一掃宋季之庸音。黃梨洲謂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

林景熙，號霽山，宋亡不仕。爲詩淒緊。大概感愴故舊之作，與謝翱相上下。翱奇崛，熙幽婉。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宋亡後，客吳下，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詩文橋厲逸宕。有心史七卷，明季始出。萬季野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疑莫能明也。毅按清季革命黨人，盛傳此書，以資鼓吹，以其詩文能發人猛省之故，因爲附著，以備一故事云。

第二十一章 宋代詞學之極盛

大晟府與
新樂曲

詞調改進
之論證

宋之於詞，猶唐之於詩，帝王如太宗、徽宗，大臣如寇準、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推而至於道學、武夫、婦人、女子、釋子、羽流，多能通曉音律，製腔填詞。詞始濬發於殘唐五季之間，至宋乃推闡極至。熙寧中，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更增長調，詞調成於此際者居多。有此倡率，故宋於詞學稱極盛時代。

凡事由簡而繁，詞始五代多小令，宋初漸爲中調，柳蘇以後，乃尙長調。欲取競勝於前人，不容不變而相避也。宋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欄杆，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憾，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爲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其詞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繁心，可憐向尊前，頻頻顧盼。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欄杆東風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此制爲新曲之一也，而其文則增一倍矣。

詞之正宗
與變體說

南派北派
之分

晏氏父子者，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世稱詞之正宗。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世稱詞之變體。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其詞調蘊藉，豪放者，其氣象恢宏。前者沿花間之遺，一稱南派。後者爲蘇黃脫音律之拘束，一稱北派。然婉約者，爲詞之初態，詞不必以婉約爲至。齊梁小樂府，爲唐絕句之源，無不艷冶靡曼，豈得謂李太白、王少伯、清奇雋逸之作，目之爲變體乎？此種區別，原無足取，要其大體如是云爾。昔蘇子瞻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此不特蘇柳之異，抑亦南北兩派之形容也。

柳耆卿雨零鈴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

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總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晏氏父子

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檣還酹江月。

張三中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慶歷中稱賢相，諡元憲。爲詞不蹈前人語。喜馮延巳歌詞，所作亦不減延巳。實開宋初風氣。子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有父風。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在諸名勝中，可追逼花間高處。然工豔，幾於勸淫。昔人謂其於我法當犁舌之獄。張先，字子野，官都官郎中。人謂之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然子野自以其素所得意影字句，稱爲張三影。詞亦長豔體，情餘於才。羅無咎曰：世稱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耆卿所無也。耆卿名永，初名三變。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章，號柳氏三絕。景祐初進士，官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喜作小詞，薄於操行，在東都遊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髒從俗。天下詠之，流傳禁中。嘗作鶴冲天詞，中有句云：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仁宗於臨軒放榜，特落之曰：此人花前月下，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嘗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死之日，羣妓釀金葬之。其詞非羈旅窮愁之作，卽閨門淫媠之語。喜用俗語，而音律

柳三變

諧婉，詞意妥貼，宛然承平氣象。所創新調尤多。少遊詞，意能含蓄，如花初胎，其婉麗處，可與溫韋爭勝。

歐詞實爲
正宗

宋初沿花
間舊習

詞家不數歐公，然歐公所作，深麗溫婉，實詞之正宗。世以其詞多輕豔，謂正人君子，不應有此語。或以爲仇人無名子所爲，或謂劉焯僞作，曾慥蔡條之徒，紛紛辨之。然范文正之御街行，韓魏公之點絳脣，何足累其白璧。蓋宋初之詞，尙沿花間舊習，猶之唐初不脫六朝綺麗之風，必以歐公詞之豔者，爲出他人，是未察文學史上遞演之迹者。其演之久而人已厭之，於是乎乃促革新之運。若詞則不得與文並論已。茲附錄歐公蝶戀花五首，以見一斑。

越女采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鸚鵡灘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著江南岸。

六曲闌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籠燕子雙飛去。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病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却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數詞忠愛纏綿，深得風人之旨。離騷之遺音也。其必作於與韓范等同時外用之時乎。世頗混入馮延巳集中馮之蝶戀花，有此溫柔，遜此敦厚也。歐蓋效馮而上軼之，是不可以無辨。

蘇辛開詞
界之新機
杼

才情與才
氣

詞始耆卿，雜用俗語，至蘇黃更多。且脫音律之拘攣，創爲激越之聲調。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落綢繆宛轉之致。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開詞界之新機杼，而導曲之先聲者也。稼軒以下諸人，慕而迹之，於是不尚才情，而轉矜才氣。鼂無咎云：『人多謂東坡不諧音律，自是橫放傑出，曲

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是着腔子唱好詩。』而後山亦謂『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多以秦七大虛詞，情詞兼勝，清遠婉約爲工。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同時有賀鑄方回者，以舊譜填新詞，幽麗淒豔，題曰寓聲宛邱。晚年自署慶湖遺老。所爲小詞尤工，山谷文潛均亟稱之。稍後有周邦彥美成，妙於音律，嘗提舉大晟府，著有清真集。精深華麗，體兼蘇秦。長調尤善鋪敘，妙用唐人詩語，隲括入律，渾如己出。在南北之間，屹然爲一大宗。

周美成體
兼蘇秦

辛稼軒一
派

南渡以後，名家尤多。最著者，有辛幼安，名棄疾，號稼軒，歷城人，陷於金。高宗朝，率數千騎南渡，授承務郎。其詞源出蘇軾，才氣橫溢，奇恣，大聲鏗鞳，小聲鏗鏘，亦間有穠麗綿密者。婀娜豪健，兼而有之，世稱蘇辛，然實軼於蘇也。學之者有劉過，過詞多壯語，而較粗率。其與對壘，隱然爲南渡後之大宗者，有姜白石。以

姜白石一
派

詞曲嬗變
之消息

裁雲縫月之妙手，發敲金戛玉之奇音，野雲孤飛，去留無迹。蓋自白石出而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籥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詞原樂府之遺，以知音爲要，白石善吹簫，自製曲。玉田亦能按譜製曲，其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昔人謂詞有姜張，猶詩之有李杜也。南宋名家多矣，故人之推尊者，每有不同。或宗碧山。王沂孫號或重夢窗。吳文英號而貶白石者亦有之。綜其流而言之，皆脫胎於稼軒者也。周止菴曰：『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見宋四家詞選序論其論詞之變遷消息，最爲有見。以故開元人院本劇曲之塗徑，而詞學轉覺衰頹。此則泛濫之極，而尾閭受之，固薪盡火傳之勢也。詳見余別著文學史綱要

第二十二章 文史與史料

文評詩論
盛興之由
來

史料蒐輯
之弊

文章之事，不越論事抒情。理明則辭達，情深則文明。堯舜何師而何聖，莊屈何法而何文。蓄於中者深，斯形於言者至。此天地自然之比竹也。自世降文繁，蕭統、劉勰、鍾嶸之徒，曲意言文，而文始爲世競病。承其流者，文評詩論，萃然以興。世謂詩話出而詩始亡，文法繁而文始敝。非以其束縛深而性情散，七竅鑿而混沌死者耶。然智既演而更進，法以驗而彌多。文評詩論之興，亦自文盛之趨勢。及敷者爲之，乃更密其罔焉，是則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尤可異者，因決科射策之故，爭餌於利祿，相率從事於苟且欲速之文，而史料之蒐集以繁。自史料繁，而文乃益趨於剽竊。若匠者之待裝砌，優人之攝衣冠，略情理而繡鞞悅，益不足與言文矣。是亦文學升降之原，不可忽焉者也。

宋之選文者，有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皆以網羅一代文獻，藉考文

文選家統
系之正變
觀

嚴滄浪之
詩說

運之盛衰。其體略本昭明，先詩而後書。其後金文雅，元文類，明文衡，咸準則之。此文史之正法也。至真德秀，文獻正宗，獨先書而後詩。不惟批評，更加圈點。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以爲後世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其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否則辭雖工，不錄也。其後選家多宗之。而最著者，則爲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曾滌生之經史百家雜鈔。類纂之書，不惟其意，且尊其法。此又文史之變也。詩書之說詳余別著文學史綱要

論詩者，多以嚴羽滄浪詩話爲有制。凡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種。大抵謂「論詩如論禪。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又曰，詩之極致曰入神。曰，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又曰，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

宋詩文皆自韓出

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文至於宋，專以韓爲宗。詩之所謂學杜者，亦不越於韓也。夫惟關書關理，故才學，議論，瘦硬，腐散之詩，充目。羽論頗精，卽此可以推見宋代文學變遷之故。自唐以來，論詩者多矣。要以羽之書最備，而其影響且及於前清云。』

文料纂集之所自昉

文料之纂集，本起於後世苟簡爲文者之所爲。爲避懶祭之勞，用資循習之便。於古無所昉，而事略同於劉向之採摭古事，爲說苑新序之倫。其始見者，惟梁朱澹遠所撰語麗及語對。當時儷偶盛行，語麗分四十門，盡采書語之麗者。至於唐，虞世南撰兔園策，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儷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兔園策子之誦，幾爲腐化之代名詞云。自是以後，作者蕃起。李義山之金鑰，備箋啓應用。無名氏之玉屑，掇辭藻爲歸。晏殊類安，爲修文而輯。任浚書敍指南，爲尺牘而設。歌詩押韻，專備詩賦之用。漢雋選腴，但摘字句之工。至如洪邁所集之法語，精語，尤稱薈萃。是則文料之搜求，至宋而益發達。

文料書之概略

訖乎前清，如子史精華，淵鑑類函，佩文韻府，事類統編。文料之宏富，足稱古今淵藪。其他若冊府元龜，白孔六帖，太平御覽等之供考據，徵故事者，尤難駢指。自有此類書，而臨文獮祭，無難頃刻立成。論事抒情，皆所不計，但漱取古人之唾液，而不自用其才。此有識者所爲唱革新之論也。

第二十三章 遼金文學

遼金兩朝
之概況

遼爲通古斯族一派，始稱契丹。金亦與遼同種，初曰女真。俱起於塞北之一部落，屢以兵馬蹂躪中原。遼於五代時，取得石晉所賂燕雲十六州，爲塞外強國。後亡於金。金自完顏阿骨打稱帝，至太宗，遂破宋，虜徽欽二帝，據有北方。後亡於元。遼傳國二百餘年，其建國在宋創業前四十餘年。金傳國百二十餘年，其見滅於元，在宋亡前百十餘年。遼金之種性，皆所謂北方之強，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其歲時之所事，蒐獮耳。人民之所好，殺伐耳。犷悍之習，麤鄙之俗，稟

自天性。奪攘播虔，了不知禮義爲何物。雖盜據中原，不能盛起文化，徒甘心於馬牛之襟裾。偶有貌襲，神所不屬也。遼自景宗以下，九十餘年，爲遼之全盛時代。文教漸啓，風氣漸革，然少足稱者。金佔有長江以北，襲遼之遺製，采宋之文物。世宗章宗，禮樂修明，庠序日盛，多有自科第登宰輔者。儒學專門名家雖鮮，而朝廷典章，隣邦書命，亦多可觀。文運之隆，於斯爲盛。

金文人多
得自遼宋

金文苑點
將錄

金因宋遼之遺，吳激，張斛，宇文虛中，高士談等，自宋往。韓昉，王樞，王競，李獻可，魏道明，朱之才，施宣生輩，自遼往。或以知名顯，或以奉使留，自是以還，作者代起。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珏，麻九疇之英雋，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之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於文藝之中，爵位最重。趙秉文，楊雲翼，尤號文宗。蓋流派雖殊，而風概良有足慕者。綜其要而言之，金初特數吳蔡。大定明昌間，懷英爲著。貞祐正大之際，趙秉文

純然北方文學

吳激

蔡松年

黨懷英

趙秉文

名最高。李純甫雷淵爲豪傑之士，劉中擅韓柳之風。晚有遺山，尤以文章獨步天下。大抵金之文人，喜豪壯，表燕趙慷慨之風，純然北方文學之氣味者也。

吳激，字彥高，號東山。長於詩，工筆札，畫得婦翁米芾筆意。啣命使金，金以知名士留之。拜翰林待制。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燕山太守，仕金翰林學士。松年起家省吏，官尙書右丞相。文藻清麗，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松年子珪，字正甫，學問該博，稱當時第一。世宗朝，官禮部郎中，妙於文，詩非其所長。

黨懷英，字世傑，少與辛棄疾同舍。棄疾南歸，顯於宋。懷英在金，中大定中進士，累進翰林學士。趙秉文謂其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危險之語。其詩似陶謝，奄有魏晉。尤工制誥，爲金開國以來第一。同時有王庭筠，字子端，大定中登甲科。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所作篇章，卓然出時輩之右。自號黃華山主。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道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官禮部尙書兼侍讀。爲學深於義理，故其文長辨析，不復以繩墨自拘。極所欲言而止。詩七言排律，氣勢縱橫。律詩壯麗，絕句精絕。五古沈鬱頓挫，學阮嗣宗。真淳簡淡，學陶靖節。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繼黨懷英掌一世文柄者，殆三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泰和大安後，科舉文，惟取苟合尺度。少有奇氣者，皆排之。秉文典試，得李獻能

作格律稍疏，而詞藻富麗，拔之以爲首。一時譁然，以爲破壞文格。然流弊爲之一洗，學者比於宋歐陽修。時與秉文齊名者楊雲翼，字之美。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門生半天下。時號楊趙。有劉中者，最長古文者也。典雅雄放，奄有韓柳。其弟子如王若虛、高法騭、張履、張雲卿，皆擢高第，有名爲古文者。翁然宗之，號曰劉先生。

元遺山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少學於郝晉卿，通經史百家。業成，下太行，渡河，作箕山琴臺二詩。時趙秉文官禮部，有重名，見而奇之。謂少陵以後無此作。招以書，於時名譽震京師，稱爲元才子。官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後，以著作自任，乃構亭於家，顏曰野史亭。有金源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中州集等行世。郝經稱之曰：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天下銘功德者，盡趨其門。卒年六十有八。遺山詩文並妙，史稱「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詩奇崛而絕雕刻，巧縛而謝綺麗。」紀河間曰：「好問才雄學贍，其詩皆與象深遠，風格迥上。文亦繩尺嚴密，根柢盤深。歐曾蘇黃固未易及。使與游楊范陸，旗鼓相當，當未知勝負所在。金元兩代，談者奉爲大宗。」趙甌北曰：「蘇陸古體，行墨之間，尙多排偶，一以肆其博辨，一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窅渺，十步九

遺山詩文 之評論

金之文摹
歐蘇而詩
則不取江
西派

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不及也。唐以來，律詩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往往有之，沈摯悲涼，自爲聲調。著生長雲朔，其天稟故多豪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覆滅，以宗社邱墟之感，發而爲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則地爲之，亦時爲之也。』

金與宋南北並峙，其文亦如南宋，多摹歐蘇，而詩則與江西派，江湖派人，取逕各別。中州集者，遺山所選金源之文苑也。每人各附有小傳，間著批評，可以窺見一代之得失。其篇末自題，有云，若從華實論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及其自稱所謂未作江西社裏人者，要爲陋南宋之尖新瘦硬，而顯別一幟也。

第二十四章 元之建國與文學

元本蒙古一蠻族耳。崛起沙朔之間，並吞四鄰，牧馬南下，亡金滅宋。西與歐羅巴民族相接，南服印度土耳其波斯諸國，餘威遠及於南洋羣島。其版圖之廣

浮慕偽文
明之弊害

大，經略之雄偉，曠古渺有其倫。而國祚綿延，乃不及百年者，何哉。元與遼金同出遊牧，馬蹄所過，廬舍爲墟。文物典章，闕然無睹。及一旦撫有中土，因其生來部落之習，稍範中國立國之規。不能取精用宏，徒於其粲然者，慕之追之。去羸幕，入繡帳。離羶酪，登糟邱。脫韋鞵，曳綺紈。棄長槊，昵陽阿。謝蠻俗，恣慾海。惰氣中乘，雄心軟化。天賦瀟悍之質，奄然以盡。武威乍弛，宗社之柱石以傾。襲浮薄之文，忘根本之計。幾何而不自戕也。元之詩多纖麗，蓋有所從來矣。

文學上之
新境界

元自塞外入主中華，夙非自有文化，足以易中土也。其所設施，金宋之臣僕已耳。依漢族從來之文物，保持之已耳。於學於文，步趨前軌，未嘗有所發明。惟詩歌則以時俗變易之故，不襲宋人之淺陋，而出以幽麗。不同金人之悲壯，而轉爲和婉。其尤可大書特書者，於文學上乃闢通俗之一境界。

道學家不必能古文，而能古文者，每多帶道學家之色彩。於元尤甚。金與宋並峙，金之學者，多雜於佛老而不純。其著者爲李純甫。全祖望之宋元學案，至別

金人爲學
多不純

程朱大顯
於元

元道學派
爲文學之
綱領

黃柳亦出
於金仁山
說

出屏山鳴道學略，以斥其非正。蓋未嘗得有宋之師傅也。及元，而金仁山以傳於許謙，趙江漢以傳於許衡，姚樞，吳澄。程朱之學，自是大盛，亦因以大尊。謙號白雲，衡號魯齋，澄號草廬，三人者，可爲元代文學之淵源也。衡之徒有姚燧，字端甫，號牧菴。澄之徒有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謙之徒有揭傒斯，字曼碩。姚虞二子，元代之古文大家也。言文及元，莫不高之。而虞與揭奚斯，婺州黃縉，柳貫，又號儒林四傑。詩則虞，揭，又與楊載，范梈，齊名，稱虞楊范揭。此外作者，於文有袁桷，伯長，馬祖常，伯庸。於詩有趙孟頫，子昂，張翥，蛻巖，薩都刺，天錫。其與黃柳並立者，有吳萊。與元好問相似，而爲遺老者，有楊維禎，戴良。皆負一世之盛名。然推數中堅，要以許吳等三人師友流傳爲綱領云。

黃縉，字晉卿，義烏人。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縉爲文，俯仰雍容，不矜聲色，而布置謹嚴，援據精切，貫根柢尤厚，或謂其嘗受業於金履祥仁山，故能自致之也。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爲文規撫秦漢，蘄絕雄渾，比柳黃稍後。柳稱爲絕世之才，黃自以爲不及。元季言古文者，推此三家。戴良，王禕，宋濂，皆出此

虞楊范揭
之品題

三先生之門，因以開明初之文運。

楊載字仲弘，范梈字享父，一字德機，皆與虞集同負盛名。集嘗曰：楊載如百戰健兒，范梈如唐人臨晉帖，揭傒斯如美女簪花，而自謂如漢廷老吏。揭聞而不平之。子昂，宋之宗室，宋亡，入元爲翰林學士承旨，詩文清奇麗逸，書畫尤長。張翥詩，流麗清婉，尤工樂府。天錫詩與蛻巖相若，而尤長於情。多感時事而發，當時頗有詩史之目。

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所著有鐵崖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元末兵起，獨浪跡浙西山水間，居松江上，聲價日高。明太祖徵之，謝不往。未幾病卒。維禎以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張甫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評其論撰，如觀周敦商彝，雷電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詩震蕩淩厲，鬼設神施，典麗之中，別饒雋致。惟矯枉過直，往往失於怪誕晦澀，或譏之爲文妖。惟元季詩歌纖弱，維禎以雄傑之才，遭遇國變，與時齟齬，欲拯其失，遂偏於縱，或墮入魔趣。戴良與維禎同時，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亦不應徵辟，以歌詠自適，終其身。

鐵崖九靈
元末大家

第二十五章 小說戲曲之盛興

創始通俗文學

通俗文學之效力

通俗文學之成因

宋金之白話文字

元文學之足稱特色者，實推小說戲曲之通俗文學，爲獨創一新局。文以載道也，實所以弼教道之顯者，匹夫匹婦之所與知與行，而前代儒者，每務爲高深，故通俗文學，遲遲不進。及至元，通俗小說戲曲出，而人猶多忽視，以爲無當於明道之文，而不知其力之浸染，比於研經靡史者之所爲，尤爲普遍而浸灌。希臘文明，有耶世希羅之悲劇家，亞黎士多夫之喜劇家，而愈顯其色。法蘭西革命，有福祿特爾之小說劇本鼓吹，而益促其成功。蓋其感發警醒，有使人轉移於不自覺者，明道弼教之用，爲獨至矣。顧元世之所以尙者，其意固不在此。要其發明之功，實不可或輕。考其原因，會成於左之三種。

一宋金之留貽 前此無以白話說理者。自二程始因弟子之講習，彷彿子說法爲語錄，是後言性理者因之。此文體之用俗者也。邵康節之詩，宛如口語。黃山谷之詞，至有竟體用白話。後起者往往

效之。此韻文之用俗語者也。宋世尙有說史、說譚語，及平話、金亦有董解元之作。（均見後）元人因以製小說戲曲。

二元人之鄙樸 元人崛起漠北，不諳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詞多鄙俚。若元史泰定帝即位詔，及所傳天寶宮聖旨碑文是也。卽史官載筆，或以虎兒、豬兒紀年，如今所傳元祕史略是也。故通俗文學，適於發達。

泰定帝即位詔云：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普延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運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

元文告之
鄙俚

元以雜劇
試士

章回體起
於宋

平話

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着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案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按此從蒙古語譯爲俗語文者，可以窺見當時文體之一斑。

三元人之風尚。臧晉叔曰：「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如今之帖括。然取給於風簷寸晷之下，故雖一時名士，如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成強弩之末。」沈德符曰：「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吳梅村亦謂：「當時取士，皆傅粉墨而踐排場。」惟此事不見元史選舉志，於他亦無確徵。然其爲元人之所好，蓋可知矣。元起朔漠荒寒之區，無禮教之束縛。一旦炫於中國文物，乃極聲色口體之欲。漢人迎其意而承其風，遂於怪力亂神、驕奢淫靡之事，縱情描寫以爲樂。

以前小說皆文言。元人分章回敘述。然其體實仿於宋初。宋仁宗時，以天下無事，命羣臣每日進講一奇異之事以爲娛。頭回之後，繼以話說。其語淺近明白，謂之平話。今所傳宣和遺事二卷，卽是。元襲之而爲小說，始盡變漢以來之短

水滸傳與
三國演義

水滸傳之
脫胎

水滸傳之
入神

四大奇書
與姦盜邪
淫

三國演義
之所本

小說家裝
點之技

三國演義
與軍事學

章，而爲長篇聯貫之敘述。誠小說界之大發展。其最膾炙人口，而至今稱傑作者，施耐菴之《水滸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水滸傳》由宋宣和遺事脫化而出。本三十六人，增衍爲一百八人。其描寫極爲淋漓痛快。金氏聖歎，以與莊騷、馬史、杜詩相媲美，而稱爲天下第五才子書。相傳施氏撰《水滸傳》時，憑空畫三十六人於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狀。每日對之吮毫，務求刻畫盡致。故能一人有一人之精神，脈絡貫通，摹神入化。世以《水滸》、《三國》及《西遊記》、《金瓶梅》爲小說界四大奇書。而此四書，亦遂爲姦盜邪淫之代表。《三國演義》以陳壽史志爲本，雜採裴松之註及其他紀傳史註，運以勾聯貫串之巧。有波瀾，有變化，演義小說，殆無有出其右者。但一經點染，容不免有顛倒白黑之處。魯肅變爲癡騷，劉備近於奸僞。爲孔明洗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誚，乃有類於妖道。此種化粧筆墨，固不必以難小說家。然由此可知小說家之足以移人深也。此書爲明宮中讀本，清初諸將用兵，多得其力。又不徒以小說論也。

唐末口語
體文之發
見說

宋民間說
話之情形

元曲中之
三國水滸
故事

水滸傳作
者有兩說

口語體文，據日本狩野博士，遊英法時，檢得斯塔因百里阿兩氏，從燉煌石室中所得之經卷上，有此類文體，測定其出於唐末，或五代頃。然則至宋仁宗，其行之民間，蓋百餘年矣。不過此時，其流始及上耳。古杭夢遊錄，載稱宋時說話有四家，有說經，說史，說公案，說諢話，種種。東坡志林，稱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欣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而元曲中關於三國故事，則有赤壁鏖兵，單刀會，諸葛亮秋風五丈原，隔江鬥智，連環計，等名目。關於水滸故事，則有黑旋風雙獻功，李逵負荊，武松打虎，燕青博魚，等名目。此等事，盛傳於里耳。而小說戲劇家，因以集結扮演，形之於文辭，以資笑樂。故謂小說戲劇，爲國民文學社會文學，洵稱其實也。施羅，關王，卽此文學之開拓者。施耐菴事蹟無可考，胡應麟莊嶽委談，謂「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然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袖閱故書。於敵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爲三國志。絕淺鄙，可嗤也。」因定爲施作。郎瑛則謂「此書及三國志，並羅貫中撰。」王沂續文獻通考，亦謂「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

羅貫名字
兩改

小說家匿
名故

水滸傳之
作意及其
效力

曲之別名

戲曲演進
之源流

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李卓吾則題爲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金聖歎因分前七十回爲施作，後五十回爲羅續。聚訟紛紜，無從定讞。至於三國之爲羅氏作，殆無有異者。羅之名氏，傳者有兩歧。郎瑛謂爲羅本字貫中。王沂作羅貫字本中。總之此類文學初起，作者以有謬於儒教，懼爲時賢所斥，每隱其名而不宣。遂至傳說差互。後之讀之者，如本知人論世之法，試考其身世，居於異族凌跨之下，懲在上者之橫暴，寧獎藉強盜爲平民吐氣。由此可知作者實挾有一種幽怨激憤之氣，繚繞於其筆端。又奚翅莊騷馬史之寓託，而其影響之所及，元末羣盜之起，竟以覆其國。亦未始非此種書說之教義，以鼓起國民武俠之氣。而山東一帶，歷世如竇爾敦之流，梁山式之寇盜，至今不絕，蓋有由來矣。

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轉而爲曲。曲亦名詞，一曰樂府。再加區別，則曰詞餘，或曰今樂府。元曲由宋大曲演變而來，謂之雜劇。關於此種紀述，有王國維所著宋元戲曲史，可以參稽，茲不詳叙。古者合樂，歌舞并奏。葛天氏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其粗制也。故樂有韶舞之名。大招有鄭舞蔡謳雜陳之句。晉白紵舞歌，

唐蓮花鏡歌

宋西廂傳

金絃索西廂

置遼廂之裝

元雜劇之完成

雜劇與傳奇之別

詞與曲之別

有清歌徐舞之辭。但雖合奏，而歌舞不必相應也。唐人柘枝詞，蓮花鏡歌，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歌之詞，稍有相應矣。然羌無故實也。至宋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始有事實矣。然尙無演白也。至董解元爲絃索西廂，曲中夾白，擲彈念唱，統屬一人。然尙未以人扮演也。絃索調更進而爲連廂。連廂者，金人仿遼時大樂而製之也。於是扮演有人，備舞臺之裝置。歌者司唱一人，雜設諸執器色者，琵琶笙笛各一人。排坐場端，吹彈數曲，而後敷白道唱。男名末泥，女名旦兒，並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從唱詞爲舉止。然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也。及元進而爲雜劇。於是舞於勾欄者，自爲歌唱，並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所謂曲，卽雜劇之劇文也。陶九成曰：『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而元因之。』雜劇每入場，以四齣爲度，故曲皆四折。其後往往有四五十折，多於雜劇十數倍者，於是乃移唐傳奇之名，而名後者，以別於元之雜劇云。

曲源於詞，而與詞大異。曲有套數，有襯字襯句。一折中韻可重押。而以運用方言俚語爲當行。其表

曲文代言
之進步

演則有賓白科譚發端，冲場收煞之別。皆詞之所未有者。襯者不入律者也。套數者一曲數則而有尾聲者也。一人自道謂之白。兩人問答謂之賓。所有行動謂之科，或謂之介。發端有小曲。小曲後有家門冲場者，入於第二折者也。王國維云：『宋人大曲皆爲敘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大體只可謂之敘事。獨元雜劇於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爲代言。不可謂非戲曲上一大進步。』童斐中樂尋源曰：『曲文變作古人語。於是寫懷述事，兩者揉而爲一。其文情因事情之關係，而倍見雋妙。其聲情參描摹之作用，而益形茂美。悲歡離合，可以意想，可以目擊。豪絲哀竹，既覺有聲，復覺有容。故戲劇之曲與散曲等，實爲進步。』

北曲南曲
之始

元曲名家甚多，而尤推關王鄭白。其始爲北曲，其後乃有南曲。北曲之代表，首推西廂，其始作者爲董解元之西廂撈彈詞。只以一人彈唱，而無扮演。至關漢卿，王實甫起而潤色之，由是西廂遂風行海內。踵而作者雲起。今存者大抵具於臧懋循之元曲選。南曲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爲首。施惠作幽閨記以繼之。自是兩者並盛。二曲相異之處，言者頗多。茲錄童斐所記一節於下，以見梗概。

南北曲之分別

崑腔之混同

南北曲末流之灘簧大鼓

關王鄭白四大家

曲之分南北也，起於金元時代。金董解元之絃索西廂，始揚北曲之微。及元雜劇盛行，而關白馬鄭之徒，復以佳妙之文濟之，其傳播益遠。和以絃索，七聲並用，音韻激楚。北方之調，與南方異。而同時南方之音，亦有作者，拜月琵琶，其較著也。協曲以笛，音節舒長。剛勁清和，各極其妙。於是歌曲始分南北焉。惟元方隆盛之時，北曲殆占音樂界之主席。至明崑山魏良輔，訂定琵琶記譜，南曲乃與北曲抗衡。其後北曲不專用絃索，兼亦以笛和之，於是統名之爲崑腔，而南北混矣。今就兩者而分析之，南曲承詞之餘韻，其文辭可略從典雅。而北曲務以能運用俗語，穩洽湊拍者爲佳。南曲襯字宜少，然可割裂同宮同調之曲，各取數句，集爲一曲，闕中可以移宮換調。北曲則襯字可以稍多，且如混江龍等曲，可隨意增多詞句，然套曲終一宮調，不能移換。此格律之不同也。南曲聲情，平和淡遠而有餘韻。北曲聲情，抗墜激越，頗易動聽。此音趣之不同也。但言五聲七聲，猶其淺顯者耳。降格以喻，今灘簧可名爲南曲之末流。大鼓可名爲北曲之末流。崑腔混而灘簧大鼓，仍分道揚鑣矣。董解元名字無可考，舊傳爲金章宗時人。關漢卿，王實甫，並金大都人。金亡入元，今本西廂。有謂關作王續者，有謂王作關續者，迄不能定。關之作，尙有望江亭，竇娥冤，救風塵等。王之作，尙有麗春堂，

元曲作者
多北人

又有其他十四種。鄭德輝，名光祖，襄陵人。所作倩女離魂尤著名。白仁甫，名朴，真定人。今存者，僅梧桐雨，牆頭馬上。高則誠，名明，元末永嘉人。涵虛子評，白如鵬搏九霄。鄭如九天珠玉。王如花間美人。關如瓊筵醉客。綜其所產，大抵北人居多。蓋一時風會所孕育也。

第二十六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

明文學少
特色之故

一國之國是，恆醞釀於開國之詒謀。明太祖起自草莽，覆滅胡元，返舊章於司隸，復威儀於漢官。修明治道，獎勵文事，徵遺逸，舉賢才，文物典章，粲然備具。而經明之世，其文學之精神，無唐之雄偉精壯，思想，無宋之湛深綿密。儼隨媿陋，無特曙之光。亦未始非太祖成祖元氣摧折之甚也。太祖以沈猜刻薄之姿，屢興大獄，駢誅功臣。因胡惟庸而殺李善長以下三萬人。因藍玉而戮傅友德以下一萬五千人。詩人高啓，則腰斬於市。文臣宋濂，則遠戍而死。燕王以外藩喋血建文，誅鉏尤酷。殺方孝孺而絕天下讀書種子，至合朋友門生而誅及十族。

摧折元氣
太甚

內外禍變
相因

植基之薄如此。其孰與漢光武之興學，唐太宗之好文哉。

太祖懲宋元之孤立而亡，王諸子名城大都。然燕王之篡立，高煦宸濠之叛亂，往往而起也。邊城烽燧，也先之寇，土木之變，遼瀋之患，無時或絕也。內則宮庭宦豎盜竊威權，委鬼之勢，燄薰天，天子之威信墜地。志士乘時奮發，東林復社，相向踵興，結爲黨徒，以與逆閹角抗。有明三百年，內外禍變，常無寧日。學者未得澄心修養，故其思想力不深。上之壓抑又強，故其精神上恆有束縛。明之無卓異表見，抑又其國勢爲之也。

且太祖自統一後，定以制義取士，一守程朱之說。其意非以網羅人才，蓋在令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戢彼風雲之志。故士林勦斲不振，傳註以外無思想，依傍以外無文章。惟伺息有司，以邀一時之寵祿。三百年之文化，局促於小規模之中，而未能與漢唐宋比隆者，亦此故也。其始爲時文也，假道經史性理諸書，以搬涉運劑於排比之間。策餘力以爲古文，雖不足以希作者，而規模義蘊，尙

制義束縛
之敵

有可觀。逮承習既久，挾策兔園，屏除載籍，以儉竊爲工夫，以浮詞爲堂奧。其所爲散語，幾無不陷入時文機杼。明惟然，清尤甚。故科舉盛而學術衰，時文興而古文亡。苟非豪傑之士，卓然有以自立者，諸等優孟之衣冠耳。

元人八比法

問題舉例

八股文之構成法及諸名目

制義者，應制科之八股文也。亦曰時文。其始出於王安石之經義。元仁宗時，定科舉考試法，並用四子書命題。諸經以宋儒傳註爲主。於是王充耘始造八比法，撰書義矜式。同時林泉生亦撰詩義。當時士子奉之爲楷模。明因之而不革。如洪武十三年試問題，爲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及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洪武二十年題爲論語老者安之三句，興於詩三句。似此猶可敷陳經旨。及其敝，則有所謂小題，截搭題，任意割取經語以試士矣。小題如論語其爲人也，及巧言之類。截搭題如不亦說乎有朋之類。其體製有破題，承題，小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諸法。依次構成。破題爲開首二句，道破題之字面及意義。承題，申明破題之意，一篇之眉目也。短者三四句，長者不過五六句。小講，一曰原起，或曰起講，一篇開講之處，文中之首腦也。提比，一曰提股，小講後入手之處。虛比，一曰虛股，承提比後而說者。後人或用，或不用。中比，一曰中股，兩比立柱分應，猶人之胸腹。

八股之脫胎處

式八股之文

遷變八股文之

八股取士之中制論

八股與文學界

明代文學界之縱橫開闢

後比暢發中比之所未盡者，或推開，或襯墊，如人之兩腿。大結，一篇之結尾，收束前意者。蓋八股文體，奪胎於唐應舉詩之破題，領比，腹比，後比，結尾，諸名目，而尤以帖括見長者也。其文式，金聖歎西廂本所附唐寅之作，可以見之。八比文初起，止三百字，或五百字以上。明永樂宣正間，其體要皆簡古。自章懋，謝遷，王鏊，錢福，諸作家輩出，而後八股之文法大備。抵於清，才人學子，聘辭敷義，洋洋二千年，有泛濫而不失其尺度者。亦煌煌乎鉅觀已。漢初以對策取士，唐用詩賦，宋用經義，明清用制義。對策之弊，汎濫而不切於用。詩賦之弊，浮華而不歸於實。經義之弊，膚淺而不醱於理。制義之用，論事似對策，敷理似經義，取材博於賦，持律嚴於詩。舊謂爲得中制，而其弊也，空疏淺陋，昧古文，忘實學。徒使天下聰明才辯之士，拘攣其耳目，桎梏其思想。流於剽竊揣摩，道義治術，兩無所裨。其毒遂深及於前清末年。情見勢絀，而啓窮變通久之運焉。八股文原無與於文學，然文學界之否塞，頗因之。學者故不可不知也。

卽有明文學界之大體觀之。明初，承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啓，楊基，張羽，徐賁，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佚，風

流標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三楊繼起，體崇臺閣。廟堂之上，郁郁乎文。景泰天順稍衰。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泝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洎乎嘉靖之際，李攀龍，王世貞輩，復遵李何遺軌，以招徠天下。而曰文主秦漢，詩規盛唐。同時抗之者，則有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矯其習而力加精究。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文體又一變矣。三百年間，文學界之氣象，一開一闔，一詭一正，儼有縱橫馳騁之觀。然要其歸，專於模擬，蓋無有特色之可稱者。黃梨洲所謂『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

明無古文
大家之評

宋善學唐
而明不善
學唐

李何推爲
正聲

有明一代之詩，槃辟於唐人範圍之內，而亦有流派之各殊焉。蓋自趙宋以來，爲詩者莫不規仿唐人，而能取其精液，變其面貌，成一家之學。故善學唐者，宜莫如宋也。有明紛呶於其間，而所得者乃在其膚受。善乎黃梨洲之言曰：「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撥，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蠹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本原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拒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迹，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南番文集沈德潛曰：「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以還，體崇臺閣，翫敲不振。弘正之間，獻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實，昌穀，

明文學界
專於模擬

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案之雅正，高子業之沖淡，俱稱斐然。于鱗、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尠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安袁氏，竟陵鐘氏，譚氏，比之自鄒無譏。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爲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明詩別裁序 二家之論，各有左右袒。然卽此可窺見其詩學之大勢矣。『總之有明文學，實膠著於模擬之工夫，爲古人臣僕，毫無獨得於其中。文以析事理，詩以道性情，今不同於古者多矣。顧使耳目口鼻，皆非我有，以供殉物之具。所謂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故明之文學，頗稱宏富，而摹擬剽竊，居其大半。顧寧人所謂『有明一代之著述，無非盜竊。』可謂盡發其蘊矣。

第二十七章 明初作者

明初文章，盛於東南。所謂吳中四傑，北郭十友，閩中十才子，要皆風流掩映，冠

東南盛文章之淵源

於一時。至若宋濂、王禕、劉基、方孝孺諸大家，起自遺賢，彪炳朝右，尤增輝創垂之業。黃梨洲曰：『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爲溯其淵源所自，蓋承鐵崖九靈之緒論，吳萊、黃縉之宗風，灌溉磨礱，奄有家法。其與秦晉幽燕之士異矣。蓋自宋以來，地氣一轉而南也。故論者以謂明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是殆爲弘正七子張目。然考其所作，因襲之痕迹，故自不容泯也。自非特立之士，其孰能外其所師承，而別有剏製哉。

明初詩派有五

明初詩派凡五。吳詩派，昉於高啓。越詩派，昉於劉基。閩詩派，昉於林鴻。嶺南詩派，昉於孫蕢。江右詩派，昉於劉子高。吳中四傑者，高啓、楊基、張羽、徐賁是也。而啓爲之冠。論者以比唐初四傑，不惟文才相似，而結局亦大率相同。眉菴之歿，如盈川令。太史之斃，慘於子安。北郭瘦死獄中，雖全首領，與賓王同。非首丘來儀投於龍江，與照鄰無異。噫，亦異矣。啓又嘗家於北郭，與張羽、徐賁、王行、高遜

吳中四傑與唐初四傑

北郭十友

志，宋克、唐肅、余堯臣、呂敏、陳則、結、比、隣，以詩文相砥礪，號北郭十友。然惟張徐可稱，餘子無甚高論也。其他作者，袁凱、貝瑀、張以寧，亦稱大雅。潛溪正學，並能詩，然大抵爲其文所掩。

宋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幼而英敏強記，嘗學於吳萊，後復學於柳貫、黃縉。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太祖起，徵爲元史總裁官。濂在朝，啓沃獻替，一本禮法。資性誠謹，狀貌豐偉，美鬚髯。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書卷。於學無所不闕。爲文醇深演迤，比於古作者之林。一代元勳鉅公碑誌，多出其手。天子尊爲開國文臣之首。外國使臣至京師者，必詢宋先生起居。未嘗有直斥其名者。勳業爵位，雖不及劉基，而一代禮樂憲章，多所裁定。宰相胡惟庸伏誅，濂坐黨被刑。太祖欲誅之，賴皇后、皇太子營救，貶茂州。至夔州道卒。著有潛溪集、潛溪後集。元季已行世。洪武以後之作，劉基選爲文粹，方孝孺選爲續文粹，各十卷。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幼而穎敏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一過目卽洞其要。爲人洪邁有奇氣。太祖下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帝嘉納之，與參機密。以佐命功，封誠意伯。明祖猜忌，基獨以智免，卒爲胡

劉基

惟庸毒死。正德中，追諡文成。基兼善詩文。文權奇宏放。詩於元季華縉之中，喜爲沈着疏宕。以盛開之重臣，爲一代之冠冕，自成一派，不減潛溪者也。沈德潛明詩別裁，特取以冠首云。

方孝孺，字希直，臨海人。少聰穎，鄉人目爲小韓子。稍長，學於宋濂。嘗以明王道化民俗爲己任。顏其齋曰遜志齋。蜀獻王聞其賢，賜號曰正學。太祖召見，顧太子曰：「莊士也，我當遣以輔汝。」遂放還。建文中，徵爲文學博士，旋充侍講。靖難兵至，令草詔，不屈，磔之於市。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有遜志齋集。

爲文雄雋豪快，頗類大蘇。而奔流急湍，一瀉千里，少紆徐澀澗之致。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與濂同學於黃縉之門。徵爲中書省椽，進翰林待制，與修元史。使雲南，死節。建文初，贈翰林學士，謚思文。太祖嘗謂宋濂曰：「浙中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及禕。學問之博，禕不及卿。爲文醇樸而閑肆。朱竹垞以謂子充文，脫去元人冗沓之習。體裁明潔，當在景濂之右。於詩亦然。然世多以濂爲稱首云。」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拜翰林院國史編修，與修元史。尋擢戶部右侍郎，固辭歸里。啓嘗題宮女圖及畫犬詩，風刺帝好色。太祖嫌之而未發也。後爲知府魏觀作上梁文，觀坐罪，

楊基

帝見啓文，大怒，腰斬之。時年三十九。所著文有鳧藻集，詞有扣舷集，詩有吹臺，街鳴，江館，鳳臺，青丘，南樓諸集，後人合爲大全集。其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靡不出入。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自是一代作手。惟才調有餘，鏗鏘未化。惜其早逝，未足以語大成。王子充稱其雋逸如秋空飛隼，清麗如碧水芙蓉，可謂能肖其似。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其先蜀人，徙居於吳。官至山西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於工所。少負詩名，嘗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時會稽楊鐵崖，以一代詞宗，來遊吳下。基作鐵笛歌，特效其體。鐵崖見之驚喜，謂從遊者曰：我在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基詩秀蒨清潤，神致雋爽，絕無晦澁填切之病。唯其少時親炙鐵崖，故無題香奩諸什，頗襲其派。未脫元人纖麗之習。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因兵阻，居吳興。明初，徵入翰林，以事竄嶺外。於道投江死。文學歐陽修，緻密宛轉，當時莫及。尤長於詩。五古學杜韋，有神理，而微嫌鬱轡。歌行，筆力雄放。律詩，清圓渾脫，不事瑣績，而時見平熟。徐賁，字幼文，其先亦蜀人，徙居吳。洪武中，仕至河南布政使。未幾被罪，死獄中。詩體裁明密，情喻幽深，頗似皮陸。

張羽

徐賁

袁凱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洪武初爲御史，以病免歸。晚年自號海叟。所爲白燕詩，最有名，人呼爲袁白燕。

林鴻與十才子

林鴻之詩說

云。詩法子美，而傷於平直，太極變化。貝瓊字廷琚，崇德人。學於楊鐵崖。洪武初，徵修元史。詩雄整亞劉基，風華近高啓，清空似袁凱，明麗如孫賈。張以寧字志道，號翠屏山人。古田人。歷事元明。始稱文家。然神鋒太雋。其後詩名亦高。才雖不逮四傑，而法律謹嚴，詞旨溫麗，自成一格。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官禮部員外郎。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而鴻爲之魁。十才子者，鄭定，王褒，唐泰，高棟，王恭，陳亮，王稱，及鴻弟子周元，黃元，時人目爲二元者也。鴻論詩大旨，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其詩宗法唐人，繩趨矩步。不惟字句，且並其題而效之。論者譏其唐臨晉帖，實可謂爲七子之先驅也。

劉崧，名子高，泰和人。仕至國子司業。詩句腴字琢，而骨格未高。於唐近大歷十才子，於宋類永嘉四

靈。於元肖薩天錫。而沈德潛以其辭采鮮媚，當是學溫飛卿一派云。

孫賈，字仲衍，南海人。官翰林主籍，死於藍玉之獄。賈在南海時，與王佐，黃哲，李懷，趙介，結詩社於南園。以招徠名士，號南園五先生，而賈尤著稱。詩於元季綺靡之中，獨卓然有古格。

孫賈

明詠物詩
之進步

明之文學，雖曰無甚創製。然人文演而日進，細尋之，亦未嘗無可稱者。正不得以其模擬而漫然抹撥也。七子之於格調，異矣。見而吾以爲體物緣情之作，實進於昔。如高青邱之詠梅，袁海叟之詠白燕，意則內外渾涵，聲則風調圓美，詞則精切穩洽，無晚唐人刻削之病，而能融化無痕。自是以來，作者不可勝數。如王漁洋之秋柳，袁子才之落花，而累至數十百首，若王夫之之落花，梅花，雁字，尤爲特見。此事之突出前人者，世之論者，顧略而弗及，因特爲拈出，以發於此云。

唐人體物
詩之概況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彼蓋以此著詩賦之別。然賦固詩之流也。體物緣情，非不並用，亦未嘗不可參差。賈誼服鳥，但有緣情。謝客山水，專工體物。正平鸚鵡，休文庭柳，兼而有之。士衡之語，要止於一端也。自唐以來，詠物者衆矣。而內外之意，頗尙渾涵。如少陵之詠鷹，詠螢，白居易之詠草，是也。至晚唐，而物色之作尤多。皮陸輩，進而有白蓮，白菊，白鷗之詠，工於刻畫。雖曰清新，每多纖小。崔珣鴛鴦之什，鄭谷鷓鴣之篇，當時之所以取重名者，則以其精切而有異於皮陸。

宋人體物
詩之概況

體物詩進
步之由來

也。然而皮陸之作，亦自有其精工矣。葉水心驗物切近之論，意蓋主晚唐諸子也。驗物切近，乃晚唐之一特色。然吾以爲寫貌者多，傳神者少。至於宋，乃又進矣。林逋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世固以爲詠梅之絕工者。何者在傳其神也。自是以來，如蘇黃諸人，皆號能者。而蘇且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姜白石又著其法曰：體物不欲寒乞，須意中有景，景中有意。而其所爲詩詞，亦莫不副之。嗣後作者，皆已能運用此法。惟是詠物而兼形色，而又用意精刻，興寄深遠，具瀏亮綺靡之致，而不失之尖削者，明以來實多可傳。此種技工，本起於荀卿之蠶箴五賦，而烘託襯染之進步，多緣於應舉詩文之喜貼切而來。非大家數，每易趨於纖巧。恰到好處，正不易談。如楊孟載之春草詩，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何渠不優於皮陸。而世有以爲尙失之纖者，此可知其難能也。竊以爲求明詩於雷同因襲之中，無寧以物色之作，爲有其異彩。茲附錄數作，以資參證。

皮日休白蓮云。細嗅深香暗斷腸。從今無意愛紅芳。折來只合瓊爲客，把種應須玉甃塘。向日但疑酥滴水，含風渾訝雪生香。吳王臺下開多少，遙似西施上素妝。

陸龜蒙白菊云。還是延年一種材。卽將瑤朵冒霜開。不知紅艷臨歌扇。欲伴黃英入酒杯。陶令接羅堪岸著。梁王高屋好欵來。月中若有閒田地。爲勸嫦娥作意栽。

雍陶雙白鷺云。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况與詩家物色宜。

高啓梅花云。瓊枝只合傍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袁凱白燕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浸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裏飛。

顧文昱白雁云。萬里西風生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含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霑衣。天涯兄弟雖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第二十八章 臺閣體及復古派

臺閣體之
主盟者

臺閣體之
末流
及其
文品

自永樂至成化八十餘年間，明之昇平時代也。國初崢嶸磊砢之風漸變爲儒雅雍容之度。所謂臺閣體者興焉。而主持之者，實維楊士奇、楊榮、楊溥、三元老。臺閣體者，其爲詩文，平和寬博。大抵本之歐陽氏，紆徐宛轉，而少精悍沈鬱之氣。此正太平時之產物也。後世有名館閣體者，卽屬於此派。此可謂之官僚文學。明人論詩文者，皆不數之。唐允薦所謂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微乎消者也。三楊以久於臺閣，其寵任之隆，勲業之高，德望之顯，足以傾倒一世。本其地位之所孕育，相率以博大昌明之體，雍容閒雅之作，鼓吹休明。海內宗之，遂成風氣。漬久因習，而膚廓冗沓者以起。精氣都亡，興象不屬。令人一望生厭。惟曾棨、郭登之徒，稍存別趣。此外有王直、李昌祺、劉績、秦旭、陳獻章、王越、劉濤，或稱正統十才子。或稱景泰十才子。然不失之淺，則失之麤。茲存一二，以識梗概。

楊士奇漢江夜泛云。泛舟入玄夜。奄息越江干。員景頽西林。列宿燦以繁。凝霜飛水裔。回颿蕩微瀾。孤鴻從北來。哀鳴出雲間。時遷物屢變。游子殊未還。短褐不掩脛。歲暮多苦寒。悠悠念行役。慊慊懷

所懽。豈不固時命，苦辛誠獨難。感彼式微詩，喟然興長歎。

摹擬魏晉，七子之先導也。

劉績早春寄白虛室云。帝城佳氣接煙霞。草色芊芊紫陌斜。殘雪未消雙鳳闕，春風先入五侯家。聯

鐘暗度新豐樹，游騎晴驕上苑花。獨有子雲才思逸，應傳麗句滿京華。

氣象聲調，亦啓七子之風範。

三楊小傳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時，召入翰林。永樂入直文淵閣，累官少師。正統九年，年八十卒。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成祖時，晉文淵閣大學士，備受恩遇。正統五年，年七十卒。楊溥，字宏濟，石首人。爲人有雅操，與榮同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晉學士。宣宗英宗朝，與榮共典機密。正統十一年，年七十五卒。三楊歷事成，仁宣英四朝，國家清晏，中外翕然稱之。或從其居第，稱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爲南楊。論者比於唐之房杜姚宋云。

李東陽矯正臺閣體

復古派之踵興

物極則返。永樂以還，三楊之臺閣體，流被天下，日趨膚淺，奄奄無生氣，蓋已不容不變。當是時，而拔陣先起，以一洗其陋習者，是爲李東陽。顧東陽非所謂復古派，而如門下生，乃始以復古相號召者。若李夢陽，何景明之徒，繼東陽而起。天下之歸之者，猶萬派之朝宗於海。是促李何之興者，不可謂非東陽一麾之

力也。王元美謂「長沙之於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穆敬甫謂「東陽倡始之功，有似唐之燕許。」老鶴一鳴，喧啾俱廢。振起永樂以還之壇坫，其力故不小也。

東陽之作
品

東陽之羽
翼者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謝遷並稱賢相。正德十一年卒。贈太師，諡文正。東陽在位，務宏獎風流，推挽才雋。士大夫多出其門。文章學術，粲然可觀。所作有懷麓堂集。文長短密約，高下疾徐，莽莽滔滔，惟意所欲。自謂「與况所寄觸左激右而成聲，雖欲止之而不可得。」詩宗法老杜，在永樂以後，有如老鶴孤鳴。擬古樂府，別出機杼，因人命題，依事立義，奇旨特創，尤爲可稱。同時與西涯爲古文者，有王鏊、吳寬、吳儼、羅玘、鏊字濟之，吳縣人。官戶部尚書，諡文恪。文規昌黎，上及秦漢，純而不弱，奇而不怪，雄偉俊傑，卓然振一代之衰。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官禮部尚書，諡文定。文典雅和平，才鋒不露，頗有廬陵遺風。儼字克溫，宜興人。玘字景明，南城人。大抵宗法歐蘇，足爲東陽之羽翼。顧西涯等之於文，其超異於二楊無幾。特在當時庸沓之中，鼓角出地，矯翼長鳴，有天津杜鵑之候。

復古派之
主張

七才子
才子之品
目

漢魏唐宋
二大派

兩種作
品
之平議

當西涯匏菴之爲唐宋文也。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乃起而與之角。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於韓。」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曰「不讀唐以後書。」故事凡出唐以下者，皆擯不用。爲文艱深鈎棘，至於不可句讀。持是以號於天下。而邊貢，徐楨卿，康海，王九思，王庭相等，友而應之。號七才子。其中李，何，邊，徐，又稱四傑。除王庭相，加宋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四人，又號十才子。明之文運，至是始生一大變。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世，而與韓歐爭長。文學界儼成二大潮流之觀。主漢魏者排唐宋，以謂明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宗韓歐者斥李何，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門戶各張，演至前清而久久不輟。然自文學之大勢而論，八家散語體，歷宋元而訖明，一式相承，每易流於庸滑。李何變之以斑斕蒼古，雖不免於矯厲，亦足以藥詞林。詩則自中唐以來，等是多法少陵。參見前敘論韓白黃陸元楊各而至李何，格調詞華，更加明備。如奏鈞天之曲，玉蕭彤管，響徹雲衢。如遊五

李何豪傑之士

夢陽之性格

夢陽之作風

都之中，霧縠雲綃，光流絳繚，不可謂非進步。特其短，在於規擬近似，習奇崛，或轉爲膠戾。尙聲容，則徒具間架，而神理情味，往往失之。此其所以招後人之訾議。而又韓歐散語體之勢力太盛，後進文明，遠異於古。理欲其顯，故格變而平。事繁於往，故辭衍而長。勢之所趨，力難矯拂。然李何於舉世波靡之後，獨屹壁壘，振起風流，恢廓詞場，鼓舞英俊，至令後之七子，復慕而張之，以震盪有明三百年間之文囿。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自號空峒子。慶陽古北地郡，故世稱北地。宏治六年進士。性傲岸，負氣使酒，不能久處館閣。居常快快。屢下獄，遇救得免。嘉靖十二年，卒於家。弟子私謚文毅。天啓中，追謚景文。夢陽爲人僻戾。嘗途遇張鶴齡，乘醉罵之，擊以馬鞭，折其二齒。識者鄙之。才思雄鷲，悍然以爲天下無人。弘治中，李東陽主文柄，楊一清爲之羽翼，風靡一世。夢陽帥事之，而譏其萎弱不足法。嘗謂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卓然以復古自命。規模漢魏，浸潤六朝。憲章盛唐。所作雄奇高古，濟以葩艷，氣魄宏大，籠罩羣賢，蓋多得於北方之剛勁也。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迨嘉靖

夢陽在明文學界之勢力

夢陽之摹擬論

景明爲人尙節義

景明主創造

景明之作風

李何二人之品評

景明之持論

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禎，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因終身效法之。然夢陽專以摹擬爲主。嘗曰：「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詩文何獨不然。」故後人譏爲優孟衣冠云。要其才力之雄駿，在當時實爲首出。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元年卒，年三十九。景明爲人，和而介，尙節義，鄙榮利。錢寧正貴倖用事，持畫造門求題，景明拒之。乾清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之誣，上書爭之甚力。其大節有如此者。初與夢陽甚相得。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夢陽主模倣，景明主創造。各樹堅壘不下，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反爲過之。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纔豪不解李空同。」蓋揚何而左李。沈歸愚以謂「北地以雄渾勝，信陽以秀朗勝。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未易軒輊。」以故天下語詩文者，必並稱何李。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錢謙益詆其「模擬剽竊，等於嬰兒之學語。且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未免過當。

徐禎卿

邊貢

康海

王九思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官國子博士。爲詩初喜白居易，劉禹錫。既登第，與李何遊，改而趨漢魏盛唐。然故習猶在，夢陽譏其守而未化。朱錫鬯云：「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大復是也。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盡無，空同是也。人所應有不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迪功是也。」三人分量自見。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九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有華泉集。貢早負才名，美風姿，所交悉海內名士。久官留都，優閒無事，游覽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都御史劾其縱酒廢職，罷歸。四傑之中，貢之邊幅稍窄。康海，字德涵，別號對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與夢陽輩相倡和。嘗議先達，忌者頗衆。夢陽下獄，爲屈節求救於劉瑾。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王九思，字敬夫，鄆縣人。與邊貢同年進士。仕至郎中。坐黨劉瑾，貶壽州同知。復被論，勒致仕。海、九思既廢，每相聚挾伎酣飲，造作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兩人所作，大抵流於粗率。云：王廷相，字子衡，浚川人。與康海同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詩沈鬱頓挫，然喜摹擬，多失真。七子詩，姑撮舉一二篇，以便參閱。

李夢陽臺寺夏日云：古臺高並鬱岩嶼，斷塔稜曾鎖寂寥。積雪洞門常慘慘，炎天松柏轉蕭蕭。雲雷盡壁丹青壯，神鬼虛堂世代遙。惆悵宋宮偏泯滅，二靈哀怨不堪招。

何景明
月篇

何景明明月篇云。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照。澹澹黃金波。團團白玉盤。青天流影披紅蕊。白露含輝汎紫蘭。紫蘭紅蕊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幌高褰香霧濃。瑣闌斜映青霞舉。霧沉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月明裏。月明皎皎陌東西。柏寢崑嶠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楊柳覆金隄。鳳皇樓上吹簫女。蟋蟀堂前織錦妻。別有深宮閉深院。年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櫺燕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牀。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徽。榆黃沙白路逶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窗前想畫眉。上林鴻雁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裏悲。書中笛裏空相憶。幾見盈虧淚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色遞如流。東家怨女上妝樓。流蘇帳卷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鉤。河邊織女期七夕。天上嫦娥奈九秋。七夕風濤還可渡。九秋霜露迴生愁。九秋七夕須叟易。盛年一去真堪惜。可憐揚彩入羅幃。可憐流素凝瑤席。未作當壚賣酒人。難邀入座援琴客。客心對此歎蹉跎。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人挾瑟歌。此時凭蘭垂玉箸。此時灺燭斂青蛾。玉箸青蛾苦緘怨。緘怨含情不能吐。顰色春妍桃李蹊。遲輝晚媚菖蒲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空持夜被貼鴛鴦。空持暖玉

何景明之
詞調論

擊鸚鵡。青衫泣掩琵琶絃，銀屏忍對燈籠語。箏篋再彈月已微。穿廊入園靄斜暉。歸心日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前有序云。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愛其陳事切實，布詞沈著。鄙心竊効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旣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覆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於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詞固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歌詩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而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關雎，六義始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而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或反在四子下與。暇日爲此篇，意調若髣髴四子。而才質佹弱，思致庸陋。故摛詞蕪素，無復統飭。姑錄之以俟審音者裁割焉。按詩之似四子，固已。（參看本篇第四章）曰詞，曰調。而重在於音節之可歌。是乃專於聲調上以求古人者。至謂託諸夫婦而始合乎風人之說，則未免誤解。此不具論。大抵李何之所主，在氣象，詞調風致。此事自高青邱古律體以來，已略有暗示矣。特至李何而盛發揮之耳。流及有清，王漁洋、趙秋

谷，沈歸愚諸家，皆參取之。今觀以上二詩及此序言，可以明其大凡矣。

徐禎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號吳中四子。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共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黃省曾、袁孝、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與之遊者，王寵、陳道復、王穀祥、周、天球之屬，亦皆以詞翰名於世。惟是祝允明、唐寅等，以文情輕豔相倡導。由是傾動流輩。而爲行又蹶弛放誕。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後生慕悅，浸成浮薄。其後桑悅、屠隆、李贄，雖所趨不必盡同，要爲承其風而興起云。

吳中文情
輕豔之風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弘治五年舉於鄉。久而不第。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涌泉。詩有六朝遺意。尤工書法，名滿寰中。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吳縣人。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寅詩文初尙奇麗。晚節放格，頗諧俚俗。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改字徵仲，別號衡山居士，長洲人。以歲貢授翰林院待詔。

金陵四家

當顧璘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二俊。其後寶應宋應登繼起，稱四大家。璘詩

之羽翼李何

王守仁之
學術及其
文章

矩矱唐人，以風調勝。韋婉麗多致，頗失纖弱。沂與韋同調，應登才思浩瀚，落筆千言。璘應登專羽翼李夢陽，而韋與沂頗持異論。惟復古之說，舉世風從。雖欲別有所尚，而滔滔之勢，捲入李何之波濤，矧其才不及李何者乎。

同時有王守仁者，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以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嘉靖八年卒，諡文成。嘗講學於貴州陽明洞，學者稱陽明先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爲用。其說雖本孟子，而實導源泉山。故頗貶朱子爲義外之說。當時爲朱子之學之薛瑄門徒，遂起而與之爭。由是稱薛瑄一派曰河東派，稱王守仁一派曰姚江派。此二派實有明理學界之大主幹。程朱陸王，並極其盛。能文之士，出於其學派者亦多。當李何初起，陽明亦與唱和往來。已而斷然棄去。社中人咸惜其無成。而陽明則曰：『學如韓柳，無過文人。辭如李杜，無過詩人。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人間第一等事業也。』然其爲文，既無所溺。原本義理，故能雅健流利。上振宋方之緒，下開歸唐之先。詩不求巧，不弄奇，沖灑澹澹，不墮腐爛，均足成家。惟陽明爲明理學界鉅子，不當以文人論列云。

第二十九章 嘉靖文學 一

弘治間之
標異幟者

弘治間，李何倡爲復古。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換羽。其於詞壇別樹一幟者。若楊用修之華麗，薛君案之雅正，華察，高叔嗣，皇甫四傑之冲澹高古。於時俗之規撫少陵以外，或學韋柳，或宗三謝。然其勢甚微，均非李何之敵。用修名愼，新都人，著有升菴集。君案名蕙，亳州人。察字子潛，無錫人。叔嗣字子業，祥符人。皇甫四傑，冲，泮，瀛，長洲人。至嘉靖之際，李王七子踵興，更衍李何之緒論，黃霧妖雲，旁唐四塞。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也。而李王爲之長，謝吳次之，梁徐宗又次之。

嘉靖七子

七子結社
之略歷

始攀龍之官刑曹也。與李先芳，謝榛，吳維嶽輩，倡詩社，而榛爲主盟。王世貞初釋褐，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是爲五子。未幾，徐中行，吳國倫亦至，乃稱七子。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始擯先芳，維嶽不與，已而榛亦被斥，攀龍遂爲之魁。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

李攀龍之
持論

排賦宋學

王世貞聲氣之盛

李攀龍小傳

攀龍作品之梗概

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故平生不讀大歷以後之書。攀龍死，世貞握其柄。其所與遊者，各有標目。曰前五子。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也。曰後五子。余日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也。曰廣五子。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維岳、歐大任也。曰續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燧、趙用賢也。曰末五子。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胡應麟、及趙用賢也。此可見其聲氣之盛矣。

李攀龍字子麟，號滄溟，歷城人也。嘉靖三年進士，累官陝西提學副使。移病歸鄉里，構白雪樓於鮑山華不注之間。日夕讀書吟詠其中。賓客造門，謝不見。大吏至，亦不迎。以此得簡傲之謗。隆慶初，復起爲河南按察使。至是，櫛度漸和平，賓客亦稍進。遭母喪，以哀毀致疾。隆慶四年，年五十七卒。攀龍爲人英邁，才思勁鷲，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並稱王李。又與夢陽、景明並稱李何王李。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古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生吞活剝，視焉不顧。又臨摹太過，故後人並詆爲優孟衣冠。七律爲人所推。高華矜貴，脫去凡庸。心摹手追，在李頎、王維。然句重字複，氣斷續而神依離，亦非絕品。其詩說見於其所選之唐詩序，於李杜並有短辭。文則聲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世之

李何王李
文之較論

論者，大抵目李何王李爲一途，通稱爲復古派。惟黃梨洲曾爲之細別。以謂「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有似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所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興臺耳。」此雖不免過貶，亦足見四子之面目也。

王世貞小
傳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洲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員外郎郎中。揚忠愍下獄，世貞傾心營救。見恨於嚴嵩。出爲青州兵備副使。父扞總督薊遼，爲嚴嵩構害。世貞伏闕訟冤，大學士徐階左右之。追復父官。轉大名兵備副使，入爲太僕寺卿，終刑部尚書。萬曆十八年，年六十五卒。世貞始與攀龍、柙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墨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頗自悔舊學。嘗曰「余作扞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彼短此長。未足據爲定論。今行世已久，不復能祕。惟隨事改正。」又贊歸有光畫像，亦表傾服之意。病亟時，尚手蘇子瞻集，諷翫不置。故其晚年不復詆斥宋學。世貞古文辭尙剪裁，而亦時出新意。詩則樂府古體，高出歷下。七言近體，亦規大家。然鍛鍊未純。故華瞻之餘，時露淺率。朱竹垞謂其「病

世貞作品
之梗概

世貞晚年
論著改變

謝榛小傳

在愛博千篇一律，安在無所不有。」而胡應麟獨奉世貞唯謹，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則貢諛甚矣。

謝榛詩說
與七子

謝榛，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人。渺一目，喜遊俠。既而折節讀書，刻意歌詩。時李王結社，重榛行誼，推爲盟長。攀龍贈詩曰：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布衣客。未幾，攀龍位高名盛，與榛論詩不合，遂與絕交。其書有云：「安可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於是同人皆助李斥謝，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故榛詩曰：「奈何君子交，中道兩棄置。」然榛交遊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其論詩，謂「取李杜十四家最勝者，熟讀之，以會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杜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合力擯榛，其稱詩指要，實自榛發也。榛詩近體，字烹句鍊，氣逸調高。七子中，稱爲獨步。古體雖非所長，亦自存本色。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楊繼盛死，國倫首倡賻送。忤嚴嵩，左遷南康府推官。棄官歸。嵩敗，起爲建寧同知，遷河南左參政。國倫才氣雄放，好義輕財。歸田之後，聲名與世貞齊。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與國。萬歷中，世貞歿，國倫猶無恙。年八十餘卒。陳臥子稱其雅

吳國倫

梁有譽

宗臣

徐中行

李王七子
平議

鍊流逸，情景相副。前七子中之邊貢也。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爲刑部主事三年，以念母告歸。杜門讀書。大吏至，亦辭不見。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由刑部主事調考功郎。謝病歸。築室百花洲，上讀書其中。二人爲行皆有高致。徐中行，字子興，長興人。仕至江西左布政使。爲人清介，有篤行。其詩雖模古哲，而心摹手追，在李攀龍少湛深之致。梁、宗、徐並與吳國倫同年進士。

論者以七子之詩，不出模擬剽剝。故慣用金樽明月，陽春白雪等字面，以自憲。試披讀其全集，久之自起厭劬之念。比於前七子，規模大小，不相及遠甚。雖然，王、李、謝、吳四子，才氣亦自富健。猶有牢絡一世之概。故頗有可觀。後來耳食之徒，不及李王之真價。猥附前人，雷同毀譽。詬之者有如衆犬吠影，效之者亦等沐猴而冠。此末流之勢，所必至也。後七子，全奉前七子爲圭臬。矜格調，尙聲容，以光昌博大爲期。例已見前，不煩再舉。然其驅使才氣，每易虛囂。此其所以來公安竟陵之反動。

第三十章 嘉靖文學二

復古派創
議之起因

王唐與七
子之對壘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復古派之倡爲詩，必盛唐，蓋厭宋之近腐，元之近纖，而欲出以中正和平之雅音，以救正其敝。其曰文必秦漢，務排歐蘇，亦自有其故焉。文自宋以來，散文則道學家入於庸濫，舉業家流於熟套，而制誥一體，亦受其影響，變而平凡。少魁奇博麗之作。卽真韓歐，亦已難入才人之眼。李何欲翻新舊套，突出前人，故別樹一幟，亦猶今胡適輩之倡爲白話體文也。自李何導於前，李王繼於後，一唱百和，警警然羣集其旗下。濁流混混，蓋胥天下而溺之矣。相延數十年，比於今白話文之盛，或有過之。當是時，卓然獨立，不爲所搖，而成一家者，得三人焉。曰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王唐二人，爲文宗八家，而詩亦矯而學宋，以與七子角抗。餘如茅坤，徐渭，湯顯祖，袁宏道，皆承流而鼓扇之者也。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後罷官歸淇上。屏居二十年。深自斂抑，無復昔日霸氣。日以

王唐幾捲
入復古派

嘉靖八才
子

著述爲事。問業者踵至。嘉靖三十八年，年五十一卒。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既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南豐。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王唐。或曰晉江毘陵。又與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陳束、李開先、呂高，號嘉靖八才子。務矯李何之弊。李王後起，又力排之。雖能屹立，然終不及復古派勢力之盛。攀龍、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也。慎中初號遵巖居士，後號南江。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自翰林罷歸，讀書陽羨山中十餘年。復召用兵部，頗著武功。嘉靖三十九年，年五十四卒。順之博學，於書無所不窺。初見慎中崇拜歐曾，心爲不服。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居，盡肆力古文。泔洋紆折，有大家風。惟晚年遁而講學，頗蹈語錄之體。觀王唐二人，亦幾陷於復古派中，時潮之移人甚矣哉。

歸有光

有光折服
王世貞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者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儲，泊如也。弟子自遠方至者，常數十百人。稱曰震川先生。至年六十，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薦爲南學太僕寺丞。修世宗實錄。卒於官。有光爲明代古文中堅，後起者多師奉之。當王世貞踵二李之後，執文壇牛耳，聲望赫然。而有光以一

王唐歸爲
嘉靖三大
家

歸文之作
法與其影
響

茅鹿門

徐文長

湯若士

老舉子與之抗，力相觝排，目之爲妄庸巨子，詆其學曰俗學。世貞大憾之。其後亦爲心折。有光歿後，世貞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而徐渭亦稱之曰：今之歐陽子也。世稱王唐歸爲嘉靖三大家。或以與宋濂、方孝孺、王守仁，稱有明六大家。有光爲清桐城派所宗。其爲文原本經術，最好太史公書，而得其神理。於敘事文尤善。然往往失於枯淡，闖入時文境界。要以此於李王七子，爲秦漢盜臣，則王唐歸三家，不失爲唐宋之忠臣也已。

茅坤，徐渭，湯顯祖輩，原非大家。不過承王李之波決瀾倒，踵王唐而張反對之饒者也。坤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取順之所選唐宋八大家文，復加批評刊之，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名。然鹿門生平，於經史學甚疏。但學文章，故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批評亦多不得要領。去王唐遠甚。渭字文長，山陰人。性狷激，而牢落不偶。以狂而死。天才超軼。文則宕逸。詩放李長吉，絕出倫輩。而不免於鬼氣襲人。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臨川人。萬歷間進士。詩宗范陸。文慕宋濂。力排擊李王之古文辭。尤善詞曲。所著玉茗堂四夢，極有名。

有明當嘉靖之際，文學界之激盪，殆爲前此所未有。然一主秦漢，一崇唐宋，等

漢唐兩派
等爲復古

黃梨洲文
敵待變之
論見

兩派末流
之失

爲復古。若於其間較論，祇有門戶之左右，不必有美惡之逕庭也。黃梨洲曰：「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歸唐懲其失而矯之，與相齟齬。士子之學爲文者，不於此，則於彼。梨洲又嘗叙論兩派末流之失，以謂「甬上余君房，屠長卿，皆學四子（李何王李）之學者也。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卽孔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其歸美六經，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同。後進晚生，痼語流注，勦襲陳言，游談無根。而學震川者，又不於其神而求之枯淡。以至臭腐闢茸，厭厭不振。時文之士，競爲摹倣。而震川一派，遂變而爲黃茅白葦矣。」吾視嘉靖以後之士，經此兩派之影響，既欲揣摩風調，又欲搬弄

字面。往往走入荆棘，有非驢非馬之象。自非英達，未之或免。

第三十一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明萬曆年間之國勢

明自萬曆年間，積弱已甚。內則委鬼專橫，正氣銷勺。所謂東林黨人，則死徙竄逐，有如東漢黨錮。外則愛親覺羅氏，已下遼河以東七十餘城，遷都遼陽，勢將伺機南下。廢興存亡之運，固不待智者而決矣。

公安竟陵之反復古

於此殘燈無焰之秋，文學承嘉靖之流風，雖屬萎靡不振。而其間公安一派，變以清真。竟陵一派，又易以幽峭。較李王派之膚廓粗厲，似爲進步。然一失之淺率，一失之僻澁。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其愈於李王者無幾。文運固果與國運爲盛衰乎。然其辭闢之意氣，亦不容泯沒也。

公安派之主唱者

公安派者，袁宏道兄弟三人之所倡也。當時李王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痛斥其勳襲之不當。宗道在館中時，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

公安體之
作風

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宏道承之，結社城南，自爲之長。爲詩歌古文，倡主性靈，尙妙悟。及知吳縣，聽斷敏活，公庭無事，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後辭官，徧遊吳越名山水。歸築園城南，植柳萬株，號曰柳浪。與中道及一二老衲，吟哦其中。以清新輕俊之辭，矯王李之弊。學者多舍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由是王李之風漸熄。然戲謔嘲笑，間雜鄙俚。故空疏者便之，有識者竊以爲笑也。如西湖詩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有類滑稽。在易一時代觀之，或許爲文學界革命之先驅矣。

袁中郎之
持論

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歷二十年進士，仕至吏部侍郎。兄曰宗道，字伯修。萬歷十四年進士。卒後，贈禮部尙書。弟曰中道，字小修。萬歷四十四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兄弟並有才名，而宏道尤爲白眉。號曰中郎。嘗敍小修詩云：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耶。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耶。使秦漢而學六經，則豈復秦漢之文哉。使盛唐而學漢魏，亦豈復盛唐之詩哉。惟夫代有

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斯爲可貴。又與丘長孺書云：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同於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耶。卽此可見其主意矣。

竟陵派之
主唱者及
其響應

竟陵派者，鍾惺、譚元春之所倡也。自宏道以清真矯王李之弊，惺復另出手眼，變而之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詩，爲唐詩歸。又選隋以前詩，曰古詩歸，以著見其詩旨。由是鍾、譚之名滿天下。先是惺爲詩，聲氣尙寡。及元春起而和之，閩中蔡一年先降心相從。吳中張澤、華淑等亦聞聲響應。然後海內之稱詩者，靡然從之。奉其言爲準的，謂之竟陵體。二子根孤伎薄，其詞旨渾淪晦僻，大爲通人所譏。矯枉過直，公安、竟陵兩派所同也。而學之者，方以爲駕於前人。其浮淫所及，滔滔不返，而國運亦隨之盡矣。

惺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仕至福建提學僉事。少負氣，名聞公車間。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屏謝人事，愛名山水，終逃於禪而卒。元春字友夏，天啓七年舉於鄉。

第三十二章 明末文學

明末文學
界之概況

天啓崇禎之間，外患內憂，如麻而起。朝多關茸之臣，將少干城之選。士大夫或怵於國事，或激於聲氣，相與裁量得失，譏刺朝政，奔走相屬，連爲黨援。天下始囂然喪其讀書樂道之心。故其時以詩文爭鳴於世者，雖不乏其才，而繁星熠耀，燿火紛紜，倏然而爲北斗之宗，燭龍之曜者，實渺不可得。雖然，斯時之爲學者，承東林之風，尙激濁揚清，皆能矯然有以自異。及夫國事日壞，奮厲有加。雖學術未宏，而以其忠直之氣，發爲文章，旁薄鬱遏，空涌激訐，轉若盛於平時。若黃道周各奏疏，史可法報睿親王書，其光芒之所燭，豈可以晚季限耶。其他博學閎儒輩出，卽以文論，如侯方域，顧仲恭，張元長，錢謙益，寧都三魏，皆能恢崑山之墜緒。而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克存先正矩矱。惟石齋閣部，當與文山疊山齊光，不可以文家論。而諸家之所以擅勝，則以時當異族改玉之變，士大夫浸淫於先聖攘夷之說者，旣廣且厚，故其見之於文者，特爲凌厲盤鬱。歷代以來，亡國時之文章轉盛，惟宋與明者，以此故也。

宋明兩代
未造文盛
之故

坊社倡導
之盛

復社之主
盟

黃梨洲謂「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要未可云探其本也。惟諸家概多沼澤之水，少所灌潤。其力能主持風會，如空同歷下者，又復無有。茲但舉其標目坊社，爲世倡導者，以著見其梗概。若復社、幾社、豫章社，其聲光之卓燦，亦有明之神龍掉尾也。

復社者，張溥張采之所倡也。溥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九年，以選貢入都，兩人皆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引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命其文社曰復社。刻所私試經義以張之。一時高才宿學，多出其間。聲譽震於吳中。四方嘖名者，爭走其門。溥亦傾身結納。交遊日廣。聲氣通朝右。有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會蘇李上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溥同里陸文聲，輸貲爲監，求入社，不許，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

復社宗法
王李

子震怒，班下州郡按其事。崇禎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猶未竟。溥所師奉，主於王李。所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以資提倡，尤有名。爲文敏捷豐豔，遂無苦功入細，故所成就，不能遠到。采字受先，其文樸質過於溥，而才實遜之。

幾社之主
盟

幾社者，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何剛等之所倡也。當張溥、張延樞等，慕東林講席，結文會，名曰復社。允彝、子龍等，亦結幾社相應和。以文章論，子龍尤高。子龍工舉子業，尤善倚聲。古文取法魏晉，駢體更精妙。詩襟度宏遠，天骨開張。國變以後之作，更爲激昂沈著。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子龍崛起雲間，挽之以迴於大雅，亦不可無功。惟其宗旨，以王李爲依歸。故後之痛貶王李者，且集矢於子龍。然子龍懲王李之失於廓落，稍參以神韻，亦可謂善學王李者矣。

幾社應和
復社亦宗
王李

幾社諸子

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青浦人。崇禎十年進士，以功擢兵科給事中。福王監國南京，子龍累言事，不聽，乞去。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發被捕，投淵死。允彝，字彞仲，與子龍同年進士。聞

皆殉難

豫章社之
主盟

豫章社宗
法震川

北都變，允彝走謁史可法，與謀興復。南都陷，投淵死。孚遠，字闇公，剛字懲人，皆殉難死。

豫章社者，艾南英之所倡也。萬歷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嫉之。與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之世。世人翕然歸之，號章羅陳艾。始王李之學大盛，鐘譚出而始一變。至是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排舐王李，不遺餘力。與章羅陳及徐巨源、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士業等，連鑣共爲古文。奉震川爲正宗。時陳子龍師承弇洲，千子與之論文，極口鄙薄。以爲「少年不學，不宜與老學論辨，自取敗缺。」海內文章家，莫不右千子。黃梨洲謂「千子經術之功甚疏，徒有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祇爭一頭面。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

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闕。天啓四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而南英日有名。負氣陵物，人多憚之。兩京繼覆，江西郡縣盡失。南英乃入閩。唐王授御史，尋卒。

明文學界
顛倒於門
戶

有明一代文學，蓋顛倒於門戶搶攘之中。攻何李，伐歐曾。喜聲調，尙性靈。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施及末流，其爭益激，其學益非，而其國亦已不振。然而薪盡火傳，前清文學之盛，要亦於此而發其端也。

第五篇 近世文學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一

康乾時文
學最盛

歷代文學之昌盛，以前清爲最。前清三百年中，以康乾兩朝爲最。其原因犖犖大者，蓋有三種。（一）學術之發達。（二）國勢之彊盛。（三）朝廷之獎進是也。

一 學術之發達

漢宋兩派
之特點

周末諸子百家之學，而統一於漢。漢以後儒老佛三家，而陶鎔於宋。漢學之特色，求名物訓詁度數。其長在考據。而代表之者，孔馬賈鄭。宋學之特色，尙領悟存養。其長在義理。而代表之者，周程朱陸。漢學近實。宋學近虛。漢學之失苛碎。宋學之失迂拘。此其大較也。流及前清，二者並極其盛。於漢學，則康熙朝，有顧炎武，閻百詩，毛奇齡，朱錫鬯，胡渭，惠士奇，江永，何焯，之倫開其先。乾隆朝，有焦

漢宋兩派
並盛及其
因緣

講社之朋
興

循，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王鳴盛，阮元，紀昀，汪中，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趙翼之徒昌其說。於宋學，則康熙朝有孫奇逢，李顥，湯斌，陸隴其，李光地，張伯行，方苞，施閏章之屬衍其傳。乾隆朝，則有蔡世遠，陳宏謀，朱珪，全祖望，姚鼐，彭紹升，羅有高，汪縉之朋抗其流。各出特長。互爭雄長。故文章莫盛焉。考其來源，蓋有二種。明自李何倡爲復古以後，於是爲古文辭者，或崇史漢，或主歐曾。漢宋之標幟，殆已留其小影。楊慎，焦竑，起而以博洽矜。承其流者，始厭宋元以來儒者之空疏，勤於爬梳辨析。洎乎晚葉，復社，幾社，豫章社，各張職志。風流所及，會社雲興。則有若甬上之講經會，創於陳夔獻。明州之鑿潮社，主於李杲堂。太倉之應社，起於顧麟士。武林之讀書社，糾集於聞子將。嚴印持。其興起人才，不可殫述。易代而後，遁迹丘樊者，仍以其蕉萃枯槁之音，追嚶鳴求友之好。其聚於越中者，有西湖八子爲一社，而李文縉爲之長。南湖九子爲一社，而高宇泰爲之長。西湖七子又爲一社，而董劍鐔爲之長。以至翠微峯之易

富
修養之宏

堂九子。宋牧仲之雪園六子，其聲力氣燄，皆足以矜式後人。故被其風者，蔚然一興於學。質有其文。此原於講社之功也。明社旣屋，旣感夷夏之防。復篤君臣之義。大都抗節不屈，隱居求道。若顧炎武，孫奇逢，黃宗羲，李顥，王夫之，胡渭，萬斯大，毛奇齡，江永，魏禧等，皆耽志典籍，自少至老，未嘗釋手。故或長名理，或通經學，或能文章。以至歷史，輿地，步算，律歷，音韻之學，靡不淹貫精絕。由是師門遞衍。風尚日蒸。而其尤奇者，顧黃以下諸人，類皆克享大年，多者八九十歲，少者亦六十餘歲。故於漢宋兩途，能深造自得，含宏而光大之。卽其見於文章者，要皆根柢深厚，陶鑄百家。此原於修養之富也。

二 國勢之彊盛

前清版圖之大，武功之盛，歷代所未有也。康熙朝，剪滅臺灣，征服準部。雍正朝，削平青海，撫有苗疆。乾隆朝，平準噶爾，服緬甸，夷金川，賓安南，戡定回疆，綏撫西藏。於是東起朝鮮，西踰葱嶺，北抵西伯利亞，南盡交趾支那。舉前代所未臣

康雍乾三
朝之武功

文學界之
氣象

一技一能
之奇異

屬者，悉統治於一王。方內大寧，邊垂清謐。牛馬蔽原野，餘糧棲甫田。戴白之氓，老死而不聞兵警。京師繁華，甲於天下。詞人才子，生於此。秦平歌舞之中，故能敬業樂羣，優游於文藝之圃。俛察仰觀，陶然皆有以自得。其感於物者，既休明而壯盛。斯見於言者，亦雄大而崢嶸。有漢宋博厚深醇之思，無元明卑靡局促之態。不必叩其大小也。卽以一技一能觀之。若徐基之十峯集五卷，自詩賦古文，以及填詞，洋洋灑灑，多至數千言。皆集前後赤壁賦中字以成之。趙吉士之疊韻千律，凡詩一千五百餘首。皆疊金壇於漢翔所貽四首之韻。萬紅友之璇機碎錦二卷，皆廻文詩圖。組織工巧。黃之雋之香屑集十八卷，皆屬集唐之作。周宣武六言詠史詩，多至百首。凡此均屬古今創見之業。雖耗精神於無用之地，亦以遭時清晏，俾得澁心咕暉，成此敝帚也。

三 朝廷之獎進

上無提倡，則下少駿奔。所謂待文王而後興也。前清倡率之功，比於歷代尤異。

清初之文教

清起長白，獷悍無文。太祖時，以蒙古文合滿洲語音，創爲滿文。太宗命大海榜式，譜譯漢籍。旣而諭諸大臣，八歲以上之子弟，必令讀書。此爲文教之始。及世祖克定中夏，自知鄙陋不足以懷輯漢人也。而又不勝其慕從之心。故範我文化，用資順守。其諭禮部詔曰：『朕惟帝王政治，文教爲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不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爾部傳諭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究，淹貫。通古明今，明體則爲真儒。達用則爲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將不次簡拔，重加作用。』康乾兩代，繼志重光。前後百數十年間，其君旣英明而神武，其臣亦博學而多文。朝廷之上，濟濟雍雍。或賜序文，或賜詩詞，文酒交懽，唱酬無間。其風起海內，有如此者。而承流宣化之臣，如施閏章、王士禛、阮元、畢沅等，軺車所至，或崇樸學，或揚風雅，善莪之化，幾徧野人。其裁成士類，又如此者。至其徵聘隱逸，搜求遺書，君臣間所爲殷殷不勸者，尤有二特典，足以增進當時之文教。

君臣之倡導

開博學鴻
詞科

一開博學鴻詞科，二編纂圖書，是也。博學鴻詞科，創於唐上元垂拱間。宋咸淳繼之。越四百年而至前清。康熙乾隆重修此科。以網羅魁奇英異之才。康熙之時，得五十人，而被薦者凡百八十六人。乾隆得十五人，補試四人，而前後薦辟共二百六十七人。經術文章之士，莫不該於其中。詞學之盛，蓋遠度越乎宋賢。而當其時之燕躍鷓踊，爭自磨刮，以待徵拔者，正不乏人也。而又特開館局，使從事於圖書筆研之間，食以廩粟。於康熙則有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之編纂。於乾隆則有古今圖書集成，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總目，續通典，通志，通考，皇朝通典，通志，通考等之選述。并開四庫，以資求者之搜討。雖其意主牢籠，出於政治上之方略。而影響之所及，足以驅天下於浩博之一途。而益有以自力承學之士，又以投其結習之所好，亦沈疇於文史之間。冀有所樹立，以終其生活。而文學因以大昌。

有是三因，故前清一代文學，盛於歷代。試以漢唐宋明比較觀之。漢去古未遠，

編纂圖書

前清與歷代之比較

前清文盛之運會觀

學有本原，而撥尋灰燼之餘，恩泉枯竭。天下新離兵革，北有平城之困，南有尉佗之強。高帝起自亭長，性不喜儒。無當於三因之一，故遲至武宣而始昌。唐有太宗之文治武功，而承六代綺靡之敝，學術崩離已久，收拾且難，遑言深造。有其二而缺其一，故詞盛而理弱。宋始兼乎詞理，而五季盜竊，簡陋無文。雖有右文之君相，已無雄邁之氣風。至於明，三大原因，未有其一，故其所得，徒咀嚼古人糟粕之餘，而無甚表襮。以此知前清文學之冠絕今古，非偶然也。夫運會之所趨，天地且不得闕其用。有秦之燔滅，而後有漢之爬梳。有六代之詞華，而後有唐之風雅。有儒老釋之混流，而後有唐之道學。鄉使無明季之醞釀留貽，而清至康熙，天下粗定未久。六十年間，人才之盛，亘古無儔。卽曰過化存神，豈得遽臻斯詣。是則康熙之人才，孕育於明季者也。乾隆之人才，浸染於康熙之流風者也。播種於東南，而收功實於西北。前清之盛，亦運會使之然哉。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 二

康雍間

乾隆朝

一代文學之潮流，必有數派之銜采爭奇，而後滂沛而充盛。明代程朱陸王之爭，史漢歐曾之訟，至清初稍息，而漢宋之門庭始興。治其學者，類能蓄道德而能文章。康雍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計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施閏章、宋琬、王士禎、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之流，聯鑣接軌，各以詩鳴海內。蓋郁郁乎文已。純皇御宇，考藝修文，天下益翕然侈爲繁博綜稽之學。標漢學之幟，以攻有宋諸儒。爲文務博辯閎麗，相尙以考據駢儷。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昕、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汪中之徒，蔚然四起。於時姚鼐獨崇義理，矯爲方氏之傳，以號於天下。由是學者多歸響桐城，號桐城派。而陽湖惲敬、張皋文亦起而倡爲古文。與之枹鼓相應。遂又有陽湖派。詩自漁洋提倡神韻以後，傳者踵繼。雖趙執信與相齟齬，而卒莫能攖其鋒。逮翁方綱、袁枚、沈德潛出，或求格律。

或主性靈，於是神韻派始衰。沈氏之學特盛。道咸以降，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士猶高語周秦漢魏，薄淡遠簡樸之文，爲不足爲。而姚瑩、梅曾亮、曾國藩之倫，相與衍方姚之遺緒。而曾氏尤折衷漢宋，兼取二者之長。會其時歐學東侵，士頗注目於外情。魏源、馮桂芬、薛福成輩，首以其學導海內。漢宋門戶之爭，庶幾乎熄矣。詩大半奉杜。或衍昌谷玉谿。或學昌黎山谷。要不越歸愚之範圍。綜而論之，前清文學，茁發於康熙，爛漫於乾隆，道咸以還，內變迭起，外壓方興，文學一途，遂生頓挫。然前軌未遠，流風猶存，尙足稱一時之盛。光緒甲午而後，國威忽墜，情見勢絀，憂國之士，始有奮發圖強者。康祖詒、梁啓超、師弟，拔自新進，出其雷霆精銳之才，改易更革，以振刷天下之耳目。雖變不旋踵，亦足牖我光明。自非風氣蔽塞之鄉，腦筋遲鈍之子，莫不舍其舊而新是謀。朝野上下，新舊始騷。卒之舊者早喪其精，新者止掠其似。舊者腐爛而無用，新者弔詭而難行。二者交讖，而文學益以荒落。此，前清三百年盛衰升降之大略也。

文字之獄
種種

前清文學之盛極矣。而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獄遽興。亦爲歷代所未有。蓋清以外族入主中夏，逆知漢人之不服，故猜防疑忌之念深。而漢人以素服攘夷之教，故久而不馴其化。由是而見於著述，發之詠歌者，往往有之。亦有偶失點檢，因疑構禍。若莊廷鑑之史禍，戴名世南山集之禍，查嗣庭之北闈獄，大義覺迷錄之曾氏獄，陸生柘之獄，胡宗藻之獄，徐述夔之獄，或以記述冒犯，或以議論悖逆，或以詩詞譏刺，甚者以試題字面堪疑，而目爲不道。以著作忘題年號，而指爲叛逆。若斯之類，不勝枚舉。希旨邀功之徒，章上其事。考逮薰灼，動至百千。生被族誅，死受尸僂。天下震驚。老幼寒心。夫人情挫辱，則義憤之氣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身處忌諱之朝，時慮吹求之吏。由此父兄師保，相戒爲謹敕之行。屏氣窒息，不敢少放於言。卒以養成罷軟卑劣之風，媵婀駑蹇之習。自明季東林講學，士大夫恫於國勢，相率爲激訐之行。民氣庶幾稍起。乃一翦於逆閹。再挫於奸相。清起而尤痛抑其醜，毆士林於無用之學，務斲而小其才。而生

文字獄及
於文學界
之影響

龔自珍之
痛痛

清文家之
特色

其時者，又不欲與聞國政，竄身藝林。後起者震於風波之潛駭，益依古籍，以爲明哲之方。破碎之漢學，禪寂之宋學，熟爛之時文，浮麗之詞章，浸淫漫衍，而國華於以徂謝。三百年中，何嘗有一瓌璋瑰奇之彥，陳長沙之策，上同甫之書。卒至區國與學，離爲二物。龔自珍曰：『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焉，裴裒其鐘簴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獮旣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其臣，不亦莫乎。』盛之中有其衰焉，覘世道者，蓋於此而永歎矣。

昌黎有言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前世之以文不朽者，要皆原本經史。而清一代文人，類能說經鏗鏗，列於經師儒林者，多足與於文苑之選，今取其文采表著者，綴於篇。

第三章 明季遺老

清初三先生

前清文學之盛，實由明季遺老開其源。而遺老中之以學問文章，津逮後人尤遠者，莫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卽世所稱國初三先生。

黃梨洲

黃宗羲，字太冲，號南雷，餘姚人。世稱梨洲先生。父尊素，明天啓中御史，以劾太監魏忠賢遇害。時宗羲年十九，袖鐵椎入都訟冤。至則忠賢已誅。因鎗擊逆園餘黨，並殺害父二獄卒。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受業劉蕡山之門，與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東浙三黃之目。清兵南下，糾合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拒清兵。軍潰，亡命走剡中。其後海上傾覆，知無恢復望，乃奉母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者日至。清廷屢徵不起。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有六卒。門人私諱曰文孝。宗羲爲學，雖出於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凡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兼而有之。尤嘗以古文自命。其論文，以爲文必資於學。曰：『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又曰：『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千年如一日也。』此論足以破明世門戶之爭，掃文士逐末之習矣。故其文不名一家。晚年

梨洲之爲學

梨洲之論文

顧亭林

尤愛誦謝皋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詩尙獨得，而幽折婉勁。有南雷文案，詩歷若干卷。

亭林之爲學

亭林之論文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崑山人。或自署曰蔣山僑，學者稱亭林先生。少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時有歸奇顧怪之目。清兵下江南，謀與邑令楊永言、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起兵，奉故郎撫王永祚，以從夏永彝於吳中。兵潰，其沆死之，永言行遯去。炎武與莊得脫免。鼎革後，流寓四方。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足迹所至，北則燕趙，東抵齊魯，南上會稽，西歷關隴，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始卜居陝之華陰。大臣爭欲薦之，屢以死拒，得免。康熙二十年，年六十九卒。炎武少有異稟，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凡邦家之典禮，郡國之利病，以及天文、地理、兵術、農政之事，靡不通瞭。其出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陜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以爲常。故其學問該博，考證精詳。當時稱爲閎儒。生平恥爲文人，謝絕應酬文字。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李二曲爲其母求傳再三，終謝不作。顧不輕爲文，而文與詩均無媿作者。駢文亦俊邁有逸

致，著有亭林詩文集。

王船山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學者稱船山先生，衡陽人。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踰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鄉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執其父以爲質。夫之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未幾北京陷，涕泣不食者數日。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因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於桂王。已而授行人。聞母病，間道歸。至則母已前卒。其後桂林傾覆，知天下事已不可爲，決計老牖下。深自晦匿，浪迹郴永漣邵間。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著書五十二種。夫之生平論學，以宋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尤推尊橫渠。生逢鼎革，自以先世爲明臣，存亡與共。始則崎嶇嶺嶠，備蒙險艱。繼則竄身猺峒，遠迹人世。故國之感，無間死生。本不自以文名，而餘事之見於文詞者，隨地湧出，不假修飾，自成一體。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若前後所詠落花詩，及鼓柁詞，要皆騷怨之遺。方之阮籍詠懷，陶潛述酒，何多讓焉。

船山之
作風

學
船山之爲

孫夏峯
李二曲
陸桴亭

此外以性理學稱者，有孫奇逢，李顥，陸世儀。夏峯以陽明象山爲宗，而通以朱子之說。二曲接關學之遺，主於悔過自新。於程朱陸王不爲左右袒。桴亭則恪

擅名詩文者

侯雪苑

守程朱家法。皆不應徵聘。開有清一代風氣之先者也。至專以詩文擅名。爲世宗仰者。若侯朝宗。魏禧。吳偉業之倫。在當時文壇中爲尤著。

雪苑之作風

敍傳尤長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商邱人。祖父皆明顯官。與方以智密之。冒襄辟疆。陳貞慧定生。號四公子。在南都。以清議自持。力排魏闈餘黨。及福王監國。魏闈義兒阮大鍼得勢。將盡誅黨人。方域走免。明亡後。奉父歸鄉里。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有七。方域爲人。豪邁多大略。喜任俠。不苟然諾。周人之急。千金不吝。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文類於其人。才氣奔放。超軼雄悍。如健鷲摩空。鯨魚赴壑。魏禧稱爲目睛不及轉瞬。蓋在於此。然其才氣盛而學力未逮。疏暢有餘。深厚不足。亦享年不永。未臻厥成也。生平尤長於敍傳。淋漓頓挫。激昂震盪之處。直摩史遷之壘。青門。淇園。勺庭。堯峯。諸人之敍傳。非無可稱。而比於雪苑神來之筆。幾有仙凡之別。至其感懷烟景。寄意酒杯。弔往哀來之作。尤爲風神特妙。汪琬云。『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王士禛云。『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遠近無異詞。』而朱彝尊亦云。『文章之難。自雪苑外。合於作者蓋寡。』信乎三子之言不誣已。

魏叔子

叔子善議論

叔子之論文

叔子之作風

江右之文家

吳梅村

魏禧，字冰叔，號勺庭，又曰裕齋，寧都人。兄弟三人，皆善文，時號寧都三魏。而禧尤著，人呼曰魏叔子。年十一，爲諸生。中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咤不欲生。謀舉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與彭士望、林時益等九人，移家翠微峯。所謂易堂諸子也。自是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及老蘇之文。其爲文，主論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汎交天下奇士。大抵率遺民也。康熙中，被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七。所著有文集，目錄左傳經世諸書。其論文，謂「學柳州易失之小，學廬陵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穎濱易失之蔓，學半山易失之枯，學南豐易失之滯，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老泉易失之粗，病終愈於他家。」所作雄深雅健，霸氣稜稜，能寓變化於法度之中，節制愈森嚴，而筆力愈奇縱。紀文達謂爲策士之文。程伯垂稱爲文之飛將軍。世恆謂雪苑敍傳，叔子議論，爲文壇雙妙。清初文家，無出此二家之右者。同時江右爲古文者，有王于一、陳士業、徐巨源，與艾千子上下驂斬，能挽回明季公安竟陵之風習者也。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少遊復社，張溥甚重之。因從受業。崇禎四年成進士。稍遷國子監司

梅村之作
風

梅村以屈
節飲恨

錢謙益之
無恥

謙益之作
風

業。明亡，歸鄉里。奉父母讀書，不通請謁。侯朝宗贈書，戒以必全臣節，無出仕新朝。會薦剡交上，有司敦迫就道，遂出爲國子監祭酒。間歲丁憂，南還，因堅臥不起。康熙十年卒。有梅村集四十卷。紀文達稱「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迥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旣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蓋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強爲學步，本質終存也。」偉業強迫出山，原非本志。嘗以枉節爲生平恨事，其集中往往見之。屬疾時，調寄賀新郎一首，尤極悲咽。又作遺書，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變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欽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察其心事，比於錢謙益之無恥，不同日而語矣。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曆間進士。崇禎初爲禮部尙書。清兵下江南，謙益迎降，授原官，兼祕書院學士。謙益才力富健，學植宏博，主盟文壇者五十年。幾與王世貞相埒。力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尤不在齒數。一時爲之摧服。沈歸愚稱「其生平著述，大抵輕

江左三大
家

經籍而重內典，乘正史而取稗官，金銀銅鐵，合爲一爐，六十以後，則頽然自放。『著有初學有學二集，又有龔芝麓，名鼎孳，合肥人，與梅村牧齋齊名，世稱爲江左三大家云。』

第四章 清初之文學

東南文章
特盛

明季文社之盛，多在東南。碩彥鴻生，蒼頭特起。故其文章幾冠被天下。清初翰苑之士，大都於此取材焉。而其著聲都下者，有施閏章、宋琬、汪琬、姜宸英輩。施宋二人，於詩尤高。汪姜二子，於古文爲著。一則拔神韻派之前茅，一以啓桐城派之塗徑。

施愚山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補員外郎。尋擢山東提學僉事，秩滿，遷湖西道參議。居無何，以裁缺歸里。居十年，詔舉博學鴻儒，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俄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卒。閏章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詞。其在官，以文學飭吏治。自入史館後，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

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已。遇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士以此益歸其門。著有學餘堂集。

宋荔裳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稍遷吏部郎。歷任永平兵備及紹寧台道。被誣去官。流寓吳越，復起爲四川按察使。入覲，留京師。而吳三桂叛，陷成都。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性孝友，虛懷下士。工詩古文詞，盛名滿天下。與施閏章埒。有南施北宋之目。著有安雅堂集。

施宋之比較

宋之作風

施之作風

施宋二子，各因其所生之地，而氣質有剛柔之不同。施以溫柔敦厚勝。宋以磊落雄健勝。一以學，一以才也。王士禛謂「荔裳詩，自游浙江後，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闖杜韓之奧，其入蜀後，歌行氣格深穩。」又謂「其詩雖好用人名，而不陷於點鬼簿，典切渾成，良不易到。」愚山之詩，自謂「譬之作寶者，瓊巖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紀文達嘗以之與漁洋較論，頗得其要。謂「士禛之詩，自然高妙，固非閩章之所及，而末學沿其餘波，多爲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不必拘守繩墨，朱則篤實操修，由

積學而漸進，然陸之學，惟陸能爲之，楊簡以下，一傳而爲禪，先學數傳以後，尙有典型，虛悟實修之別也。」

燕臺七子

西泠十子

宣城體

汪堯峯

堯峯之爲學

風雅之道，待人而興。清初兵革甫息，而荔裳愚山，又首與丁藥園，張譙明，嚴灝亭，周釜山，趙錦帆，唱酬日下，鼓吹斯文，號燕臺七子。先是藥園又與其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延會諸人，稱西泠十子。而愚山同里，亦有梅清，梅庚，高詠，袁啓旭，王詩。稍後於愚山，而詠之名與愚山齊。人號宣城體。詠字阮懷，號遺山，藥園名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

汪琬，字茗文，號鈍菴，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順治十二年進士。琬肆力古文辭。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主事，遷郎中。公退，無時不以古文自操。嘗與龔鼎孳，李天馥，王士禛，陳廷敬，宋犖，劉體仁，董文驥等，以詩文相切劘。而琬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可稱。免官歸。結廬堯峯。居九年，益閉戶著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授編修，與修明史。康熙二十九年卒。著有鈍翁類藁。其學於易，書，詩，春秋，三禮。

堯峯之論
文

堯峯文之
得失

姜西溟

西溟之論
文及其作
風

喪服，咸有發明。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論文，謂『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以成一家。』故其爲文，法有餘而才不足。意固以廬陵震川爲歸宿，而邊幅局促。意緒迫狹，殆非侯魏之匹。但其精練明晰，亦自有過人者。簡明目錄，稱爲『馴雅溫粹，靄然儒者之文。』蓋爲近之。性卞急，好詆訶。見文字，必摘其瑕，故恆不滿於人，亦恆不爲人所滿。琬矜博洽，而閤百詩糾其謬。琬矜詩章，而王阮亭折其鋒。琬之勁敵，略可見矣。

姜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爲諸生，名徹九重。聖祖嘗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朱彝尊、嚴繩孫及宸英也。會徵鴻博，兩布衣皆入翰林，而宸英未豫。尋薦修明史，仍許與試。主試者爭欲得之。顧宸英性疏縱，醉後違科場式，累被斥。康熙三十七年，年七十矣。試於禮部，復違格，主者慕其名，爲更正之，成進士。及廷對，帝問『鴻呈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宸英績學能文，至老不倦，可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遂以第三人賜及第。後以非罪死獄中。宸英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莫盛於國策。』聞者頗駭之。爲文雅健，有北宋人遺意。魏叔子謂

汪姜外之
作者

「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宸英在醇肆之間。」時趨其論。詩宗浣花，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此外與堯峯西溟相角，而以文鳴當世者，有葉燮、嚴虞惇、計東、潘來、邵長蘅、孫枝蔚諸人。然究不及堯峯之溫雅，西溟之宏肆。

葉橫山

原詩內外
篇因學范
陸者而發
葉與汪之
互譏

葉燮字星期，號已畦，吳江人。學者稱橫山先生。康熙九年進士。其論文謂：「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論詩：「曰生曰新。曰法有死法，有活法，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死法初學能言之，活法作者之匠心，不可言也。」所作詩，意必鉤元，語必獨超，寧不諧俗。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耳。因著原詩內外篇，力排其非。吳人士多從之。汪琬居堯峯，說經經。燮持論，與相鑿柄。門下士亦互有詆譏。及汪沒，乃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厯列其失以規之，非謂繆鑿於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其門下士沈德潛最著。

計東，潘耒，與燮同邑。東字甫草，號改亭。爲人有奇氣。幼受業張溥之門。弱冠著籌南五論，上閣部史公。史公奇之。其深明大略，陳同甫莫能過也。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三試春官，不第。遂浪游四方。

計改亭

潘稼堂

嚴興菴

邵青門

在吳中，與徐健菴、汪堯峯、尤西堂諸人狎主齊盟。卒年五十有二。未字次耕，號稼堂。顧亭林高座弟子也。康熙己未，以布衣舉鴻博，爲學淹貫，無所不通。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涘。

嚴虞惇，字寶成，號興菴，常熟人。與宸英同榜一甲第二人。爲文陶鑄羣言，與歐曾相近。江南人士，刻其集以繼震川之後。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武進人也。爲文長於敘事，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抵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清初布衣以文鳴者，朝宗、叔子外，惟青門可與鼎足云。

第五章 王漁洋朱竹垞

清初詩學
界之概況

王漁洋之
神韻說

清初詞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尙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爲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縟豔，化而爲對句之小詞。王士禛崛起其間，以清新俊逸之才，成興會神到之作。其持論略本嚴羽。曰：詩畫一指。曰：詩禪一致。曰：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苟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是亡天機神化。

之妙者也。特爲學人拈出神韻二字。選古詩選唐賢三昧集，以示學者準的。

漁洋唐賢三昧集序云：『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醜之外。康熙戊辰春杪，自京師歸，居於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之篇什讀之，於二家所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以下四十二人。』又曰：『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又曰：『予嘗聞荆浩之論山水，而得詩家三昧。其言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懋野客叢書有云：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詩文之道，大抵皆然。』又謂：『茂京論畫，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沈着痛快，此義與詩文相通。』嘗指李太白夜泊牛渚懷古，孟浩然晚泊潯陽望香爐峯詩，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以調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之所謂逸品是也。自謂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李白牛渚懷古云：『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孟浩然晚泊潯陽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

神韻詩例

漁洋在文學界之勢力

漁洋詩學之淵源

漁洋小傳

郭始見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漁洋青山云。』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烟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江上云。『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惠山下鄒流溪過訪云。『雨後明月來。照見山下路。入語隔溪煙。借問停舟處。』焦山曉起送崑崙還京口云。『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雞鳴峭帆去。』此皆專摹王維者也。

漁洋以神韻之說，爲海內倡，主詩壇之盟者，五十餘年。而其名位聲望，又足以傾動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仰之如泰山北斗，翕然奉以爲宗。於是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神祕說，遂傳爲詩家之真諦。漁洋少受詩於其兄西樵，長復奉教牧齋、梅村。又承鄉先正邊華、李滄溟輩，聲華震爍之後，風流掩映，在當時猶未衰，故能斟酌發育，歸然爲一大家。

士禎字貽上，號阮亭，自稱漁洋山人。世爲新城右族。順治十五年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八年，年七十八卒於家。士禎少爲錢牧齋所重。及長，學殖日進。聲望日高。嘗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之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茗文、程周量、劉公誠、梁曰緝、彭羨門、董文驥，以詩相倡和。在

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畫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宋牧仲，陳午亭，及汪程，劉梁等，爲文社。時宋荔裳，施愚山，曹顧菴，沈驛堂，皆在京師。與士禎兄弟，唱酬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嶽，遍遊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間。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澤，會粹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遭遇聖祖，留意文學，特詔賦詩稱旨。所被恩寵優渥。乾隆中，高宗特旨，以士禎續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派最正，賜諡曰文簡。所著有帶經堂集九十二卷，他著述稱是。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士祐，字子測，號東亭。並進士，工詩。

漁洋詩之
品藻

漁洋詩，旖旎風華，函情繚邈。入蜀以後，詩骨愈蒼，詩境愈熟。濡染大筆，積健爲雄。錢牧齋曰：『貽上之詩，文繁理富，佩實銜華，感時之作，愴惻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徐乾學曰：『先生於詩，擇一字焉必精，出一詞焉必潔。』施愚山曰：『先生詩舉體遙儔，興寄超遠，殆得二唐之秀，而上溯乎晉魏，旁采於

神韻說之弊

各家之譏
切漁洋者

漁洋詩之
平議

齊梁。』然神韻之說，足以矯明代模擬之風。而其敝也，餒莽蒼之氣，縛道折之力。偏於修辭，有類獮祭。未免近於空廓。此所以爲世訾訾也。故美之者多。短之者亦多。當漁洋聲望，奔走天下士時，而吳喬目之爲清秀，李于鱗、汪琬亦戒人云，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趙執信特作談龍錄，詆爲縹緲無着。袁子才後起，亦曰阮亭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其論詩絕句云，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惟紀曉嵐評之曰，『漁洋古體，惟宗王孟，上及謝朓而止，以較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近體多近錢郎，上及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此論甚爲平允。凡神韻之妙，在一片天機興會，篇幅大者，尙非所宜。而漁洋之才，又未足以斡旋之。故絕句最所擅場。太白以後，殆少儔匹。總之漁洋之長，在秀韻澹遠，遠者取格於王李長卿義山之倫。近者參變於李何孟陽牧齋之說。

孟陽程嘉

燧字。牧齋於列朝詩選力揚之。冶液生新，獨有風調。雖排擊不少，而傾服者卒未嘗易也。

朱竹垞兼有諸家之勝

與漁洋齊名者，有朱竹垞。竹垞記誦博洽，妙於詩文。嘗謂『詩文須本經史，否則淺陋勤襲。』時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苕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竹垞兼有諸家之勝。所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運之。朱貪多。

王朱爲南北二大宗

王朱之比較

王愛好，二人實未易優劣。』實則朱之文，在漁洋文略之上。朱之蒼勁，可敵王之高華。跌宕者出於杜韓。冷峭者合乎皮陸。殆無施而不可也。其所爲見絀者，聲望之高，與慕從者之盛，不及阮亭耳。

竹垞小傳

竹垞，名彞尊，字錫鬯，秀水人。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不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北出雲朔，南躡嶺嶠，東浮滄海，登之罘，經甌越。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梳剔攷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除翰林苑檢討，預修明史，又預修一統志。

以事罷官歸里。結曝書亭荷花池南。家居十七年，藏書八萬卷，著述不僂。康熙四十八年，年八十有

一卒。有曝書亭集八十卷。

王詩派傳
播之廣遠

漁洋以名位之尊，生於承平之世。所至宏獎士類，提倡風雅。得其一言賞拔，莫不名譽鵲起。聞其風者，益思依以揚聲。門徒之盛，如梅庚、洪昇、吳雯、郎廷槐、劉大勤、史申義、湯右曾輩，皆足爲一代詩豪。世所傳者，有師友淵源錄、燃燈紀聞。卽播至朝鮮、薑山、冷齋、楚亭諸人，莫不宗法之。其教義之廣被可知也。

與漁洋角
逐詞壇者

當時除朱竹垞，尙有與漁洋角逐者。若宋犖、田雯、彭孫適、查慎行，咸與之驪首齊驅，割據壇坫。卽如嶺南三家，亦尉佗自王，獨存風氣。皆幾欲奪漁洋之席者也。

宋犖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商邱人。仕至吏部尙書。詩文皆爲當代所推。著有綿津詩集。詩宗子瞻，名與漁

田雯

洋齊。有漁洋綿津合刻詩行世。田雯，字紫綸，號山蘊，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著有

孫通

古懽堂集、長河集。詩文皆組織奇麗。其縱橫排奐之氣，幾欲駕漁洋而上之。孫通，字駿孫，號羨門，海

查慎行

嶺南三家

鹽人。康熙十七年，試鴻博第一，授編修，充明史總裁。工詩，與漁洋齊名，時號彭王。著有松桂堂集。慎行，字悔餘，晚號初白，海寧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嘗遊學黃梨洲之門。又受詩法於錢田間。詩學蘇陸，才氣開展，工力純熟，微少蘊藉，而專用白描，不使典故。在當時尤爲獨關畦。論者謂其書卷少之故，似未當也。稍後於漁洋，實可與之並武。嶺南三家，陳元孝、恭、屈翁山、大均、梁藥亭、佩蘭也。而恭爲稱首。詩清迥，援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洪稚存論三家有句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聲價蓋可想矣。

第六章 方苞劉大櫟

一代文章之盛，文有魁者之儒，以樹立中心勢力。唐之昌黎，宋之廬陵，元之道園，明之震川，或起於國初，或出於中葉。萬山磅礴，獨屹主峯。清初人文，森起，照爛連城。然或學養未純，津逮不遠。及桐城方苞，振起於康熙之末。別裁諸僞體，一發爲純正之文。姚姬傳出而衍之，而後清之古文，儼成一王之法。信乎其學

桐城派之
開祖

有獨得者矣。

望溪之爲學

望溪之爲文

望溪力詆班柳崇義法

方氏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旨。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經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蓋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露。夙不喜班史及柳文，常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人或以爲過，而自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又謂『周秦以前文之文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追史漢，下仿韓歐，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而擅其峻潔。著有望溪文集行世。

望溪小傳

方苞，字靈皋，桐城人。學者稱望溪先生。少遊太學。李光地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

姜宸英亦稱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萬斯同尤奇之，謂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所明，其餘資學者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苞自是一意窮經。於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鑿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嘗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所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四十五年舉進士。聞母病，未釋褐遽歸。南山集禍作，苞牽連下獄，論死。李光地力救之，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南書房，尋拜武英殿總裁。世宗卽位，詔免旗籍，擢內閣學士。乾隆初，遷禮部右侍郎。未幾爲忌者所中，落職。十四年，年八十有二卒。兄舟，字百川，工制舉文。苞治古文，詁諸經，皆舟發其端。舟卒年三十七。

望溪文之
得失

望溪之文，後人推尊至矣。清淡簡遠，於韓歐以後，自爲一宗。然雄偉博大之處，方之古人，良爲未逮。雖曰才短，亦以遭時摧忌，深自斂抑，不敢爲高論放言，故益趨於謹約。或曰：試觀望溪，能喫得住一二大題目否。能叙得一二大名臣真豪傑否。能上得萬言書痛陳利病否。洵不免議者之反唇矣。

學人之文

神韻與神理

有學人之文。有詞人之文。取選不同，故文之表裏精粗各別。望溪懲輕薄爲文之旨。稟文以載道，文須有益於天下之教義。故標示種種禁戒。於漢之前，多取檀弓，公穀。漢以後，多取龍門，昌黎。不爲馳騁演迤，而專以融鍊取神理。實可謂於當時詩家神韻派之外，而爲文家之神理派者也。然法備而體狹於前。宜來鬻博者之反動。實則望溪爲文，導經制藝，而運以變化。要不過傳震川之餘緒者也。故桐城派人，祖歸而宗方。於此並可見制藝之影響於明清文學界爲甚深矣。

海峯文之梗概

與苞同里者，有劉大櫚，字耕南，號海峯。工詩古文。當康熙末，苞名重京師，見其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櫚，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海峯名。然試卒不遇。卒年八十三。其文喜莊子，尤力追昌黎。然比於方氏之深醇，不逮遠甚。其所由見重者，姚姬傳表章之力也。詩格亦蒼勁入古，爲文名所掩。有海峯詩文集行世。

第七章 神韻派之反動者

沈歸愚爲
一大宗

方漁洋以神韻之說，倡導海內，士林皆爲之風靡。而首唱異議者，厥有趙執信。入乾隆時，又有翁方綱、袁枚、沈德潛諸人，犄其後。王氏之說，幾於遏而不行。而其詩錄，乃禪於沈氏。故沈氏之與漁洋，可稱前清二大宗派。

趙執信之
聲調論

馮定遠之
詩說

聲調之傳
授源流

趙執信所持之說，原與漁洋不甚相遠。不過不滿意於神韻說，而進以詩之質地耳。彼所倡之聲調論，自謂宛轉竊得之於漁洋。然終不肯馮氏。馮氏者，名班，字定遠，號鈍吟。其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派。而論事多達物情。論文能究古法。執信得其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後，至於他人，稱爲私淑弟子。盧見曾談龍錄序云：『余少受聲調之傳於同里田香城，香城受之其兄山薑。而山薑則因謝方山以轉叩於漁洋，而得其指授。然於近體則詳，古體則約。』又仲是保序稱：『善聲調，自馮氏始發其微。和之者爲文太青，程孟陽，梅村得之孟陽。漁

聲調籠罩
明清詩壇

趙氏談龍
錄之梗概

趙執信小
傳

洋又得之梅村。』據此，則漁洋與定遠，皆究心聲調者也。聲調之說，實張於李何，見第四章。可謂籠罩明清兩代詩壇。至趙氏憾於漁洋之靳教，始盡發之。並推其指於古體。然其爲說，則未免刻舟求劍矣。茲略探談龍錄所言，以著其概。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與子友。一日並在新城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屋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晒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申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按此，譏其標準之過隘也。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醎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嚴氏之言，寧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按此，對於漁洋所持，直下攻擊也。

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益都人。與漁洋爲甥舅。漁洋初見其詩，厚相知賞，爲之延譽。而執信顧不肯執弟子禮。持論時與漁洋有同異。既罷官歸里，人或以之構諸漁洋，遂見疏薄。執信詩

峭折有餘，醞釀不足。紀昀曰：王以神韻縹渺爲宗，趙以思路鏗刻爲主。王之規模闕於趙，而流弊傷庸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未流病纖小。兩家互救其短，乃能各見所長。

漁洋宗唐。翁方綱則宗宋。詩學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間。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串徹洋溢於其中。其論詩，謂漁洋之神韻說，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以救其虛。此以學爲詩之故技，要不足以敵漁洋也。

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精於金石書畫譜錄詞章之學。登第後，典試獨多。晚歲罷官家居，歸然爲海內文章老宿。其弟子最著者，有吳嵩梁、蘭雪、樂鈞、蓮裳等。

袁子才大
張反幟

性靈說之
梗概

至袁枚出，而奉其性靈之說，大張旗鼓，排擊漁洋。並作隨園詩話，以標示宗旨。以爲『詩者，人之性情也。作詩不可以無我，無我則剽襲敷衍之弊大。亦無所謂唐宋也。唐宋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只是各人之性情，與唐宋無與也。善哉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何李之

性靈說之
淵源

袁氏勇於
創造

江左三大
家

袁子才之
作風

趙甌北之
作風

格調，非不能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故又曰格律嚴而境界狹。議論多而性情漓。詩文妙處，全存於空。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而自誇淹博者，皆可哂也。『其爲說之淵源，則本之楊誠齋，袁中郎。而以其才力之橫肆，唾棄典故，洗除格調，排斥議論，推倒偶像，打破時代觀念，其爲說可稱一貫。是可謂勇於創造者。特其作品，喜尖新，每不免失之纖巧。至謂其妖冶，則尙非的論也。時與枚齊名者，有趙翼，蔣士銓，乾隆中稱爲江左三大家。趙詩亦不主故常，自抒心性。蔣則儒家之氣習特多。要其大端，均不越宋詩之流派耳。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爲人通脫佚蕩，頗爲學者所訶。爲古文駢體，皆才思盈涌，奇想天外，能自發其思。於詩尤縱才力所至。人所欲言者不能達，悉爲達之。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所長也。

趙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爲人才調縱橫，與袁子才、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等。其詩驅使百家，莊諧並見。嘗梓行詩集，或謂之曰：『雖不能爲杜子美。於楊誠齋則有過之無不及。』翼曰：『吾詩自爲趙詩。』

何知唐宋。

蔣心餘之
作風

三大家之
品評

沈德潛與
袁枚之詩
才孕育觀

袁枚之際
遇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鉛山人。爲人深於情，勇於義，常以扶植末俗綱常爲己任。其詩詠忠孝節義事，尤多悽愴激楚，令人雪涕。吳蘭雪謂其序事諸作，以班馬之才，行杜韓之法，沈鬱頓挫，變化錯綜，此其所長也。洪亮吉嘗論之曰：袁如通天神狐，醉便露尾。蔣如劍俠入道，尙餘殺機。趙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謔。三家之在當時，負海內重名。所至交結公卿，激揚後進。以詩文倡酬，而袁之得名尤盛。世稱南袁北紀，紀謂紀昀曉嵐，直隸河間人也。

德潛年輩長於枚，而與枚同於乾隆四年成進士。枚僅一度知上元縣。卽退而築室江寧城西小倉山下，疏泉構石爲隨園以居。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授以才調等集。又招仕女之能詩畫者十三人，問業於前。燕釵蟬鬢，傍柳隨花，風流彌著。而枚以才情豔發，又得要譽於當塗。所至諸侯莫不賓禮。則爲之激揚聲采。卽凡屠沽走卒之一語可人者，亦往往採列，入之隨園詩話。以故從者如市，而名以益高。三十年間，雍容自得。此枚之際遇也。德潛年六十六，始發軔。蓋

沈德潛之
際遇

沈氏之作
風

沈氏之格
律說

困而後通者。比之子才年少騰達，已不侔矣。及其後洊登部貳，渥膺宸眷。而循禮守法，自以和婉雅正爲歸。與子才之放浪江湖，風流自賞者，又異矣。大抵古今文人之所成就，不外本諸才性遭際，而以顯其特長。德潛少受詩於葉橫山，講究格律。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空同，大復，臥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不喜浮艷清刻。嘗曰：『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魯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又曰：『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法，非法也。然所謂法者，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化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因選古詩源，及五朝詩別裁集，以標示規範。察

沈詩派傳
授之盛

其所持，蓋大於漁洋，秋谷，子子，不欲以一隅自限。而特於詩組織的外表，注重聲與法，以別裁僞體耳。吳下詩人，聞其說而靡然從之。初有盛錦，陳繹，周準，顧詒祿。繼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文哲，吳泰來，稱吳中七子。後起者，又有楮廷璋，張熙純，畢沅。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而宗漁洋者，有法式善，及文哲泰來。後復出而皈沈。詩傳之廣，前惟王，後則沈也。高宗序其集云：『遠陶鑄乎李杜，近伯仲乎高王，蓋今世之非常者。』高指青邱，王謂漁洋也。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高宗最愛其詩，勅和御製詩頗多，恩賞優異。乾結三十四年，年九十七卒。賜諡文愷。四十三年，東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被奸人指告詩詞悖逆。有德潛所作述夔傳，下建議，追奪階銜祠諡。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項背相望。而得名之盛者，蓋略具於上矣。其他風流標曠，列宿詞壇者，於蜀有彭端淑，張問陶。於吳有洪亮吉，楊芳燦，楊揆。於越有金農，

乾嘉間詩
人總敘

杭世駿，厲鶚，吳錫麒，郭麐。於贛有曾燠，吳嵩梁。於湘有鄧顯鶴，歐陽輅。於皖有趙青藜，吳鼐。或號三君。或稱嶺南四家。皆能鬥豔標新，黼黻一時之盛。三君者，大興舒位，秀水王曇，昭文孫源湘也。其才相若，世因以名云。嶺南四家者，順德黎簡，張錦芳，黃丹書，及番禺呂堅也。而張錦芳又與同邑胡亦常，欽州馮敏昌，稱嶺南三子。諸家之詩，各有所長。而爲世傳誦者，則以張船山，厲樊榭，舒鐵雲爲多云。

第八章 駢體文之興盛

元明間之
駢文界

自宋以來，制誥之文，漸去藻麗而崇質樸。元明因之，作者蓋寡。至李何七子，高語西京。麗辭始稍稍振起。李王繼之，益鴻厥緒。殘明陳臥子，張西銘，皆工爲斯體。其高者，殆駕有宋而上之。清初承明季之遺，其著者，有若吳兆騫，陳其年，吳綺，章藻功，尤侗。卽名儒如顧炎武，經生如毛奇齡，以其該博之才，偶爾遊戲，皆

庸中之佼佼者也。

清初陳吳章三家及其價值

駢文家之伎倆論

清初以駢體著名者，實推陳吳章三家。而其年爲之最。綺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而別爲遁詞。三家價值，可譬之明代之詩。其年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如李空同之學杜，綺追步義山，如何大復之延中唐。藻功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也。其年嘗曰：『吾胸中尙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而汪堯峯稱之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由其年之言觀之，可以決定駢體文之價值。亦可以決定其作品之價值。大抵駢文家之用功，在撮取經史詩歌小說之典物故事雋語，類集爲冊，以便逢題卽寫。敷衍成文。舊傳陳其年吳穀人之抄本極多。故其淹雅特著。此事自六朝以來，卽已漸盛。見四篇第二章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卽此可以推見。故苟簡之文，盈箱充幅。文須有

真正作者
之境

氣粗詞繁
之毛病

八大家之
鄙宋學

思想之纂組。意識之鍛鍊。情感之激盪。合流迸發。鼓舞而出。故古今來絕世妙文。多本此而得。大作家集中。其居最者並不多。其餘要皆尋常也。則知其年胸中千篇之文。要不過連綴抄本語耳。卽寫出亦皆常套。正今之人所譏爲死文字也。此種作法。爲因應制科決策之便。而益促其成功。真正作者。要爲不取。所謂去蠹取精。由絢爛而之平澹。皆此志也。然則方苞爲文之禁戒。本篇第六亦爲反動此事而作。人謂其年文。氣粗詞繁。吾以爲此四字。治駢文者所最易犯也。何者。其本體固然耳。

其年。字維崧。號迦陵。宜興人。著有湖海樓集。綺字園次。號聽翁。江都人。有林蕙堂集。藻功。字豈績。錢塘人。有思綺堂集。

乾隆之際。號爲漢學者蕃興。鄙宋儒之空疏。矜陋。務爲閎衍瑰麗之文。胡天游鷹揚於前。八大家振藻於後。或追蹤燕許。或希風潘陸。高者爲漢魏。下亦不失爲齊梁。其視中晚唐體。北宋體。殆蔑如也。駢文之盛。來者莫尙已。

胡天游

袁枚

邵齊巖

王太岳

劉圃之

吳穀人

曾賓谷

洪稚存

孫淵如

天游之文，奧博奇肆，有唐燕許之遺。嘗舉博學鴻詞，才名冠一時。袁枚與之同應召試，獨心折而師事之。後天游而起者，有昭文邵齊巖、荀慈。能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其同歲生王太岳、芥子，亦好爲駢體文，以高簡稱。見荀慈作，歎爲天授。爲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同時與荀慈爲麗語者，有武進劉圃之、星煒、錢塘吳穀人、錫麒、南城曾賓谷、煥。圃之文，名貴光昌，掃盡清初浮侈晦塞之弊。蓋於孟堅、孝穆、子安三家，用力甚深。穀人能合漢魏六朝唐人，而冶爲一爐。胎息旣深，神采自王。委婉澀潔，是其所長。賓谷清轉華妙，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所作尤健，嘗云：『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治駢文者，類多贊同其說。此亦反對桐城派之古文而出也。游荀慈門下者，有陽湖洪亮吉、稚存。其文樸質，若中郎，迥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其自叙所著書，與他人說經之書，皆用偶語述其宗旨。然數典繁碎，初學效之，易傷氣格而破體例。亮吉少與黃仲則景仁齊名，號洪黃。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里孫星衍、淵如論學。

孔氏之論

孔氏之論

八大家之標識

十大家之後起

駢文與古文之界域

相長。又稱孫洪淵如文，風骨適勁，在六朝漢魏之間。與孫洪以經學著者，又有曲阜孔廣森、龔軒。其持論謂『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為主。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體文同也。』又云，『第一取音節近古，不可用經典奧衍之文。又不可雜制舉柔滑之句。』以上袁邵、劉吳、孫洪、曾孔、全椒吳山尊，嘗選其文，合爲八大家。山尊亦善爲駢體文，沈博絕麗。朱文正公珪嘗稱之，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又賓谷選有國朝駢體正宗，自毛西河而下數十人。吳鼐、朱珪，皆與其中。欲知前清駢文家數，參照此二書，約可得之。其後繼八家而起者，有劉開、梅曾亮、董基、誠祐、誠兄弟、方履齋、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闓運、李慈銘。王先謙嘗選其文爲十大家，以繼前八家。十家文，大率氣體清雋，而魄力似微遜於前。先謙又放姚氏之製，選駢文類纂一書，首於各體，皆爲之剖析源流，衡論得失。自秦漢而下，以逮於皮錫瑞、繆荃孫。其宗旨，不越曾賓谷駢體正宗之意，以通古文之氣脈，而破兩派之藩籬。然仍不脫張大駢文領域之見。吾以爲文惟其

是不必嚴立限界。嚴立限界者，皆文士門戶之習。矯以爭名。顧炎武曰：「東漢以下，始以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日以衰。」然考六經諸子之文，奇偶錯出，足知散語駢體爭衡，亦非文之極則。茲但就史的立場觀之。前清駢文諸家，實分擅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後來者難可與爭也。

第九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

姚姬傳起
抗漢學

當乾隆中葉，漢學之徒滿天下。相尙以閎博之文。詆斥宋學殊甚。其時桐城有姚鼐者起。獨宗有宋諸儒，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義理爲幹，然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不可謂非一代之傑也。鼐持論，謂「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註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名物象數爲實學。於

姚氏之持
論

姚氏之懷
抱

姚氏兼朱
劉兩家之
傳

桐城派名
號之所由

管梅方姚
四家

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故蔑理法，以講學爲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據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有惜抱軒文集，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

蓋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海峯繼之。同時閩人朱仕琇，梅崖，亦以古文名重輦下。於是師梅崖者，有瑞金羅有高臺山，新城魯仕驥，絜非。師海峯者，有吳殿麟，定，王梅生，灼，姚姬傳，鼐，鼐又兼師梅崖，最號爲大家。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之才勝，學或不及。鼐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號桐城派云。鼐自乾隆二十八年通籍後，改禮部主事，擢刑部郎中。尋乞養歸，主梅花，鐘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成就士尤多。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碩甫，劉開孟塗。婁縣有姚椿，春木。寶山有毛嶽生，生甫。歙縣有鮑桂星，覺生。而管梅方姚

桐城派之
傳授系統

江西之桐
城派

廣西之桐
城派

湖南之桐
城派

浙江

四人，尤稱高足弟子，各以其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異之傳其子嗣。復植之門，有戴鈞存莊，最爲著稱。自謂生望溪海峯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惇元，重增訂望溪文集。爲功於方氏甚鉅。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魯絜非，及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請業。姬傳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蕤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姬傳。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永福有呂璜、月滄者，歸嚮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廣西。其鄉人有桂林朱琦、伯韓，臨桂龍啓瑞、翰臣，平南彭昱堯、子穆，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新化鄧顯鶴、湘皋，與碩甫友善，以文相切磋。善化孫鼎臣、芝房，更從遊伯言之門。而武陵楊彝珍，性農，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湘鄉曾國藩、滌笙，亦以姚氏文家正軌，未嘗外索。由是桐城文派，湘中稱盛焉。而浙中有邵懿辰、位西，吳中有魯一同。

山西

梅伯言爲
桐城派功
臣

陽湖派之
響應

陽湖與桐
城不爭立
異之論證

通甫皆從伯言講論者也。代州馮志沂魯川，學於平定張穆石川，亦問學於梅伯言。姚氏古文之傳之遠，實最推梅伯言推廣之力。伯言，道光二年進士，仕至郎中。有柏枧山房文集。

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峯之世，有錢伯垌魯思，從受其業。時時誦其師說於陽湖，憚敬子居，武進張惠言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世號陽湖派。嗣起者，有秦瀛小峴，陸繼輅祁孫，董士錫晉卿，李兆洛申耆。惟茲所稱陽湖派者，就其發源之地望而名之。非有若漢宋門戶之角立也。顧或者謂桐城派爲儒者之文，陽湖派爲策士之文。此說未免不察。古文作者，咸奉八大家。三蘇毗於策士，歐曾毗於儒者。昔人故未之異也。而陽湖之爲古文者，陸祁孫所選七家文鈔，則望溪海峯惜抱，與子居皋文並列。且謂「皋文研精經傳，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無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澂然

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出一轍也。一此足以徵陽湖派之文，於桐城不爭立異也。以上諸家。王先謙氏所輯續古文辭類纂，論列頗詳，可以攷見其流別。

惲子居之
爲學與其
文

張皋文之
爲學與其
文

桐城陽湖
之小異

惲子居，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二十六年進士，著有大雲山房集。皋文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七年卒。有茗柯文集。皋文之死也，子居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矣，當併力爲之。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叙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子居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皋文治經頗深。言易主虞翻。言禮主鄭康成。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愈歐陽修。由二子之學歷觀之，其所取汎博。似小方姚之專宗程朱，爲清疏一路。而以雄厚大之。然仍不離其義法，故無所殊於桐城。

駢文遜於
古文之一
徵

反桐城之
氣脈

龔定菴與
魏默深

派也。自來能古文者，大抵擅聲律。韓柳歐蘇然矣。而此兩派文家，多由駢儷而改轍。而於兩種文體，又每足以成家。卽此可見乾嘉間文運之盛。又察其改轍之迹，並可見駢文實有遜於古文。其不可令人滿意者，如望溪氏所立之禁戒，似爲助滿清而加重人之束縛。故反動者起。而陽湖派人，亦可謂爲通其氣脈焉。

當桐城學方盛之時，有仁和龔自珍定盦者，爲文尙先秦。奇古博麗，而不以繩尺自拘。金銀銅鐵，合一爐而冶之。與邵陽魏源默深，左右驂靳。魏之文與龔略異，而不主桐城則同。學者從之，而文體幾爲之一變。然此多本乎才氣，難可學而能。故其風不振。其羸得者，止於箴用古字已耳。是亦可視爲反桐城派之異幟也。

第十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

漢宋兩家
之衰敝

清至道咸之間，科舉之流毒日深。漢宋兩家，嘒嘒爭持，而其學亦以衰敝。學宋者空疏簡陋，宗漢者凌雜繁蕪。高語周秦，則棄其精深，而描摩其瑣屑。極論程朱，則遺其骨理，而擗捨其皮毛。武將不解兵事，儒者徒上空談。故洪楊發難，金田所至，望風奔潰。論者至以禍亂之蔓延，詆爲講漢學者之所招致。抑未免持之過甚也。夫學術門戶之爭，原起於末流之失。有賢者出，固將辭而闕之，使協於中正之途。曾文正公國藩生丁其間，目擊夫漢宋學者之不相通曉。在京時，從唐鏡海講授義理，亦復宗尙考據。洪楊之變，旣出其學以成不世之勳。又樂與當時賢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相切劘。主海內之盟者，凡二十年。一時遊其門者，若李元度，薛福成，黎庶昌，張濂卿，吳汝綸輩，皆極文章之選。當是時，海禁大開，天下有志之士，方爭言洋務。而文正公子紀澤，與魏源郭嵩燾二人，尤號爲爛於西學。文正亦知守舊不可，益奏派聰穎子弟，前赴歐西各國，肄習學藝。其所造就雖不鉅，而風氣則由是而開。漢宋門戶之爭，得文正之破除，而又益以

曾氏欲泯
漢宋門戶

門下從遊
之盛

開留學風
氣

外力之衝盪，有識者始曉然於一丘一壑之爲非。前此姚鼐憚敬之徒，固嘗欲摩鎔而砥平之。而必至文正推而至之大者，亦時會之有以爲之也。

姚氏欲融會義理考據詞章，而其才顧未之許。文正則幾於能矣。其持論，以爲『文之純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能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竊欲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因選輯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以擴姚氏類纂之領域，正清以來談詩者之宗派。而其文深宏駿邁，實能以戴段之學，發爲班馬之文章。自稱粗改文字，由姚先生啓

文資於學
與才之不
同

之。然義法雖略取之桐城，而規樞實別子爲祖。不可以桐城限也。黎庶昌曰：「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始變化以臻於大。」信非阿好之言也。惟曾文正之言，非天稟特多，用功獨深者，不能爲其諸占一隅以自名者，大抵就其才之所近。強欲兼并，亦唯終乎其本能而止耳。然取法乎上，以學爲文之旨，蓋諸先正之所通守，不可或易也。其安得取斯意，而以藥今之學子哉。

曾氏克成
大功之所
由

國藩字滌生，晚號求闕翁，湘鄉人。道光末，洪楊難起，所至殘破，清兵不能抗。踞金陵十有二年，自有史以來，實號爲強寇。國藩以進士出身，被命練湘勇，創水師，提黎彭楊羅胡左李諸人，與相角逐。當時粵寇方盛，而捻匪復竊發，縱橫於山陝河淮之間。滿臣選懦無能爲，獨倚國藩一人發縱指搆。卒能芟夷大難。詳見王闓運所著湘軍志。本其學問，而融爲經濟，著於助業，發於文章。三代而還，差堪伯仲者，惟武鄉侯王文成兩人。察其所以若是之盛者，雖若資於天才，實由富於修養。吾以此益歎吾國學之自有真，而成大功者之不可以倖致也。竊嘗記其句云：「批牀十萬夜觀書。」在戎馬

倉皇之中，而如此之好整以暇，由此可想見其澄然之衷，淵然之量，曩乎其弗可及已。嗚乎，物慾之敗人，誠大矣哉。

吳南屏不
滿於桐城

南屏之論
文

南屏之成
就

南屏之文
派論

同時湖湘間之爲古文，而不滿於桐城派者，尙有巴陵吳南屏敏樹。南屏僅舉鄉試，與文正公交善。文正已貴顯，而南屏顧甘野逸，終身未嘗有所求。其爲文，沈思獨往，自謂不屑步武桐城。以爲『詩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必自居。且謂『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持論，與文正相上下。而究其所就，不越桐城，逮歸氏而止。雖其慨惜歸氏之文，受四子書之文之影響，而亦豈知其文之未盡乎免哉。今載其一二關於文史上宜識別者。

與歐陽篠岑論文派書云：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

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以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况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今侍郎序文。文正序篋草子功甫遺集文也不過借時俗流派之語，牽涉多人，以自騁其筆墨，所稱諸人學文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也。按此論極善，特附識之。又史記別鈔序云，文之難，莫過序事。余讀史記，竊歎古今談文章家，必推司馬氏序事之長。至其所

以贊美之者，不免震於形貌，而以爲有縱橫離變之奇。及所與班書較上下者，惟在字句繁省之間。

桐城派文
事之技倆
與其末流

余獨以此悲史公本志之不明，筆削之不彰。又以知後代史官文字之不相逮及者，亦由未講乎此也。蓋桐城派人大抵用力歸方評點史記一書。南屏氏爲欲拈出其大者，以救正之云爾。

桐城派人文字，喜涉理路，而又不主談理。以爲理多則易雜，而有害於潔。熟於擒縱離合。又善能運掉虛字。規取氣勢。往復激盪，以自適其委蛇自得之樂。且喜傳悠揚不盡之情。此亦文家入於聲調神韻之說者。後之爲桐城者，尤欲搖曳其聲，摹繪閒情眇狀，以取姿媚。誠南屏之所謂病虛也。蓋國運之不振，而文運亦隨之矣。

第十一章 詞學之復盛

金元作者

詞至南宋，始極其變。歷金元始衰。至明而大敝。金初吳激蔡松年，才譽並推，號吳蔡體。元遣山繼之，風流醞藉，不減周秦。元趙孟頫，虞集，薩都刺，張翥之倫，號爲大家。而蛻巖尤傑出，風流婉麗，有姜吳之遺。以一身閱元之盛衰，故閱亂憂

明初沿元習

永樂後花間草堂盛行

明末陳子龍獨勝

清初東南諸名家

時頗多楚調。張埜倪瓚邵亨貞輩，聯鑣接響，亦饒雅音。明代歷禩尤長，詞人遞起，不下三百餘家，而合者特少。其初沿蛻巖之風軌，若楊基、高啓、劉伯溫之作，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永樂以還，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然李楨、瞿祐、張肯之流，亦能按武前哲。至錢塘馬浩瀾、洪以詞名東南，而花影妖淫，人謂爲吐玉含珠，實則殘脂賸粉。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雖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雜於俚俗。至陳子龍起，始以天然之神韻，寫悱惻之深情，言內意外，殆無遺議。可謂開有清風氣之先者矣。

清承明季講學之遺，而詞學亦蔚然蒸起。西冷十子，蓋被幾社之風而興者也。當是時，號稱能手者，尤莫盛於東南。吳梅村之流麗穩貼，直逼幼安。龔孝升如花間美人，自饒斌媚。曹秋岳則春容大雅，風動浙西。毛西河則溫麗精深，更諳樂律。顧貞觀之彈指詞，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彭羨門之延露

北方之名
家

朱陳村詞
之廣播

朱陳派之
末流

詞。長詞堪獨步江左，小詞風格，亦不減南唐。宋琬慢詞，多商羽之音。嚴繩孫小詞，極精妙之選。以及李雯之哀豔，宋徵輿之俊逸，尤侗之圓轉，徐鉉之雅麗，皆倚聲之擅場也。其振起於北者，王士禛之衍波詞，體備唐宋，美非一族，小令尤爲擅長。曹貞吉之珂雪詞，不爲閨襜靡曼之音，而寄託遙深，風華掩映，納蘭性德之飲水詞，得南唐二主之深致，其一種悽惋處，尤令人不忍卒讀。關中孫枝蔚，則獨法蘇辛，以跌宕縱橫之概，寄嶽奇歷落之思，尤得北方清剛之致。而聲教尤廣者，更推朱竹垞陳迦陵。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豔語雖多，一歸雅正。清代前後作者，莫能過焉。陳其年與竹垞並負軼世之才，同舉博學鴻詞，交又最深。其爲詞亦工力悉敵。烏絲載酒，一其正未易軒輊也。其年嘗自中州入都，偕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海內，及於禁中。康乾間言詞者，幾無不輸心嚮往。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於率。故其末流，有纖巧粗厲之病。李良年與其弟符竹垞之弟子也。其詞皆盡掃科臼，獨呈本色。武曾兼有夢窗

南宋派極盛

玉田之長。耕客絕類蔣竹山一派。當時論者，至以竹垞武曾並稱朱李。嗣是以往，沈岸登，學姜氏而得其神髓者也。許由，杜詔，其言在夢窗玉田之間者也。下此厲大鴻，過葆中，史位承，鄭板橋，汪對琴，蔣心餘，趙璞涵，吳穀人，郭頻伽之倫。大抵出入白石，梅溪，夢窗，樂笑翁，碧山，蛻巖間。繼武竹垞，分鑣迦陵。南宋一派，可稱極盛矣。其矯然自異者，惟太倉王時翔，王漢舒，以晏歐淮海爲宗云。

常州詞派

朱陳兩派之詞，流衍至於乾嘉，誠不免有所失。於時陽湖張氏皋文宛陵兄弟起，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闡揚言內意外之旨。所謂常州詞派者是也。二張詞既沈鬱疏快，隄側纏綿。而其友人惲敬，左輔，丁履恆，陸繼輅，黃景仁，李兆洛，錢季重輩，要皆一時作者。金應城，金式玉，則學於皋文而有得者也。董士錫，以皋文之甥而傳其業者也。荆溪周濟，友於士錫，亦恪守張氏之旨趣。爲詞純雅疏曠，足以比肩茗柯。後起者則有龔自珍，楊傳第，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姚燮，王錦振諸家，各標宗尙。亦道咸間之卓卓者云。惟後之爲詞者，

道咸間詞家

詞學衰頹
之故

明初之戲
曲

宏正間之
南北曲

雜劇傳奇
之擅名者

玉茗堂四
夢

明末之曲
劇

不能叶律，所謂長短句而已。詩餘而已。求如朱竹垞之深明樂理，工求音律，蓋未嘗有焉。故其詞雖不無可誦，要未足以備樂府之遺。小道可觀，亦幾乎息矣。

第十二章 清之戲曲小說

戲曲小說，莫盛於元，及明稍衰，至清而復振。明戲曲初沿元習。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撰有金釵降及宏治，乃有記辨三教勘妬婦等十二種，有名當時。而後遂無聞者。李空同，王浚川等，擅名北曲，祝枝山，唐伯虎等，擅名南曲。雜劇則徐渭之女狀元，雌木蘭，醉鄉夢，漁陽弄，王衡之之鬱輪袍，哭倒長安街，真傀儡，沒奈何。傳奇則王世貞之鳴鳳，屠赤水之彩毫，曇花，修文，鄭之文之白練裙，旗亭芍藥爲著。然有名後世，則推湯義仍玉茗堂四夢。四夢者，牡丹亭還魂記，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是也。而還魂記最佳。黃九煙抑置第三，而首邯鄲，則愛存乎其入矣。明季首阮大鍼之雙金榜，半尼盒，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而纖豔之詞，

萬古愁最
奇肆

李笠翁十
種

桃花扇

長生殿

不及歸元恭萬古愁曲子，瓊瑋恣肆。於古之聖君賢相，皆恣其嬉笑怒罵，而獨痛哭於桑海之際。蓋自離騷天問變化而出，古今有數之至文也。至李笠翁之十種曲，情文俱妙，亦玉茗後之一大家。笠翁名漁，與歸莊皆遺民也。十種曲曰風爭誤，蜃中樓，鳳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概爲喜劇。自出機軸，不襲窠臼，不拾唾餘。雖詞彩平易，有失於滑稽俳諧，而老嫗都解，入人正深。實獨創一體。並時作者，有吳偉業，尤侗，毛大可，吳石渠。然不若孔尙任之桃花扇傳奇。洪昇之長生殿傳奇。尤爲膾炙人口。尙任，字季重，號東塘，自署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也。所演傳奇，通篇凡四十四齣，假侯李之情事，寫南朝之興亡。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著雨梨花。書成，京師王公搢紳，傳鈔殆遍。優伶扮演，歲無虛日。昇字昉思，錢塘人。學詩於漁洋。才名籍甚都下。因白居易長恨歌，演曲五十齣。自有此曲，無論驚鴻綵毫，空慚形穢。卽白仁甫之梧桐雨，亦不能穩佔詞壇。初成，置酒高會，名流畢集。時尙在國恤，遂爲怨

紅雪樓九種

吟風閣詞曲譜

明代小說之名著

西遊記與同善社

者所構，被斥而去。自是朱門綺席，酒社歌樓，莫不奏之。二子誠可謂獨步一代矣。又雲亭尙有小忽雷傳奇，昉思亦有天涯淚，四嬋娟，諸劇。然比於桃花扇，長生殿，均爲不及。而萬紅友所著，亦深入元人堂奧。紅友爲吳石渠甥，論者謂其淵源有自。乾隆之際，蔣士銓有紅雪樓九種，楊潮觀有吟風閣詞曲譜，亦有名藏園素譜音律，所演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冬青樹，四絃秋諸劇，大抵取材史實。短者數齣，長者數十齣。典麗婉雅，不以矜才使氣爲能。雪中，冬青樹，尤爲之最。笠湖之作，全篇三十二齣。聲情磊落，思致纏綿，論者以爲過於藏園，殆未必然也。此外作者尙多，不備舉。

明代小說，見於藝文志者，不下百二十餘種。大都隨筆漫錄。元世通俗章回體，學者所弗尙也。前者瑣瑣，置不弗論。惟俗所傳西遊記金瓶梅二書，實爲名著。西遊記，藉唐玄奘赴天竺求經事，略寓治心鍊丹之法。晚近同善社一派，講修養者，奉爲師傳，卽所傳西遊原旨是也。則此神魔之小說，乃衍而爲傳授心法

西遊記之
作者及作
法

西遊記之
作意

金瓶梅之
作意

金瓶梅之
得失

之秘寶矣，豈不大奇。舊傳爲元道士長春真人邱處機作。近人考知爲明嘉靖山陽吳承恩所爲。西遊記原有四十一回。題楊志和編。吳氏本之，而取材復博。於西遊記中，采華光傳及真武傳。於西遊故事，亦采西遊記雜劇及三藏取經詩話。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幾於改觀。舊傳以下，本近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謝肇淛曰：『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猪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此數語足以概之矣。金瓶梅，或謂爲王世貞作，疑莫能明。全書取水滸傳西門慶通潘金蓮一段故事，而極寫金蓮與其婢春梅李瓶兒之淫樂，而終之以慘淡與空幻。意主懲戒，而無奈其諷一而勸百也。此書前清貴官大僚，極喜讀之，且繪爲春宮，以助其行樂。雖其間描寫社會情僞，淋漓酣暢，深入隱微，供人箴砭不少。實過於穢褻，足爲風俗人心之害。至其用筆之宛曲尖刻，誠可與水滸之雄奇，西遊之詼詭，鼎

金瓶梅之
產因

足而三也。竹坡閒話，謂爲一部太史公文字，則謬譽矣。魯迅書，有一段叙此書背影，足資考證，茲節錄如下。

世或略其他文，專注於猥褻，因子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以獻房中術驟貴。至靠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於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尙書，恭誠伯。於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微徠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爲恥。風氣既變，並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家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牀第之事也。

李笠翁十
二樓

清之晉唐
體小說

清初作者，有李笠翁十二樓，然皆短篇，長者不過六七回，究無甚高論。詞人墨客，仍多喜爲晉唐體之小說。如鈕玉樵觚賸，陸麗京西陵新語，王漁洋居易錄，袁才子子不語，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趙寄士寄園寄所寄，王應奎柳南隨筆，蒲松齡聊齋志異等，難以枚舉。大抵視爲遊戲筆墨，藉以發揮其才。而其中聊

紅樓夢

紅樓夢背
影之考證
者

小說內容
不宜執一
端以求

紅樓夢之
作意

續紅樓

齋志異一書，至今尤爲風行海內。其行文簡練娟潔。而閱微草堂筆記，則每多寄託，往往妙語解頤，又紀氏之所長也。然漸染社會之功，究不若章回體爲鉅。其最有名者，尤推曹雪芹紅樓夢，一名金玉緣，亦名石頭記。以穿雲鏤月之筆，成花團錦簇之文。無金瓶梅之穢襲。得西廂記之溫柔。言情小說，此爲極致矣。近人考證此書之背影者，有胡適紅樓夢考證，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王夢阮沈瓶菴紅樓夢索隱。持說不一。而吾以爲凡屬鉅著，作者縱其意識之所及，每多影寫其當前之印象與感喟。而在小說，多憑空描寫人世之情態，尤爲種雜。竊究此書，大端叙人世盛衰變遷。結體似放金瓶梅。更廣爲波瀾。力反金瓶梅之淫穢。專寫妮妮兒女之情愛。時當有清隆盛之際，宮闈貴嬪，日趨於淫樂。故爲影帶以懲之。而執一端以求，恐有謬作者之旨矣。書原稿止八十回。後四十回，爲高顛所續。俞樾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張船山贈高蘭墅顛同年詩云，艷情人自說紅樓。殆指此也。」其反之而洗紅樓之脂粉，專以俠義

兒女英雄傳之反紅樓
俠義小說
儒林外史

金聖歎對
於文學界
之卓識

著者，則有燕北間人之兒女英雄傳。然去紅樓遠矣。仿之而作者，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大都叙江湖俠義之事，不惟不敢望水滸，抑且不及兒女英雄。至其諷刺世情，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故推卓卓。書出於雍乾之際，今尤盛行。茲舉其犖犖大者，其詳有魯迅小說史略，尙有識解，可讀。

白話體小說，最能裨補於教育。而前世學者，多襲視而莫肯致力焉。獨有一金聖歎，亟賞之，且爲評點，發明其竅要。而人或詈爲小才，斥爲害道。以故小說界，熟濫滋甚。聖歎元姓張，名采，字若采，明諸生。爲人倜儻，有奇氣，博覽無所不通。明亡，絕意仕進，更名喟，字聖歎。好飲酒，衡文評書。其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有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西廂記，評本。盛行於世。嘗曰：天下才子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施之水滸，六王之西廂。所評莊騷馬杜之書，未及卒業而卒。李笠翁曰：『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視爲戲曲小說，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子才書，其意蓋憤天下之小視斯道，不知古今來之絕』

大文章，故作此驚人之語。『廖柴舟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乎，何其賢也。雖罹慘禍，冤屈一時，而其功實開拓萬世，願不偉歟。

流俗十才子書之編配

三國演義，亦金聖歎所評。不知何人題爲第一才子書。而以好逑傳爲第二才子。玉嬌梨爲第三才子。平山冷燕爲第五才子。再列置水滸西廂，以至於鍾馗捉鬼，漆足十才子。然好逑傳等書，其與水滸西廂之美惡不倫，不待識者而知也。

民國以來之文學

白話文白詩之觀察

自昔著者，每於並世之人，不欲論列。恐多有未備，而易失好惡之偏也。本書成於民國四年，今又已十餘載矣。卽清末作者，亦多不著。而於時人，尤不敢涉及。但自民七以來，在文學史中，起一異彩。卽胡適所主唱之白話文白話詩是也。今且風行全國矣。其間雖有若林紓章行嚴輩之與爲訾警，而卒之人樂其易，而卒莫能櫻其鋒。其妙在於只認識習用之字，而不必再讀古書，卽能筆敘情事以相喻。較之前世讀書累十年，而猶不能執筆爲文者，迥判霄壤。其於普及粗略文事之功，偉矣。至欲精意爲文，願如是而止者，殆未必然也。然而吾觀今之崇白話文與詩者，至欲廢以前一切之書而

胡適之希
風韓愈

不讀久之，讀亦莫能明，是不亦秦始皇之取而拉雜摧燒之也乎。吾爲此言，雖若過甚，或且認爲抱腐儒之憂。然吾固知其決不至於如是。且以爲林章諸人之不免失於達也。白話文，前人固已行之矣。如金聖歎且極贊之，亦非創見。而胡適氏獨眼高於頂，揭竿首唱，身任嘗試。屬當文學界衰頹之後，歐美文化方興之時。學子苦於課程，無力專營。故其學披掩一世。遂交推爲文學界革命之元勳。胡氏學有師承，且博涉羣書，故其所作多可觀。而尋聲者逐之，陋矣。白話詩，蓋其本店製造。因舊詩之宜革，遂率意而爲此。然能否成熟，雄視古今文壇上，尙待演變。茲尙未備詩之條件，無從評判之也。予於文字素主淺顯。文言白話，拉雜而成，不立界說，不肯墮時風，亦不肯入古董。附識之以當革命時期進程中之一楔子。

（附註） 主白話文者，斥古文學爲死文字。然所死者，亦僅一小部分。如然則變那嗎，如何變怎麼，去也矣，焉哉，等字，而代以的呢嗎咧，或加多閒字閒句之類。其他要未必然也。就現在而論，可奏一部分之功。還視將來演進如何。余並不如林章諸子反對之，亦不似時髦之全體贊許之。另有專著，論列其事。

第十三章 結論

中國文學，閱四千有餘年。其間一盛一衰，一開一闔，奇正相生，剛柔遞用，極世界未曾有之鉅觀。綜其變之大者言之。六經垂照萬禩，上界之恆星也。火德重運，於學發稽古之宗，於文導駢儷之緒。唐開景運，分樹古今之體。宋啓學津，別興義理之論。元明循之，至清而並極其盛。竊譬之於漢廟制。姬周爲太祖。兩漢爲太宗。唐則景之昭也。宋則武之穆也。元明兩朝，就序昭穆。前清一代，親廟所存。變遷之形，概如是矣。本歷史之事實。察今後之變遷。較其短長。決其從改。聊述數言，綴之篇末。以附同志觀省云爾。

中國之文，壞於用意摹倣自揚雄著其端，而所師尙在乎意。至明清襲其習，而所法全在乎形。六經諸子之文，尙矣。後此言文，莫高八家。言詩，莫高李杜。而八家之文，李杜之詩，固各有從出。昌黎直法典謨。廬陵善學春秋。柳州兼摹子長。

南豐酷似更生。臨川以周禮參管韓。三蘇之文，出於國策孟子。大蘇尤得力莊周。青蓮上取風騷。下取鮑謝。少陵原本雅頌，而取材於漢魏六朝。神同而貌不同也。李王七子之於兩漢。嘉靖七子之於韓歐。北地歷下，以聲調爲少陵。竟陵三袁，以淺率爲元白。神不同而貌同也。文至於貌同是求，而後虛薄浮濫之文，乃充塞於藝苑矣。

中國之文，尤壞於濫用典故。聖作明述。吐辭爲經。語意淵涵。初無襯墊。戰國諸子，明事達情，妙於取象。偶一遣用，意主佐證，用兼曠括。初無事於篆刻也。西漢猶少。東京始繁。自是以來，比興之義亡。而鋪張之情亟。恣意漁獵。漫塗粉黛。鶴脛續鳧。張冠戴李。術博者務爲獮祭。好奇者竄入蠶叢。以古事代今名。託僻典爲影喻。幾使讀者如射覆猜謎。文至此，蓋可云一大劫矣。

因摹倣之是崇，故文範之論起。歸震川之史記讀本，趙秋谷之聲調譜，揣摩聲音章句之間。規其所以似古人者，幾於無微不至。陋者從而效之。徒以抑揚轉

折爲能事。略爲文之本，而後文以病而益荒。文亦天地之元氣也。天有陰陽寒煖。地有燥濕平陂。人有剛柔緩急。應乎理以爲言，自能中節而有秩。無所謂法也。文之有法，聊爲初學者示捷徑可耳。而必執之以爲高，則有流於機械而無變化之妙矣。豈不謬哉。

因典故之是尙，故文料之書繁。摘屈宋之豔辭。採史漢之雋語。分類纂集。用資取求。可省記憶之勞。可蓋枵腹之醜。事至便也。其初也，意主乎訓蒙。其極也，遍行於場屋。或則數典忘祖，或以襲謬因訛。原書束而不觀。空疏衍而彌甚。就令博記，而零縑斷錦，何與通才。自非剗除，則真氣雅言，終於沈晦。故欲盡文之能事，不於本求之。區區拾古人之牙慧，無當也。

文本於學。孔老釋迦，非所計也。觀古今文人，莫非學人。苟非學人，卽亦不足爲文人。而後之人，不於學加深研，營逐於文字之末。何者爲漢魏。何者爲唐宋。宜其剗敝而不振也。文本於字。字不明而欲能文，譬之舌蹇而求能辯也。雖許鄭

戴段不以文名，而能文者，未有不具許鄭戴段之學也。辭賦如揚馬，文章如韓歐。其深明字義，常人之所不能逮。而後之人不於小學加攷求，惟以剽竊爲工夫。塗抹爲牆壁。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夫有學無字，則辭不雅馴。有字無學，則文爲空衍。二者兼具，乃可言文。今之人動曰文荒矣。而不知實學荒也。字荒也。古人餘力學文，孩提學書。今則壯不知字，老不知學。豈不哀哉。韓昌黎云：務去陳言，予以爲尤貴。去陳言，亦即今人所謂死文字本乎字。去陳理，本乎學。溫故知新，宣尼所重。後人徒知好古，無意更新。苟能出新，定可不朽。前人已言者，吾改頭換面而言之，何取乎災梨而害棗也。前人之所未言者，吾能從而發明之，若是乎文乃可貴矣。

文貴通裁。貴辭達意。通故道明。達故用顯。奇辭奧義者非通。鈎章棘句者不達。居今飾古者非通。假甲爲乙者不達。宜雅而俗者非通。蕪詞異氣者不達。昌黎文之佳者，在於文從字順。六經文之美者，在於意味深長。典謨之文，惟唐虞宜

之王莽效之，則陋矣。鼂賈之文，惟漢代宜之。李何效之，則襲矣。對揚廟廷，則宜莊重典雅。諭告黎庶，則宜明白曉暢。要其貴於通達，以適時用。古今中外一也。知文之貴於通，散可也，駢可也，駢散兼行亦可也。知文之要於用，法古可也，用典可也，二者并斥，亦無不可也。處今之世，尤亟務焉。一國之廢興，視民智之多寡，高下以爲準。文之爲用，淪民智之利器，鼓學術之風爐。明道弼教，治官察民，端賴於是。

明道兩字，今之淺人痛斥之。緣生於對宋儒之一種褊激心理，余不取。

察鄰國之文，能適於淺。而吾國乃

好爲高古也。能進於整。

整理

而吾國乃日滋冒濫也。以非文病，學先病耳。竊嘗

以爲吾國學術，至清而發洩幾盡。姬周末造，本土之所產生者，奇葩爛發，已極大觀。漢旁出爲經學，以統諸子，而大成於馬鄭。後此者已難復加。魏晉以還，二氏乘間拔起，披猖於南北，馳騁於李唐。至宋而始收攝於理學之中。統以儒，而二氏之醜始息。吾國學術之偉觀，漢宋兩家，至此已有分爨之勢。歷元訖明，宋學發展，無復餘地。清又旁出而爲考據之學。勤搜博覈，功奏一匡，宅句安章，更

無遺蘊。統四千餘年之學術，任何方面，頗有觀止之歎。凡口所欲言，手所欲書，自矜爲奇，而不知古人早已先我。嚮使西學不東，猶是閉關却掃。一二學者，亦惟是回轉起伏於古人之窠臼已耳。其能有所振拔耶。顧亭林有言：『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然則今之文學之敝也，殆已達窮變通久之運者乎。一代之盛也，必先之以共同醞釀之功。而其衰也，常在於菁華已竭之候。東漢爲西京之醞釀，趙宋本唐代之調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啓清，明而未融，故其敝尤著。今之文運，適與李唐朱明等觀。混合之時，而非化合之候。吾人生丁此際，偏於西不可，偏於中不能。但務調劑中西之精英，以適於現今之實用。一旦兩質融化，發而爲特別之光華。若宋之所謂理學者，又何患文之不至哉。議者苟嗤吾說失中，謂中國代傳之美文，何可盡廢。夫以今學術之分科發達，文欲存漢魏六朝之體，詩欲追葩經樂府之遺，特設一科，以供嗜古玩者之求，無不可也。安所取滔滔者，而皆學科斗

篆隸之書也乎。夫文出乎學，而要乎用。文之本職也。但使人人能盡其本職，雖不美，庸何傷。

中學師範教本

中國文化史

顧康伯著
實價八角

編歷史教本難，而編中國史教本尤難，蓋中國史料極少，傍依無據，而中等學校課時至少，以中國五千年之悠久歷史，欲於僅短時間，執簡御繁，使學生一度學習能略知人類生活演進之狀態而具一明確之概念，自非精選材料，殆難收效。願君康伯執教於師範及中學垂二十餘年，鑒於國內之無良好教本，乃本其平日研究心得與積年教授經驗，輯成是書，出版以來，全國中等學校多採用之，誠中國歷史唯一之良好教本也。

國學概論

實價三角

章太炎先生講演
曹聚仁編

章太炎先生是中國國學界著名大師，這本書是章先生的講稿，而由曹聚仁先生編的。在這部講稿裏，章先生系統的將國學的源流派別詳細的敘述出來。章氏在這次講演裏更諄諄告訴我們：不要盲從，不要崇拜偶像；要懷疑，要自由發展；曹君整理此書，也曾費了不少的心血，他曾參考了章氏的國故論衡檢論等書。更細讀了章氏叢書以尋章氏演講的線索，所以這是一部完備簡要的國學要籍。是大學預科及高中的最良好的課本。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

俄國文學概論

(原名俄羅斯文學)

蔣光慈著 定價九角

十月革命對於俄國的文學有着什麼意義？而在俄羅斯大革命的期間的俄國文學，對於革命又有着什麼意義？

十月革命爆發了，俄國的資產階級的學者驚惶失措的跑到外國去了，無產階級的學者反而生氣蓬勃，正是開發了他們的創作的源泉。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認識革命需要那樣文學，文學家和羣衆不可分離的關係，更可以看到俄國革命前後的文壇。青年的讀者們，在這裏我們可以抓住無產階級文學的路線，可以給我們無上的意識與毅力，可以給我們以創作的

現代文藝研究

若英著
定價八角

若英先生的批評的正確，是讀過他的其他的批評和「拓荒者」等雜誌的青年讀者所公認的。這是他的最初的一本關於現代文藝研究的集子，裏面研究了俄法英德日五國的名著，包括了十幾個主要的作家。青年的文藝研究者，請勿忽視這本有力的批評罷！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

最新出版

廣西的民間文學

羅篤仁輯 價定八角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民間文學』更是社會生活更具體更真切的表現。

這部書裏面有戀愛，有婦女，有農民，有童謠，……是一部趣味濃厚的民間文學。在這部書裏，我們可以看到廣西民間的風俗習尚，社會生活。我們要是準備把新的文學——革命的文學，灌輸到民間去，那末第一步必先從搜集固有的民間文學做起。

新書預告

案

克農著

『在中國的農村中，領導農民作革命運動。』這樣的作品，在中國的文壇上還不多見。這部『案』便是這樣一部風格新穎的作品，內容完全是事實的描寫，地主的剝削與農奴的痛苦的生活，農奴的覺悟與反抗的怒火，在這本書裏，都深刻的活躍的流露出來，而結構的謹嚴，筆調的潤澤，更是本書的特長，愛好革命文學的青年們，請勿輕視這本貴重的作品吧。

上海泰東圖書局版